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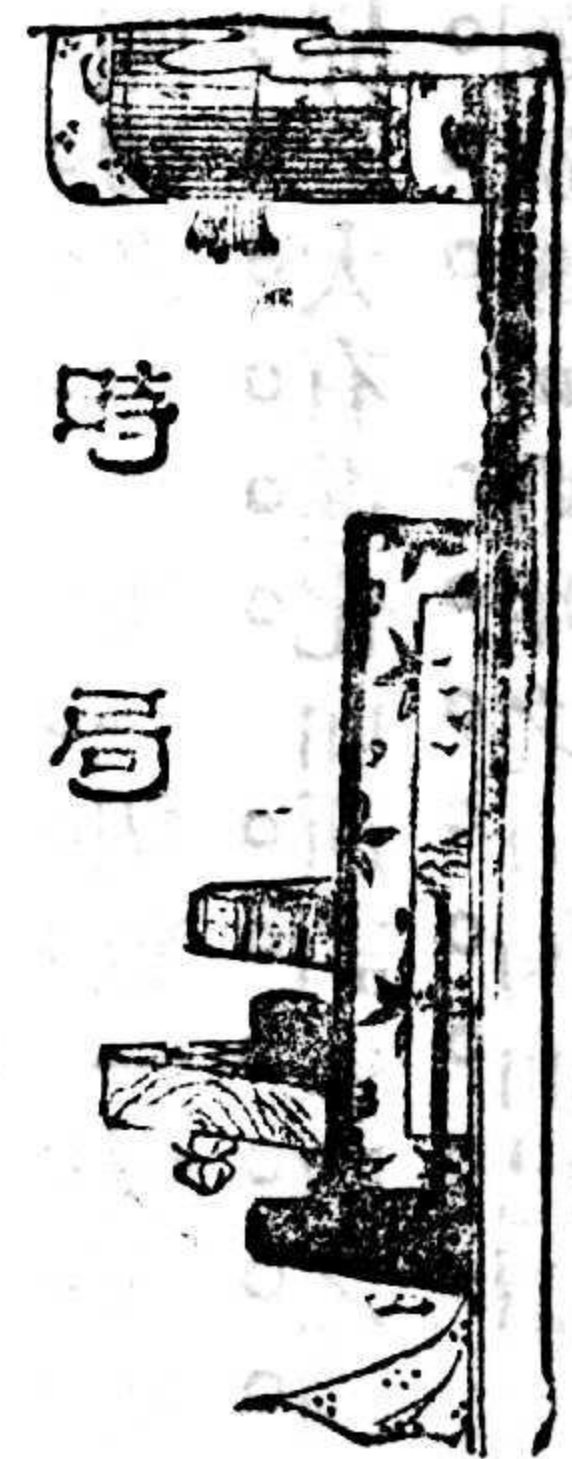
中國近日之多數說及其處置之法

觀 雲

凡一國行事將從一人之意見乎抑從衆人意見乎則必曰從衆人者爲善矣衆人之
 中持論不同將從少數衆人之意見乎抑從多數衆人之意見乎則必曰從多數衆人者
 爲善矣是故以多數決事者與專制立正反對之地位而世所視爲公平之一標準也
 團體者集各個體而成立者也析各個體而無一團體則勢微力弱不足以競存立於
 世焉故必有團體者出也然由此而集團法之難題生其一用服從主義張團體而縮
 個體至其極也各個體皆不得申其志望達其願欲則個體與個體自解而團體立潰
 其一用自由主義伸個體以制團體至其極也各個體皆欲盡申其志望盡達其願欲
 則個體與個體相爭而團體且散如前者所謂專制國之狀態而後者所謂無政府之

中國近日之多數說及其處置之法

一



時局

二

狀○態○也○夫○團○體○必○不○可○不○立○者○也○於○是○而○擇○集○團○之○法○如○前○者○則○數○千○年○君○主○之○專○橫○貴○族○之○驕○恣○下○民○之○困○苦○顛○連○而○無○所○告○物○極○則○反○至○十○九○二○十○世○紀○之○間○而○專○制○之○時○局○遂○於○是○乎○告○終○已○落○之○日○雖○有○有○力○者○不○能○再○返○而○懣○之○天○勢○也○而○遂○不○能○不○取○後○者○之○說○然○欲○個○體○與○個○體○皆○不○受○屈○壓○而○又○不○致○衝○突○乎○則○其○道○終○不○可○能○無○已○擇○其○至○當○可○從○之○理○論○則○決○於○多○數○之○論○出○焉○夫○所○謂○決○於○多○數○者○非○謂○其○無○一○人○之○抑○壓○焉○乙○之○議○論○有○時○屈○於○甲○之○議○論○丁○之○勢○力○有○時○扼○於○丙○之○勢○力○然○而○不○得○鳴○其○故○而○相○抗○者○少○數○與○多○數○之○不○同○故○焉○夫○以○團○體○之○少○數○而○抑○壓○於○團○體○之○多○數○與○以○團○體○之○多○數○而○抑○壓○於○團○體○之○少○數○或○且○以○團○體○之○大○多○數○而○抑○壓○於○團○體○之○一○個○數○此○其○受○抑○壓○之○事○同○也○而○試○權○其○抑○壓○之○數○而○比○較○之○則○見○其○多○寡○之○大○不○同○而○事○之○相○反○者○出○焉○夫○團○體○不○可○以○不○立○者○也○而○抑○壓○之○事○又○不○能○盡○去○則○以○團○體○之○多○數○與○大○多○數○被○抑○壓○於○團○體○之○少○數○與○一○個○數○一○變○而○為○團○體○之○少○數○被○抑○壓○於○團○體○之○多○數○此○不○能○不○謂○世○界○之○大○有○進○化○而○所○謂○多○數○之○論○遂○由○是○而○成○立○焉○

雖○然○此○不○過○集○團○決○事○可○取○用○之○方○術○而○已○謂○夫○以○少○數○從○多○數○而○不○可○反○是○道○也○則

必以多數從少數。夫以多數從少數，毋寧以少數從多數。此其理論固無纖毫之可移。易者然謂一團體之決事，以此爲至當之理法可也。而謂一團體中多數之所在，即爲公理之所在，正論之所在也。則大不可。天下固有百人之中，九十九人以爲然，而其道未必然。一人以爲非，而其道未必非者矣。然則事之是非，又屬別一問題，而以多數決事者，當謂之以多數斷可否，而非以多數定是非也。

既有是，故而此茫茫宙合，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之中吾人於此，或往往逢有極奇異之現象，無他，即所謂事之是者，有時或得團體中之少數，而所謂事之非者，有時或得團體中之多數，是也是固不待遠證矣。試以中國之近事論之，主維新變法者，其道是不主維新變法者，其道非。然而今日之中國，維新變法之說之所以不行者，其故何由哉。或曰：是專制之故也。凡使吾人之言不得申，志不得達者，皆專制之制度使然。廢專制，用民權，而中國立維新立變法。

是言也。其然乎哉？不然乎哉？則試假爲是議曰：今者中國之事，還問之於中國之人，而以多數決，可吾恐前之用專制者，固不維新不變法；後之用民權者，亦不維新不變法。

時局

四

且用專制而不維新不變法也。主維新變法者猶得張大其辭曰：吾道固是也，莫謂國無人，吾謀適不用耳。故其遭遇雖乖而其位置固甚高也。其境地雖窮而其志氣固甚王也。若以全國之多數決可而亦以不維新不變法宣告吾徒志士仁人主維新變法之徒皆將籍其口閉其氣自憤而死已耳。何也？以多數決可而所謂維新變法者被擯斥焉，則固無復有可云云者矣。使新黨而欲以維新變法用民權以多數決可乎？吾淚潮汗雨濡肌，浹顏誠惶誠恐而終決其必敗。

則試言之。今夫毒士子者莫甚於八股攷試，然試集士子而與之協議曰：今日之事爲廢八股罷攷試，茲有衆贊成者其投白珠，反對者其投黑珠。吾恐終會而後啓匣以視而白珠得其少數，黑珠得其多數矣。又若毒女子者莫甚於纏足，然試集女子而與之協商曰：今日之事禁弓足放天足，茲有衆贊成者其投白珠，反對者其投黑珠。吾恐終會而後啓匣以視，又白珠得其少數，黑珠得其多數矣。更若毒民生者莫甚於鴉片，然試集食鴉片之人而與之協商曰：今日之事戒鴉片禁食禁種禁買，茲有衆贊成者其投白珠，反對者其投黑珠。吾恐終會而後啓匣以視，又白珠得其少數，黑珠得其多數。

矣。夫據事理論之天下。惟身受其害者。其惡夫害也。必至。而其欲去夫害也。必切。果如是也。則欲廢八股。罷攷試者。宜莫如士子。欲禁弓足。放天足者。宜莫如女子。欲戒鴉片。禁食。禁種。禁買者。宜莫如食鴉片之人。然而證諸事實。其最不肯廢八股。罷攷試者。非他人。即士子也。最不肯禁弓足。放天足者。非他人。即女子也。最不肯戒鴉片。禁食。禁種。禁買者。非他人。即食鴉片者也。甚矣衆生之顛倒也。薰染溺惑。認賊爲子。執迷爲眞。彼犬之食糞也。人所視爲至臭之物。而在犬。其必不以爲臭。而以爲香者。殆同此一理也。此欲說明其理。固亦非甚難之事。一則爲失其憑藉。一則爲異其習慣。故也。夫困於八股之士子。羸於纏足之女人。從一方面觀之。消耗其精神。而付於無用之地。天閼其血氣。而斲其自然之天。謂天下之至愚而可憐者。事無過於此焉。可也。然從一方面觀之。彼八股者。非恃其有掄元奪魁之祕訣。以博世之富貴。非乎。彼纏足者。非恃其纖削如春筍。稜利如秋菱。以邀世之榮寵。非乎。夫人莫不欲恃其所能。而矜其所長。何則。能與長人之所以入世。而占優勝之具也。一旦去其所能。奪其所長。而使之處於無所能。無所長之地。如是。則於彼。大不利。是故彼之欲庇護。是欲保全是者。無他。彼所賴以存。

時局

六

者在此勢不得而不庇護不得而不保全也是所謂憑藉也若夫一事也習而久之則其爲之也易而其知之也熟自非曠世天挺之才鮮有不樂爲因襲而樂爲剗闢者蓋舍難而就易懼獨而從衆又人情之常而不能強者也八股之與纏足亦猶是也是所謂習慣也若夫食鴉片者雖習慣居多似無所謂憑藉雖然彼之食鴉片也必有其故或藉以補足其精力或藉以消遣其歲月然一物也食之既久則物性之作用與其生理之吸收即相合焉而有密切之關係試以食植物與食動物之物易其品而食之兩皆不食而足以致餓斃非特此也鄉人習藜藿達官飽粱肉一旦互易而盡變其素習亦足以蹙其壽命衛生家言昔有某者生長山林多食果物壽至百數十歲國王聞而召之賜之粱肉不久遂死故夫苦力之人日得數錢而必求一吸此臭味以爲快其計豈不甚拙然而彼實有所不能已者在也何也彼已不啻以食米飲水存活之生命改而爲嘔吸鴉片存活之生命故也故夫一燈熒然芬菲襲人非獨其習慣之所不能改而亦彼之生命實有不能不憑藉乎此者在凡此皆八股纏足鴉片之所以不能扞去之原因也夫人之心其計是非也每不如其計利害以是非論天下事誠數言可決耳而一以利害入乎其間則紛紜錯雜而種種變幻之象各從

其方面而生。至於終遂無所謂是非。而悉從各人所計算之利害。上以爲是非。而黑白。且因而倒置焉。夫八股纏足鴉片。其是非。豈不皎皎然易理也哉。然一涉夫利害。而其根本之轉。轉糾結。至于若此。而其說。且未易期其行也。吾以爲豈獨八股天下事之類。於八股者。何限。豈獨纏足。天下事之類。於纏足者。何限。豈獨鴉片。天下事之類。於鴉片者。又何限。方一堂演說。指地畫天。以爲國家。由此即可治平耳。及至世態如雲。詭奇萬變。則又咨嗟太息。以爲事之真不易爲。而理之殆不可解。而試一爲細審之。則見事之梗塞。無不有其所以梗塞之由。說之擯棄。又無不有其所以擯棄之故。夫所謂維新變法。固不僅此八股纏足鴉片而已也。然以爲其例。則無一不可作八股纏足鴉片觀也。抑夫今之所欲維新變法者。沿江沿海及寓居海外一部之人。與在內外國學堂學生一部之人。已耳。而欲全國之事。決於全國之多數。則必并腹地邊省窮鄉僻壤之人。合計之。而後可。而以中國號稱四百兆人。若夫沿江沿海及寓居海外。與夫內外國學堂之學生。除其頑固不化。及宗旨兩可者外。其足稱爲開通而熱心。欲維新變法者。計其人數。殆不過數千而已。從而增之。不過數萬而已。又從而增之。不過數十萬而已。即至

時局

八

乎其極而言不過數百萬而已。而此則已非其實。然即以數百萬論而以投之於四百兆之中。其孰爲多數耶。孰爲少數耶。且夫所謂多數者。以至大公而言。勢必令人人有決議之權。而以我國下等社會中人。蚩蚩文盲地球方圓之不知。朝代古今之不識。是豈足與計事者耶。或曰。以多數決可者。固不能不定何等之界限。然無論所定之界限。若何而所謂紅頂花翎肥酒大肉高聲喝。來低氣諾。是之官。固不能不與乎其中者也。又則若寬袍大袖。敲火刀火石。脚長竹旱煙筒。度一部高頭講章。爲寶典。捧數篇試草。硃卷爲鴻文之士。又不能不多少與乎其中者也。又則若微倖射利。大腹之賈。與夫銖積寸累。視錢若命之富室。又不能不多少與乎其中者也。夫吾固不敢謂我國之若官若士。若商。其中非無一二天資桀出之才。懷高明之識。抱遠大之謀。然其大體則固闕茸齷齪。卑無足論。而曰決以多數則此一二景星慶雲。鳳毛麟角之士。已情孤援薄。而不能不退處於無權。是故不言多數則已。言多數則今日中國之欲維新變法者。實不過泰山之一垤。滄海之一溜。已耳。烏能與之比高。繫大而匹其勢力者哉。

故夫一國之中。至於兵敗地削。損威失權。強鄰壓境。危亡無日。未有不激其一國之內。

動力而所謂維新變法之說即因之而起夫中國雖素無民權未聞用多數決可之例而清議輿論亦自有轉移國政之力而其事累不絕於史書然以觀近世之事則與外人交戰也辛丑喪師而國內晏然庚申喪師而國內晏然甲申喪師而國內晏然至於甲午喪師庚子喪師滅亡之事近懸眉睫方焚之幕瀕覆之舟苟具人類智識以上無有不慮其危險者然而政府若醒若睡而昏然於上社會亦以嬉以遊而安然於下設今日而無外患之來則國內之熙洽實勝於康熙乾隆之朝而自爲至太平之世可也如是故一二有識之士痛哭叫號朝廷既目爲不逞之徒而社會亦遠爲不祥之物而所謂黑闇之政府者但使詔事外人無多誅求則對於國內雖由志士之屍海新黨之血而因糞稅政敷衍陋法七聖萬年仍可不振豈真其專制之壓力若是其強且大而人固無如何哉非也非也夫全國之欲維新變法者固居於少數而全國之不欲維新變法者固居其多數也少數不敵多數故是以上下相安能久而無事也

故可證以近數年內之事實矣庚子之役其原因與戊戌相聯實可謂軒然大動力而發生自下者也然試按此發動力之性質其爲維新之回復力乎抑爲守舊之增上力乎蓋實非前者而屬後者然則多數之保舊而排新惡變法而喜不變法者於事迹

中國近日之多數說及其處置之法

時局

固莫能遁矣。至於庚子而後守舊之力以達乎其極而縮夫守舊之力縮則維新之力伸如鐘擺然左右推移此動勢之必然者也。然而庚子以後至今五年歲月不爲不久矣。事變不爲不多矣。而維新變法之事直杳若春煙淡如秋雲愈進而愈不可得而見。其實此則亦必有其故矣。其故非他全國之欲維新變法者固居其少數而全國之不欲維新變法者固居其多數也。少數不敵多數故是以若是其乏動力也。

雖然吾人欲驗多數法易一題而試之而可得一奇異之象焉。今假集合全國之人而詢之曰有欲中國之興盛者乎有欲中國之人智而多能富於學問體質發育無疾病孱弱者乎欲是者其投白球不欲是者其投黑球自非病狂失心之外無有不欲是者即無有投一黑球者然而欲廢八股禁纏足戒鴉片者非有他也。即欲中國之興盛中國之人智而多能富於學問體質發育以無疾病孱弱者也。而以前題試之失其多數以今題試之得其多數是非民之蚩蚩慮短智淺行事矛盾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耶。所謂予以朝四暮三則喜予以朝三暮四則怒者耶。所謂可與樂成難與謀始者耶。而吾謂凡維新變法之事試割裂其始終前後而演述於愚民之前無一不發見其有奇異之象者。君子知夫一般之民其見識固如是也。故必籌所以處置之道矣。（未定）

十



中國近日之多數說及其處置之法

(續第四十九號)

觀雲

是故有持造輿論之說者謂中國之所以不能維新不能變法者既由於多數之在彼而不在我若是亦惟轉移其多數之一關鍵而已今夫聞維新變法而不以為然者必其山棲谷隱淺見寡聞闇於時勢而盲於外情者也否則拘墟于俗學錮蔽於舊習而無開朗之智洞達之思者也使開通其識見焉則其心思議論必為之一變尤進焉而尤變而常隨其識見程度之差以為差夫如是則昔之詛維新撲變法者安知其不為維新之勇士變法之死黨也否即志薄氣弱而心知其理其亦居於唱和之列而不居於抗拒之列固可知也而昔之多數在彼後之多數在我夫使多數在我是則無論逢若何之壓制遇若何之阻塞而其勢終不可得而挫然則維新之期不能望得維新之

多數而維新猶有望。變法之事不易成。得變法之多數而變法乃可成矣。斯言也。其理固無以易之者也。然於是而有難之者起焉。曰論天下事不惟貴其理之當而已。尤必合於時勢而度於情事焉。而所謂救時之名論。醫國之聖手者。其所爭惟在於緩急先後之間。審其宜而從事。而後能奏績焉。今夫欲轉移中國之多數而傾於維新。變法之一方。則必使智識之普及於全國。教育之普及於全國。學問之普及於全國。而後可。即不然。亦必使智識教育學問能及全國人之多數。而後可。然而從一方以觀。而算舉中國全國之人。智識教育學問之能普及與雖不能普及。而能及其多數。其所需之歲月若干。又從一方以觀。而算列國在中國所加增之勢力。所擴張之權利。至於勢力確定。權利堅固。雖欲脫其羈轄而不能。其所需之歲月若干。兩者之間。若走竝行。線而奪標。然一有步武之差。而勝負遂定。然此猶據機會之湊合。事勢之順利而言之也。若夫下欲進而上則尼之。下欲申而上則輓之。以孤臣孽子窮士勞人。灑熱血張空拳。以與政府雷霆萬鈞之力相閉。爲其所盪除而撲滅者。幾何。即不爲其所盪除撲滅。而其力因而減殺者。又幾何。且也。一國人民之程度。與一國地理之位置。皆與進化有

關○係○之○理○而○欲○謀○全○國○之○開○通○者○以○讀○書○之○難○識○字○之○寡○因○而○受○其○困○難○者○幾○何○山○谷○之○險○道○里○之○遠○因○而○蒙○其○阻○塞○者○又○幾○何○夫○今○日○至○難○之○問○題○曰○救○中○國○之○亡○而○其○所○以○救○亡○者○非○曰○能○救○不○能○救○而○曰○及○救○不○及○救○然○則○計○之○不○能○拯○急○難○而○事○之○不○能○解○危○迫○者○雖○持○論○正○大○析○義○周○而○欲○救○亡○救○亡○或○不○免○失○之○迂○遠○而○非○適○當○之○言○耳○是○言○也○其○義○可○謂○進○矣○夫○天○地○間○萬○物○皆○於○時○間○有○莫○大○之○關○係○而○於○事○之○危○急○者○其○所○爭○尤○在○於○一○刹○那○之○間○例○若○救○焚○不○敢○不○趨○以○其○過○若○干○時○而○灰○燼○雖○欲○救○之○而○無○所○用○也○例○若○拯○溺○不○能○不○濡○以○其○過○若○干○時○而○淹○沒○雖○欲○拯○之○而○無○可○爲○也○今○夫○中○國○之○當○維○新○變○法○者○其○最○朔○姑○不○必○言○降○而○論○之○道○光○辛○丑○之○役○之○後○當○其○時○矣○過○此○則○晚○矣○又○降○而○論○之○咸○豐○庚○申○之○役○之○後○當○其○時○矣○過○此○則○晚○矣○又○降○而○論○之○光○緒○甲○申○之○役○之○後○當○其○時○矣○過○此○則○晚○矣○至○於○甲○午○之○役○之○後○則○國○威○已○削○國○本○已○虧○雖○欲○維○新○變○法○而○其○勢○已○不○易○挽○而○况○乎○其○維○新○變○法○之○尙○不○成○也○又○至○於○庚○子○之○役○之○後○喪○敗○而○重○以○喪○敗○摧○折○又○加○以○摧○折○力○屈○氣○盡○雖○欲○維○新○變○法○而○其○功○殆○不○可○幾○而○况○乎○其○維○新○變○法○之○猶○不○成○也○然○而○一○二○志○士○其○心○尙○翹○翹○而○不○死○者○猶○視○其○親○戚○之○將○命○

終苟呼吸尙存尙欲一試其治術而冀收其效而爲醫者施此最後之治療其方術亦必有異於平時而後可期其事於萬一何也。緩急之時固不同也。夫以今日列強之加壓迫於中國吾輩一談笑一食息之間而其長進已不知若干而風雲興滅事變又多起於不可測大抵一事變之發生則受其衝激者其歸結之張本往往多因此而定如美西戰爭而非律賓之一局從茲而揭曉日俄戰爭而高麗之一局又從茲而揭曉吾安知吾今日尙欲救國救國而日俄之戰爭終中國之一局亦從茲而揭曉即或於此一事變倖而獲免轉瞬而遇他之一事變而亦終見大局之揭曉也。夫至告揭曉之一日則英雄無用武之地賢哲徒齎志以去而當此將近揭曉而尙未見揭曉又知其不久而必揭曉其能容吾之舒徐其衣冠從容其步武揖讓而商救劫之策欠伸而談禦變之畧耶。恐籌畫未展而戎馬已來言論猶溫而河山易主然則即取激烈之義而欲得其當而一試之尙未必有其效况其爲緩遠之計也。夫如日本之維新變法而得告成功者亦幸而在距今數十年以前歐洲勢力之範圍尙未大定於東洋耳。設也日本亦遲至今日而言維新變法其能收完全獨立自強勃興之效固未敢必也。然則以今

日。尙。未。維。新。變。法。之。中。國。而。曰。吾。將。從。事。於。智。識。之。普。及。於。全。國。教。育。之。普。及。於。全。國。學。問。之。普。及。於。全。國。俟。夫。一。國。之。人。傾。于。維。新。變。法。之。多。數。則。雖。欲。不。維。新。變。法。而。不。可。得。而。後。可。期。有。維。新。變。法。之。一。日。焉。其。言。固。未。嘗。不。當。理。也。而。去。夫。俟。河。之。清。之。論。有。幾。何。耶。

抑論者固有言矣。曰。凡一國社會之程度。與一國地理之位置。皆與進化有關係之理。而社會間爲進化之傳達線者。尤莫先於文字。夫中國之文字。固所謂煩重而難認記者也。今縱無確鑿之統計。百人之中。其能識字讀書者。有若干人。而以大概推斷。能識字之人。與不識字之人。縱未知其孰多。而能識字以上能讀書通其意理之人。必少於不能讀書之人。故開通者莫如報。而中國之日報旬報月報。其數不過數十。銷數之最多者。殆無過萬。此以擬夫歐美各國。與夫日本。其報界之廣狹。何其相去若是遠耶。雖曰。其故。或由于風氣之未開。而全國之能讀書之人。殆居社會之少數者。此亦其一徵也。至以地理言之。腹地面積。多於江海流域之面積。而一入內地。則道路之嶮惡。舟車之粗笨。旅館郵遞種種交通機關之不備。其足阻塞文化。而令開通之無所致其力者。

何限則試立一比例於此以吾人開通內地之速率與外人擴張其商權教權鐵路航路鑛山等之權於內地之速率兩者並行於一線以算其比例差吾恐吾人開通之力未至而外人擴張其商權教權鐵路航路鑛山等之權已先吾而至不僅此也恐吾人所謂開通者直附隨其蹤迹於外人擴張其商權教權鐵路航路鑛山等之權之後是則即能開通其人民而一坵一壑一沙一土已有主人翁之分定然則欲待多數維新變法之人其事之難可知即幸而得見多數之一日而或無救於亡國其事又不可不知也

由是而言欲救亡國當何道之從耶曰在一二英雄豪傑得有政治之權而已英雄豪傑得有政治之權煥然而日月新奮然而雷霆鳴以震盪一世之精神改易萬衆之視聽賢者以有可圖效而自奮於前愚者亦有所鼓舞而樂從於後夫事之興衰成敗但觀其氣象間而固有異者焉此其兆雖顯愚亦或有所知而其理雖聖智亦且不能道要之有好氣象必由於有真精神而有真精神必由於數輩之爲主動力者運用而貫輸之而試觀中國今日之政府其前途能奏維新變法之功與否正不待卓識高見之

論斷焉。但望之於氣象之間。而若明若昧。乍陰乍陽。以爲醒而實睡。以爲睡而似醒。以爲死而似生。以爲生而疑死。此一種沈悶抑塞奄奄昏昏不能名狀。無可譬喻之氣象。一還詢之吾國之人。而謂維新變法之事。其能成耶。不能成耶。夫以此處太平之時。猶足以致喪亡。以此當危急之秋。而冀其能解救。其亦夢矣。則直不難直斷之曰無望。不難直斷之曰無望。則亦不難直斷之曰亡國。

而於此別出一途者。即所謂開通社會。求其多數。而後從而望有維新變法之一日。是也。夫振衣者必挈其領。張網者必揭其綱。凡處大危。挽大難。必先審其樞要之所在。而握之。而後其事乃克舉。夫非不知開通社會。致力於人心風俗之爲根本之計也。然而汎而舉之曰社會。其體積大。其事端繁。非變化其一二區之方面。舉行其一二端之事。實而遂謂於大局能挽回也。尤非數人數十人。數百人。數千人。而遂謂於所在能分布也。故其歲月不能不寬假以數十年。或數百年。而以一人開通十人。或以一人開通百人。則開通者與被開通者。其間尤不能不有人數之比例。若夫操政治之柄。不然。權有集中之所。事有握要之點。一動而無不動。故地不問遠近。人不問多寡。無不同遵此規。

輒○雖○欲○參○差○而○有○所○不○能○國○之○所○以○必○賴○有○政○府○之○機○關○者○蓋○爲○此○夫○今○日○之○事○吾○輩○所○當○認○定○之○目○的○曰○救○國○家○之○亡○救○國○家○之○亡○吾○輩○所○當○決○定○之○方○案○曰○有○急○進○主○義○無○漸○進○主○義○何○則○勢○之○所○迫○時○之○所○限○而○不○能○不○如○是○也○論○全○局○而○不○當○論○其○一○方○之○情○數○端○之○事○何○則○總○不○可○以○偏○舉○大○不○可○以○小○運○合○全○國○英○銳○精○華○據○要○中○之○地○以○運○轉○其○周○旁○而○不○可○枝○枝○而○爲○之○節○節○而○圖○之○何○則○散○漫○平○鈍○而○終○不○能○收○其○效○也○夫○如○是○也○故○其○歸○結○不○能○不○出○於○政○治○之○一○途○

論事者無愈於實徵。實徵而數年來之狀態略可言矣。夫此數年以前我中國之時局非所謂政治無動機而人僅能從社會以挑撥其動機者乎。吾不敢知曰今之號爲新黨者類皆放言而無責任。方登壇席吐金玉。雖湯火在前刀鋸在後。誓不達其目的而不已。至于事過境遷則優游送日不復再省其前言之云何。然亦豈無抱盛氣秉堅志以自投於此橫流滔滔之中而一挫折焉再挫折焉。或其事前若甚順而後忽逆。初若可成而終又敗。卒至力憊氣盡。陷於潦倒困難頹唐委靡。或且因是而灰其心思。改其志節焉。此非今日新黨一大多數之寫影哉。設也數年以來適與政治變動之時機相

會○合○焉○則○爾○雲○氣○搏○風○圈○不○爲○鼠○而○爲○虎○者○豈○少○其○人○又○何○至○纍○纍○焉○羣○相○委○棄○於○泥
塗○之○中○而○概○一○無○所○設○施○一○無○所○表○見○以○一○羣○中○智○識○稍○高○之○人○反○而○投○之○一○羣○之○中
而○其○影○響○乃○若○是○其○微○哉○則○試○立○一○比○例○其○一○爲○數○年○以○來○政○治○變○動○而○中○國○進○化○之
程○若○何○其○一○爲○數○年○以○來○政○治○不○變○動○以○新○黨○開○通○社○會○而○中○國○進○化○之○程○若○何○其○間
大○小○遲○速○之○差○數○殆○不○可○算○而○其○結○題○政○治○變○動○其○效○大○而○速○而○或○可○以○救○亡○政○治○不
變○動○而○但○恃○在○下○者○開○通○社○會○之○力○其○效○小○而○遲○而○不○能○藉○以○救○亡○了○了○然○若○觀○火○矣
使○常○如○今○日○之○情○形○而○再○歷○數○年○焉○即○再○歷○數○十○年○焉○其○無○聊○固○猶○是○耳○而○敢○曰○自○今
以○往○雖○政○治○不○動○而○社○會○之○大○勢○動○已○能○迫○政○治○而○使○之○不○能○不○動○則○依○數○年○來○經○過
之○事○例○以○斷○而○其○言○殆○有○所○不○能○信○夫○以○積○漸○之○勢○日○日○靡○盪○而○鼓○勵○之○則○風○氣○之○開
通○乙○年○自○必○勝○於○甲○年○而○丙○年○又○必○勝○於○乙○年○夫○豈○無○銖○黍○之○效○之○可○算○焉○然○以○此○極
些○微○極○緩○漫○之○進○步○而○遂○謂○能○救○國○家○之○危○亡○焉○則○未○免○盲○於○時○勢○之○論○也

吾○非○不○知○古○來○偉○大○之○人○物○若○大○宗○教○家○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大○文○章○家○大○發○明○家○大
技○術○家○其○爲○社○會○開○莫○大○之○文○化○增○莫○大○之○福○祉○者○其○功○德○或○遠○過○千○百○倍○於○政○治○家

雖然渴熱之人。或求水而不求梁肉。非不知梁肉之貴於水也。可以救渴者在水故也。夫今茲之中國。謀國家之存立。爲先而圖社會之改良。爲後。蓋從其本而言。凡所以致今日之腐敗積弱者。其原因皆在人心風俗之間。而政治不過其一部分之事。然從其用而言。則政治革新而後。及于人心風俗。其勢順人心風俗改新而後。及於政治。其機逆故斯時。所馨香禱祝之英雄。在能免吾輩爲亡國之奴隸。異種之牛馬耳。否則即有配天地。竝日月之聖人。其能轉吾國之亡而爲存。敗而爲興者。恐未易副吾人之願望焉。是非無徵也。夫如耶穌。非古今來之所謂聖人者哉。然方耶穌之生也。猶太已亡於羅馬人之手。而猶太人至今。仍不免爲亡國之民。是則猶太之有耶穌。於猶太之國家。果何涉也。此在耶穌。豈不曰吾爲世界。吾爲人類。而非爲區區猶太之一國家。其理正大而無以相難。雖然。吾人今日所求之人物。其界限不能是之寬。在能急速使國家之復活而已。若是。其在內國。君則古之黃帝湯武。降而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明之太祖。臣則古之稷契皋益伊呂周召。降而管仲子產諸葛武侯等。若而人。是冀其乘時而出於今時者也。其在世界。古之摩西亞歷山大。該撒。穆罕默特。今之拿破崙。華盛頓。彼得等。

若而人。是文期。其應運而產於我國者也。夫非謂古今來所有之人才無過於是。數人抑福吾國之人才。除是數人之外。亦不必再有所加焉。慰吾人當前之饑渴。他務未遑而先使得免國家覆亡之禍。是則若是數人者可貴焉爾。

吾聞今之論者有曰。國家雖欲維新變法。其如無人才何。是故養育人才而預備之。以爲維新變法之用。是近日之急務也。是言也。殆若一見而有理者。雖然。使探其本原言之。凡人才之所以養成。其發動力。蓋出自政府者也。政府欲練兵而練兵無人。則必求練兵之人才。而急思養之矣。政府欲理財而理財無人。則必求理財之人才。而急思養之矣。推而至於一切舉辦新政。無不皆然。但使當局者主義一定。則天下皆有以知其志意之所在。而爭自濯磨彫琢焉。以副其所求。有爲上所直接而養成之之人才焉。又有爲上所不直接而養成之之人才焉。然雖有爲上所不直接而養成之之人才。而其所以養成之。故則亦由鼓舞於國家興動之機。而不妨仍謂國家養成之。雖其間可憂慮者。倉猝之間。或未能悉如其所求。躊躇焉。而可告滿志。然或假以五年。假以十年。其成就之歲月。即可翹足而待。反之。而若無用才之意。則雖數十百年。而人才之寥落者。如

故○夫○人○才○之○道○以○愈○用○而○愈○出○者○也○是○故○國○家○需○才○之○地○多○則○人○才○之○所○以○應○其○需○者○其○數○亦○多○今○論○者○憂○世○之○無○才○其○亦○能○信○世○果○有○才○而○上○能○進○而○用○之○耶○不○然○吾○國○固○乏○才○矣○何○以○稍○具○才○識○之○人○羣○偃○蹇○於○下○上○不○惟○不○拔○而○舉○之○且○從○而○擯○斥○之○矣○夷○之○惟○恐○其○不○盡○然○則○無○論○吾○國○今○日○之○果○無○人○才○也○即○有○人○才○而○亦○委○棄○之○溝○壑○已○耳○其○稍○登○錄○者○不○過○能○枉○道○以○自○干○進○之○數○輩○已○耳○今○論○者○不○責○上○銷○閉○人○才○之○罪○而○四○顧○而○嘆○曰○噫○無○人○才○其○亦○不○知○人○才○所○由○來○之○本○原○矣○且○夫○惟○無○人○才○也○故○有○待○於○一○二○英○雄○豪○傑○以○風○氣○鼓○動○全○國○而○振○起○一○時○之○人○心○以○共○成○事○業○蓋○自○龍○起○雲○從○虎○嘯○風○生○之○後○而○英○雄○豪○傑○之○心○固○已○苦○矣○而○其○功○之○所○以○不○可○沒○勞○之○所○以○不○可○及○者○亦○實○在○此○於○艱○難○剗○造○之○始○若○已○盈○廷○濟○濟○各○當○其○任○則○又○何○待○英○雄○豪○傑○之○有○彼○夫○各○國○人○才○之○所○以○輩○出○者○亦○大○都○在○國○事○大○定○之○後○經○若○千○年○之○裁○成○教○育○否○則○即○可○謂○於○率○作○興○事○之○中○漸○次○訓○練○而○甄○陟○之○至○於○剗○業○伊○始○類○不○過○賢○豪○數○輩○以○爲○當○世○之○先○未○聞○有○待○全○局○之○人○才○大○備○而○後○從○而○下○手○者○也○况○論○者○其○能○保○今○後○中○國○之○人○才○必○日○盛○一○日○年○盛○一○年○屈○指○歲○月○幾○何○而○謂○整○理○庶○務○各○能○適○職○乎○吾○以○爲○政○治

之閉塞如故。萎頹如故。即假以數十百年。而人才亦無振起之日。即於其間。偶有成就之人才。而待之。或違其道用之。或失其宜。卒亦至於摧散而零落耳。不觀乎彼亡國之埃及印度。謂當日或苦於無人才。雖欲維新變法。而其事亦不能成。則歲月優游。至於今日。宜其人才之昌備矣。而何以寂寥猶如此也。吾以爲日本今日人才之朋興。亦當日維新變法之福蔭耳。設當日無維新變法之事。或雖維新變法。而其事不能成。則其人才亦末由逢發生之機。而遂不能至於暢茂。固可知也。使菲律賓。賓創義。而能成功。則今日之人才。亦必有改觀日新之象。惟其不成。則今後或不免長此蕭條冷落而已。不先注察於中國政治之動機。而沾沾焉託於人才之不足。爲憂寬以待在上之人。而嚴以責在下之人。以此造言。亦徒設辭。以助政府。而淆亂世聽者也。

或曰。今日之中國。政治其無動機矣。已矣。亡國不亡國。蓋不可必之事矣。夫開通社會。則固不以亡國不亡國論者也。且雖亡國。而開通吾之社會。其事仍不可以已。何也。國亡而民智進。則猶足以存立於世。使國亡而民智復不足恃。則其受禍也。蓋慘矣。若是。則今日之舍政治而不問。而專從事於下。宜其爲之爲得當也。則請答之曰。賢人君子。

竭○心○血○疲○筋○力○以○期○造○福○於○同○胞○之○社○會○此○吾○所○尊○之○重○之○而○頌○禱○之○者○也○雖○然○其○事○之○緩○急○要○次○固○有○辨○矣○譬○之○生○子○人○情○之○所○望○者○在○男○然○或○不○得○男○而○得○女○則○曰○慰○情○聊○勝○於○無○不○以○生○女○之○故○而○生○男○之○望○遂○因○之○而○絕○也○今○之○開○通○社○會○者○宜○曰○吾○日○夜○所○仰○望○者○國○家○政○治○之○有○動○機○而○已○若○政○治○無○動○機○而○徒○盡○吾○輩○所○能○盡○之○力○而○爲○之○其○收○效○終○微○夫○吾○固○不○以○收○效○之○微○遂○輟○事○以○嬉○而○不○爲○也○雖○然○吾○心○固○常○歉○焉○而○以○爲○不○足○也○且○也○吾○困○於○吾○之○能○力○吾○限○於○吾○之○境○遇○而○度○吾○之○所○能○奉○於○吾○同○胞○者○祇○有○此○焉○而○已○而○顧○瞻○當○世○乃○日○焚○香○而○祝○曰○願○天○早○生○聖○人○以○救○吾○國○不○然○恐○簣○土○之○不○足○以○塞○潰○而○杯○水○之○不○足○以○止○焚○也○况○乎○此○區○區○開○通○云○者○不○過○吾○一○身○對○於○一○羣○所○應○盡○之○義○務○吾○即○欲○謝○此○義○務○而○於○理○固○所○不○許○也○夫○如○是○也○可○謂○宏○於○識○而○美○於○德○之○君○子○矣○今○日○窮○而○在○下○之○士○不○能○起○風○雲○而○造○時○勢○而○姑○竭○其○一○已○所○能○爲○之○事○以○貢○獻○於○社○會○其○存○心○立○言○不○當○如○是○耶○然○而○已○足○慙○矣○何○慙○乎○慙○乎○吾○之○不○足○以○解○時○勢○之○難○慰○萬○夫○之○望○而○其○功○能○僅○限○於○是○夫○是○固○不○足○以○自○喜○矣○若○悍○然○而○立○一○幟○曰○今○日○吾○人○正○當○之○行○爲○惟○在○開○通○社○會○以○爲○和○平○之○補○救○而○毋○躁○進○以○涉○政○治○之○界

或遂與志在政治者相反對焉。則雖其人或真心篤志以不負其所從事而亦不免限於鄉里善人之量。或直怵於禍害而惟撰安善之途以自立焉。則固有以知其非撥亂濟變之才而處於被髮攫冠之亂世。其人亦不足多也已矣。

且也。今日之事必以亡國與不亡國爲一大界限。若不立此一界限。則所謂憂傷者直無謂之憂傷。所謂痛哭者直無謂之痛哭耳。使萬足一途。萬目一的。而曰今日者我四百兆同胞。總不惜犧牲其身心性命室家財產。而必以建立一國家爲期。能副是志也。則生不能副是志也。則咸出於死之一途。而以白骨爲山。碧血爲海。夫使我國人人而果有此氣概也。未見亡國之果不可救也。若曰國之能不亡。固吾之所甚願設也。不得已而至亡國。則不可無所事以善於亡國之後者也。嗚呼。吾以爲此真亡國人之言也。豈不曰老成。豈不曰周至。豈不曰長慮而卻顧。深思而遠謀。然而人人皆作此想。人人皆存是心。則其國未有不亡者也。此無聊解遣之語。吾但覺觸於耳。不禁掩面疾走。期而不欲聞者也。無以名之名之曰此真亡國之言焉耳。充其效用。不過能使將來下等之奴隸變爲中等之奴隸。中等之奴隸變爲上等之奴隸。而其貪生惜死。乞廉恥寡。

氣節已爲天地間鑄造一種卑薄之人民而低人類之價值者也。且果如此吾請進一杯而賀曰：君無爲子孫憂，吾種人數千年來所歷練之特技無他，無論何種爲君何種爲王而能處於其治下以保其身命而延其嗣姓，若是則今日且何有急難且何有危。杌日月仍清明，天地仍泰寧，朝廷仍太平，吾輩仍優游耳。憂者疾而已矣，哭者狂而已矣。嗚呼！今日維新變法末流之變態而新黨之所爲，乃至爲他人不知誰何之國家造有用之僕隸而爲吾種苟且偷生之兒孫作未來之牛馬也。則吾毋寧不愛國不愛種而言世界主義，言人類主義，吾毋寧收感事之涕淚，息憂時之精神，忍人倫而但求超人倫之學，謝世間而獨行出世間之事。否則毋若怡林泉，耽風月，吾寧取厭世主義以自樂，否則濁世其終不可居，流俗其終不可語，吾寧自殺。

然則今日之事，言不問其高下，理不究其短長，而其惟一之主腦曰：我之人民不爲他人所管屬，我之山川不爲他人所彈壓，無他先立有國家而已。欲立國家而審其下手之方，他事皆無及也。一二英雄豪傑得主政治之權而已。有此一日也，則存無此一日也，則亡是必然之理，可兩言而決者。

厭世主義

觀雲



以世界爲惡土。以人類爲穢物。瀟然作別一天地之想。而絕人避世。不與社會相接觸。者。世稱爲厭世主義之人。而評者曰。人類者羣物也。世界者羣之現象也。一人之以生。以養。以出。以居。以作。以休。以歌。以哭。無一不與羣相關切。以個體立於一羣之外。而個體立斃。是故有造於羣。而名之爲事業。有効於羣。而稱之爲功名。有福於羣。而號之爲德行。有序於羣。而目之爲倫理。揭而言之。謂人世間事。無一非羣之事。可也。而一人之對一羣。其責任之重。且大。固何如。而是人也。離羣絕羣。食羣之福利。而不償沐羣之恩。澤而不報。率是道也。是大渙其羣。而使人類復返於蠢蠢然。自生自衛之動物也。故持厭世主義者。非也。目爲厭世主義之人。即含有誹謗之語。意於其中者。也是言也。誠哉然矣。其理固無以易之。

雖然所謂厭世主義者。一括之名詞也。其起因若何。其終局若何。其派別又若何。是不可以不辨。夫僅曰厭世主義。則是尙爲未判是非之一名詞也。

是故欲問厭世主義之當有與否。當先問世之果可厭與否。今夫人間之殺戮也。爭奪也。詐僞也。邪曲也。貪酷也。驕慢也。卑佞也。險讖也。凡夫一切可恨可憤可歎可泣之事。無不自人類演之。彼動物之對吾人類。或以其能力之殊異。而視爲天人。蓋不可得而知。以吾人生爲人類一觀。人類間之事。其闇黑而慘淡。兇殘而劣惡者。直謂修羅之變相。場而魑魅魍魎之寫影圖可也。彼野蠻之俗。人與物相食。人與人相食。上古野蠻時代曾有食人之俗

今日於河海沿岸發見之厨芥丘不但見當日人類爲食髓故遺有動物之管狀骨。又有打破人類之管狀骨。又今澳大利亞之土人尙以餓餓食慾迷信三者有食人肉之俗。於北庫因撒狼犢地方以人之腿肉及腎臟爲美味。又住於新畿內亞及其他島嶼之黑色人種名排富阿種族中之喀倫卡勒部族者其文化最低度人皆赤裸露臥山野見他人過出而攫之啖其生肉子之屍體皆葬腹中。

於危險殘虐之中。送其一生。而無人生之况味者。無論矣。進而爲有倫紀文化之國。而專制政體下之人。民其匍匐呼號。不得自由之狀況。又何如。又進而爲立憲民權之國。其文化固更上矣。然一旦入其地也。見其議員之悉以連手段而得。總統之又以由製造而成。而偏黨田私。無公道之可言者。又何如。而工商膨脹。都是繁華。一皆托辣斯所佔領。而勞動社會

之日入於窮蹙。救死不贍。至不得不服動物之勞。而以養富人。之逸欲者。其失望之境。遇又何如。略言其大致如此。其細故不能殫述。然則此世界。殆終爲地獄耶。此人類。殆終爲惡魔耶。嗚呼。一二志氣清明之士。惡感接於外。而憂患發乎中。又烏能不焦首蹙額。而生厭世之想也耶。

是以或人民者。追憶既往。而謳歌之。是以太古爲黃金之時代也。或人民者。希望將來。而禱祝之。是以後日爲黃金之時代也。是何故而然耶。謂夫人之情。往者不再來。故易根人之記憶。來者不可知。故易動人之企想。是固心理上。有是意象矣。雖然。使現代之世界。而固爲極樂之淨土。無上之天國。人人居之。而安心焉。滿志焉。焦額之氣。不見於色。呻吟之聲。不接於耳。則追念既往。懷想將來。側身天地。不勝俯仰之慨。未必不因之而稍澹也。然而此現代之世界。固能副此想像否耶。且即不欲其能副吾人理想上之烏託邦。華胥國也。而但使掩耳蒿目者。不如今日之甚。夫亦可以稍安焉。然而此世間。其能若是否耶。

故夫自古生人。其思想之稍高者。其懷抱之稍深者。其感情之稍富者。其志氣之稍介。

潘○或○遂○道○逢○不○時○與○世○離○語○孤○臣○棄○士○冤○夫○勞○人○其○年○騷○之○慨○不○平○之○心○充○滿○於○胸○襟○
 問○雖○閱○世○長○久○而○猶○若○聞○其○歌○哭○之○音○蓋○自○昔○賢○哲○殆○無○一○不○含○有○厭○世○之○性○質○者○也○
 宜○乎○罇○噴○霄○爾○亦作佐與○夫○哈○脫○門○亦作之○哲○學○皆○以○有○厭○世○語○為○其○學○派○之○特○色○也○
 彼○無○厭○世○之○想○者○其○言○多○不○足○動○後○人○之○翫○味○然○則○厭○世○之○士○不○能○一○日○絕○於○天○壤○之○
 間○者○夫○豈○無○故○耶○

然○而○由○此○道○也○而○遂○判○一○至○大○之○途○逕○於○其○間○其○緣○起○同○而○其○歸○宿○大○不○同○其○懷○想○同○
 而○其○作○用○大○不○同○其○究○也○人○物○之○位○置○不○同○而○其○價○值○亦○不○同○是○何○也○曰○以○厭○世○為○前○
 提○者○同○而○厭○世○遂○從○而○棄○世○厭○世○欲○起○而○救○世○者○此○其○所○以○相○反○而○大○不○同○也○
 厭○世○而○棄○世○者○其○派○約○分○為○二○其○一○則○一○身○自○了○呼○江○上○之○清○風○侶○山○間○之○明○月○世○與○
 我○而○相○違○我○於○世○而○焉○求○已○矣○其○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矣○由○是○派○而○差○而○下○之○或○門○羅○
 詩○書○庭○有○絲○竹○左○顧○孺○人○右○弄○稚○子○非○不○知○國○家○之○阡○危○時○局○之○喪○亂○也○然○而○念○羣○之○
 心○常○不○敵○其○為○已○之○心○救○世○之○念○又○不○勝○其○顧○家○之○念○而○終○持○利○己○之○義○操○為○我○之○算○
 者○也○其○一○則○萬○事○破○壞○謂○世○界○胡○為○不○速○燬○人○類○胡○為○不○早○亡○無○貴○無○賤○無○強○無○弱○無○

智無愚而同歸于大盡是亦一快心之境矣由是派而差而下之或至芻狗百物糞土萬事不免爲亂暴殘殺之行世嫉彼而彼亦嫉世而或失於事之過激傷於情之或偏者也是厭世而棄世者其所爲蓋大都如是也若夫厭世而欲救世者不然謂夫世界之不平人類之不善固也雖然吾忍見吾之同胞長處此不平不善之世也耶人人不平此不平不善此不善而世宙遂終古留此不平不善矣是非吾之責任也耶是非吾之仔肩也耶由是而非薄之心不敢生焉發而爲悲憫毀訾之口又不敢開焉存而爲惻怛以人之惡爲己之惡以世之罪爲己之罪而此心孜孜焉懃懃焉期得見人之無惡世之無罪而後已而其效也或易舊社會而爲新社會或易舊國家而爲新國家或易舊風俗而爲新風俗或易舊人心而爲新人心是其始厭世而其後出於救世者之所爲也故同一厭世之人而其道乃大相反而不同也

且夫人未有不清靜其心高潔其思與世俗成一大反對之性格而後能以其所得之道易天下者也彼諸葛武侯之在隆中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若蕭然一無與於世者然而後日之經綸悉自其高臥抱膝長歌梁甫吟之時而預備之故曰經濟多在冷

論說

其

淡人日本詩句者非虛語也若夫逐逐於名山攘攘於利海與當世爭一日苟且之富貴

其頭腦既已不清而志趣亦復不高如是之人其於入世之效亦已可觀矣是又有望

於厭世之人而不厭世之人未必其可取者也

使重責厭世者而不責不厭世者彼蠅營狗苟昏夢于權勢利祿之場以其智識之清

濯言之固當置於厭世人自了派一輩以下巢父許由必高於祝駝宋朝是其例也然

即以功過言彼厭世自了者僅可謂之無功於世而此不厭世之徒非特無功而又有

過何也世之所以可厭者皆由此不厭世之徒作之孽也雖然彼不厭世之俗輩固不

足道而厭世之人固不可不審慎而擇所自處也

英儒邊沁之論道德也立一道德算術法而計數快樂之多寡以定善惡之權衡約翰

彌勒起而補之謂不可不殺品之高下蓋獸類之快樂決不與人類同而劣等人類之

快樂亦不與優等人同雖然此不過邊沁之說之所未備而道德之爲何物必以及人

爲標準固與邊沁氏之言未嘗不同也故約翰彌勒之言道德立智慧檢制之法謂各

人於所爲之事於自己之利益與他人之利益不可不聯接而并算之云云蓋人類之

在社會不斷其連鎖交互之事未有專利人之事而已不還受其利者亦未有專害人
 之事而已不還被其害者特其算術至為複雜人之智慧短淺者不能馭此煩難之命
 題遂至橫生差別成為個體觀而非普遍觀耳又日本真言宗之言謂聖人亦有貪瞋
 癡三毒其與吾人異者在此三毒不用之以為小我而用之以為社會萬眾故悲癡正
 邪實為同一之物大貪大癡是淨菩提心是三摩地余於昔時又嘗舉幾多之善字謂
 無非有益於人之名如不欺人謂之信信者對於人而有道德又舉幾多之惡字謂無非有害
 於人之名如殺奪人謂之盜盜者對於人而無道德由是言之厭世何病厭世而不能舉一物
 焉有所自効於世是則不免負世焉爾

然則古今最高尚之人格者誰乎曰佛陀是已今試問佛教為厭世教乎為非厭世教
 乎以為厭世教以為非厭世教者殆皆挈其一端而未舉其全體者也則且毋具陳大
 小乘之教理而即佛陀之人格論之夫以佛陀之見傷蟲而悲佛為太子時與父王出游城外

偶有傷蟲見飛鳥隨而啄之太子起而歎曰「眾生可憐互相吞食」見老者病者死者而歎佛為太子
坐樹下深有思維王慮太子思念無常生出家之想乃強携太子歸城時出游城

厭世主義

外見老人頭白腰曲。支杖羸步。歎曰：「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或日又見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肉落骨出。顏色憔悴。不能自立。歎曰：「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或日又見有一死人。四人舉其輿。香花散布屍上。幾多家人慟哭送之。與憂。隨夷問答。憂隨夷曰：「此人在世。貪着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而深有感動。低聲而謂憂隨夷曰：「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太子見此苦痛。由是益欲究人生可免老病死之方。而遂悟人生之無常。觀世界為苦聚。決然捨棄其富貴。而夜半辭宮。

殿騎健。陟之白馬。苦行求道。寒暑六周。方是時也。隔離親戚。棄其僕從。佛夜半出家。過藍摩城。達阿伐彌河畔之

深林。樂其幽邃靜寂。乃使從者車匿牽其白馬還宮。車匿以太子孤寂。請侍左右。佛告之曰：「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使告父王曰：「世皆離別。豈常集聚。」云云。獨往山林。殆與俗

不為伍。而與世不相接。是固由發於厭世之心。而成為厭世之行者也。而欲不如是乎。則固不足以明道也。凡人隔離鄉井。別其親戚朋友。至於隻身四無人境之所。對山川之岑寂。感萬物之

之熏習。至是一洗。古人求道。往往得之於此。願與學者共參之。悠然當此時也。精神界必有一大變動之事。蓋衆緣隔絕。則心境自清。而執縛係戀。至於畢波羅樹下。經四十九日之參悟。明星爛然。成最正覺。

佛坐於畢波羅樹下。謂不成道。我不復起。至四十九日之朝。東方初曉。明星出時。智慧洞開。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嗣後而佛陀之一生。悉以救濟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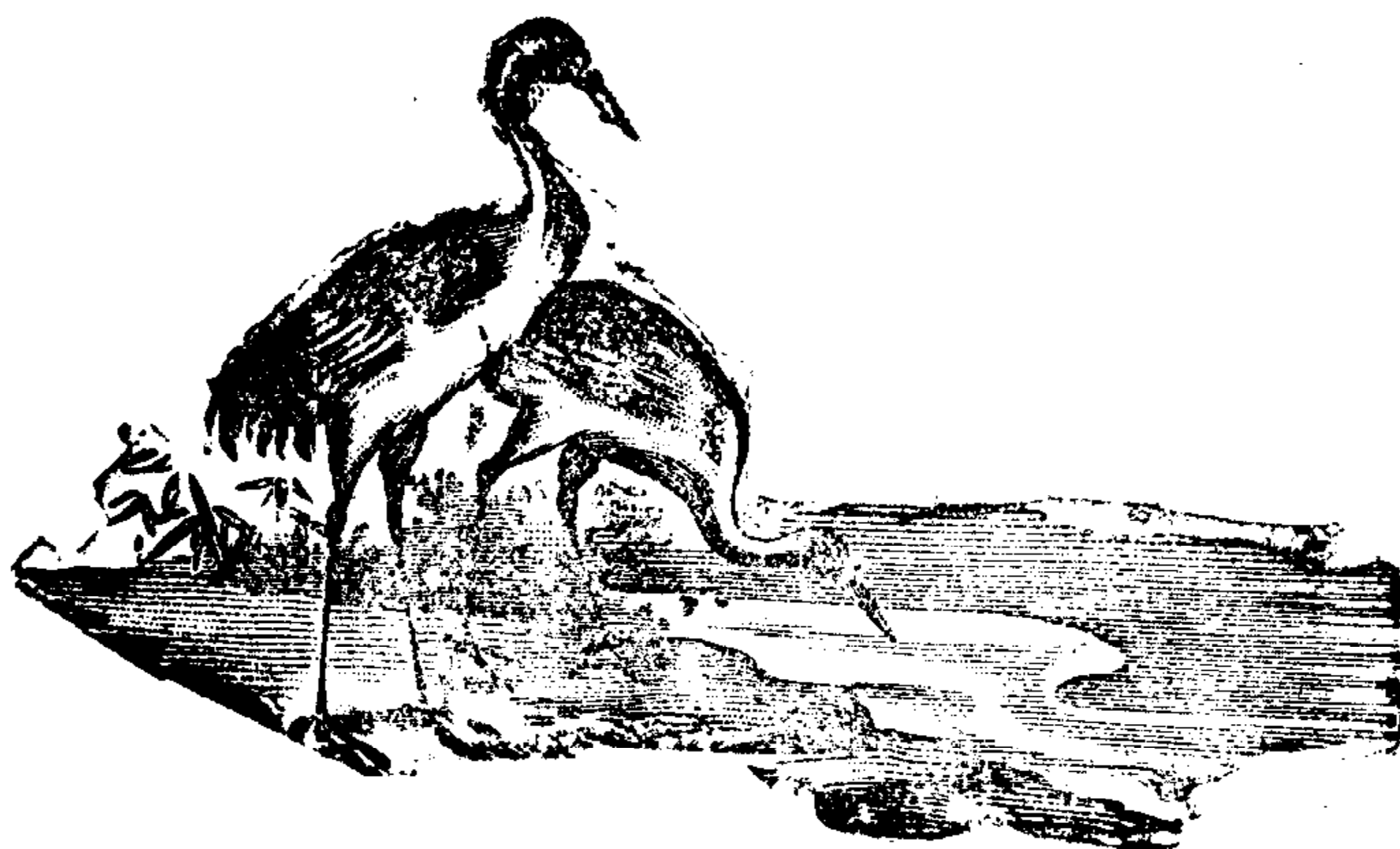
爲○一○大○事○故○佛○教○之○教○義○若○是○其○廣○博○而○蕃○變○者○蓋○亦○由○佛○陀○以○普○度○世○人○爲○心○隨○衆○
 說○法○而○經○四○十○五○年○之○長○日○月○故○也○且○亦○嘗○致○佛○陀○求○道○之○初○心○乎○當○其○訪○道○於○跋○迦○
 婆○仙○也○於○衆○許○摩○訶○帝○經○有○云○

菩○薩○問○曰○汝○等○修○行○於○何○所○求○一○云○我○求○帝○釋○一○云○求○梵○王○一○云○求○魔○界○之○身○爾○時○
 菩○薩○即○身○思○惟○今○此○仙○人○所○修○之○行○皆○是○邪○道○非○我○所○依○我○今○於○此○不○求○帝○釋○不○求○
 梵○天○不○求○魔○界○本○爲○宿○願○利○樂○衆○生○求○成○佛○果○道○既○非○真○宜○應○捨○彼○

觀○於○此○而○佛○陀○之○初○心○可○見○矣○故○後○世○猶○得○依○佛○陀○救○濟○之○權○能○力○而○立○淨○土○門○之○教○
 佛○教○分○二○部○門○一○聖○道○門○二○淨○土○門○聖○道○門○者○自○力○門○也○佛○陀○以○自○證○之○智○慧○及○證○悟○之○方○法○顯○示○衆○生○使○亦○得○
 證○悟○如○己○修○行○之○教○門○也○故○云○難○行○道○又○云○顯○理○門○於○聖○道○門○中○又○分○權○教○實○教○二○種○實○教○者○佛○陀○爲○最○極○優○等○
 衆○生○開○示○自○證○之○慈○底○之○教○門○即○天○台○華○嚴○真○言○禪○宗○是○也○權○教○者○如○法○相○宗○三○論○宗○等○所○說○爲○對○比○前○降○一○等○
 之○衆○生○隱○真○理○之○一○分○而○僅○說○他○之○一○分○之○教○門○也○淨○土○門○者○他○力○門○也○佛○陀○以○其○大○慈○悲○心○及○其○救○濟○衆○生○之○
 權○能○力○使○衆○生○捨○自○力○而○得○依○佛○陀○之○權○能○力○同○時○又○依○賴○自○身○所○修○善○行○之○功○力○真○實○教○者○不○然○全○拋○自○力○而○仰○
 佛○力○日○本○見○其○大○師○據○大○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立○真○宗○教○即○全○他○力○教○也○而○得○沐○佛○陀○之○恩○寵○佛○之○悲○智○兼○大○爲○何○如○也○夫○
 不○知○厭○世○之○人○其○人○格○既○多○失○於○不○高○尙○而○但○知○厭○世○之○人○其○人○格○又○多○失○於○不○完○全○
 而○佛○陀○者○固○世○所○疑○爲○厭○世○主○義○之○人○也○故○一○舉○其○人○格○而○欲○世○人○之○知○所○法○也○

厭世主義

說



十

共同感情之必要論

觀 雲



斯賓塞爾社會平權論曰。道義感情之一。官自古至今。運動作於社會事物之間。至於今而益發達。夫大憲章中。含有抵抗抑壓。扶持正義之意。而或欲伸民權。或欲廢奴隸。或主男女平權。或拒絕教會貢納稅。或為徇難人建立墓標。或為猶太人論辨。當允準為國會議員。或為波蘭人之遭抑制而憤慨。凡若此者。孰非生於道義之感情乎。此道義感情。下根柢於人心之間。勃發而為正氣。之大樹。以散寬仁公平之佳香。獲正直自由之美果者也。以上斯氏之言吾人聞此言也。亦怦怦然而若有所觸。而欲為天地間。不知何人之受屈抑者。而平其氣。而欲為天地間。不知何人之肆橫暴者。而折其角。然試一還叩之。吾人何為乎。而皆有此心。則以人人心理間。有一共同感情之一官。能故也。

今夫吾人於最近之事。若菲律賓之欲謀獨立而不成也。若南非杜蘭斯哇爾拒英人之并吞而戰敗也。若猶太人被俄之虐殺於西溪納夫也。若波蘭人之欲推翻俄政府而興復其故國也。若芬蘭人之受俄之迫壓而暗殺其大官也。其悲慘之事。吾爲之泣下。其壯快之事。吾爲之叫極。夫是數事者。其於我皆絕不相關。而吾人對之之情。亦若與彼身在局中者同。陶鑄哀樂於一鑪之中。又若吾手歷史一卷。忽焉而爲之歌。忽焉而爲之泣。忽焉而爲之忿。忽焉而爲之歎。仰天長嘯。擊碎唾壺之態度。時時有之。試問此中人物。若果與我仇乎。若果與我好乎。若果有利於我乎。若果有害於我乎。問之吾人之心。坎中殆著青天白日。一不存是等渣滓於其間。然而此發生之情懷。一若遏之而不能遏。禁之而不能禁。爲誰辛苦。爲誰酣。則以有此共同感情一之源。而主宰是者也。此感情也。豎而計之上。極千古。下通萬年。不能以時間爲之界隔也。橫而論之。通於六合。窮於八方。不以爲空間爲之限制也。志士得之以爲志士。仁人得之以爲仁人。英雄得之以爲英雄。文章文此者也。詩歌聲此者也。俾碣記此者也。彌綸於事物之間。而無所遺。感通於人已之交。而無所闕。極而言之。有此則社會以之而成國。

家以之而立世界以之而通無此則乾坤或幾乎熄可也

此感情也目不可得而見耳不可得而聞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而常予人以最可試驗之時則當國家社會衰亂顛倒之世是也蓋感情者以國家社會之平治而消以國家社會之偏激而長常相關而成一反比例者也

夫如是則最易發生共同之感情者宜莫如我國之今日矣吾國土其將易主吾種族其將爲奴外來之風波已釀成一閻澹慘淒之境而尤可痛心者則蠹賊在朝豺狼當路日取吾種之秀者而殺戮之塗醜之拘囚之捕縛之竄逐之禁錮之嗚呼吾方有悲古人而流涕者矣而古人又豈有此悲境耶吾方有恫他國而傷心者矣而他國又豈有此慘遇耶以千古所無有萬國所不見而現一那洛迦之世界於吾種吾國之間天地因而失色日月爲之不明無人心也則已苟有人心則未有不爲之憤氣積雲悲淚成海者也

然則我中國共同之感情於此可驗矣其所謂官以取富貴保利祿爲宗旨朝廷之所謂叛徒彼亦曰叛徒朝廷之所謂亂黨彼亦曰亂黨能捕獲之以爲己能斬殺之以

爲己功。濺同胞之血。以染其顯耀人前赤色之一項。我之所視爲短氣吞聲之地。正彼所視爲得意快心之筆。其苦樂適與我國人相反。向若輩而求感情。毋寧逢蛇虺而視其不螫。遇虎狼而求其不食。或尙有驗矣。是共同感情之已滅絕者也。或曰。子何言之甚。夫人而至於無一線共同之感情。則動物之不如。世界尙何以爲世界乎。曰。誠然。夫人類之道德。果有高於禽獸與否。是言也。吾素疑之。而以觀吾國之官。其道德決不及禽獸。例若主人豢犬。使犬捕獵。則犬爲之。使犬捕犬。則犬不爲。以是見犬之不肯受豢養者之嗾。而自傷其同類也。然我國之官。亦聞有命之捕殺其同類。而不爲者乎。使尙有因此而發其感情之一人焉。吾猶可據以證人類道德之非必不及物類。然今固未聞其有是人也。是於心理上實驗之比較。而犬之道德高於我國之官之一斷案。已可定。夫彼固惟熱中於煌煌之翎頂。燦燦之金銀。苟有可以易此者於事。且何所不爲。而尙能冀其有一線之感情耶。其亦左矣。夫爲官者。勿論若夫飲食衣服言語動作儼然具爲人之全體。而無教育無知識。蠢蠢然營營然。惟延其一日之生命。以爲百年之至計。其賭英雄豪傑之作爲也。猶夫蜩與鸞鳩。視大鵬之背雲翼。風搏搖於蒼闔之表。溟

勃○之○間○而○不○知○其○果○何○事○也○若○是○則○性○情○不○相○知○而○事○爲○不○相○關○無○從○發○生○其○感○情○者○無○足○怪○也○至○於○內○而○國○政○外○而○世○局○非○無○見○聞○亦○知○憂○歎○然○而○一○時○爲○公○不○勝○其○移○時○爲○私○之○念○一○念○爲○人○又○不○勝○其○轉○念○爲○己○之○情○於○是○置○其○身○於○可○新○可○舊○之○間○善○其○處○於○宜○上○宜○下○之○地○不○得○謂○之○無○智○而○智○則○僅○以○供○其○利○己○之○用○不○得○謂○之○無○識○而○識○又○徒○以○佐○其○善○世○之○謀○若○是○者○雖○有○共○同○之○感○情○而○若○存○若○亡○乍○明○乍○昧○而○終○則○枯○萎○消○滅○而○不○獲○收○其○用○此○有○感○情○而○養○之○失○其○宜○發○之○無○其○道○者○也○若○夫○慷○慨○激○昂○之○情○見○於○面○卓○犖○奮○發○之○情○溢○於○氣○而○或○失○之○於○忮○忌○或○失○之○於○梟○鷲○扶○殖○其○與○己○相○聯○結○者○而○排○斥○其○與○己○不○相○聯○結○者○篤○厚○於○與○己○相○暱○近○者○而○殘○忍○於○與○己○不○相○暱○近○者○當○其○激○於○一○時○之○競○爭○雖○並○世○之○賢○豪○或○不○惜○出○辣○手○下○毒○心○而○欲○鋤○而○去○之○是○又○僅○有○一○黨○之○量○而○無○一○國○之○量○一○羣○之○量○從○而○其○發○爲○感○情○也○亦○偏○而○不○全○私○而○不○公○此○有○感○情○而○不○能○推○廣○以○至○於○眞○滿○之○域○者○也○至○若○心○怦○怦○而○時○動○意○微○微○而○徐○伸○亦○知○義○之○當○爲○而○眞○力○或○不○能○副○亦○知○善○之○可○樂○而○勇○氣○或○不○能○堅○是○善○人○也○而○不○得○謂○之○仁○人○是○良○士○也○而○不○得○謂○之○任○士○其○於○感○情○失○之○於○怯○而○不○盛○弱○而○不○強○孟○子○之○言○養○氣○也○

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當先認識感情而直養之者也夫舉一國之人而計數共同之感情其差等畧如是於官宦彼已操屠刀入惡業無足言者於氓庶則又愚不足以言此立於兩歧而觀望以取時利所謂小有才之人而不足以入道舍此則不能不有望於霸才者之抑其偏心弱質者之奮其剛氣庶乎共同感情之花其燦爛煥發於我國之野乎

且夫發達其感情而必期其用於共同之地者蓋人之生於世也無論於世界於國家於社會必有其共同不可分析之一通體在此通體之義果若何乎不能不稍區別而認識之今夫學者或本於中國之學說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言天下者國之積國者家之積家者身之積者也或本於西國之學說曰凡羣者皆一之所積也所以爲羣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羣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爲之么匿之所本無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不能以拓都而忽亡要其所言無非集各個體則爲團體析團體則爲各個體而余所謂共同之通體者義不若是其區別蓋有一共同之體而不可分析者是也例若航海然乘舟之人

合之可謂之一團體分之可謂之各個體而此舟者所謂共同而不可分析之一通體也實則所謂一世界一國家一社會決非僅此集合體而成而於此集合體之外尚有所謂通體者在假令無此一通體焉則合個個而成之集合體且將無所附麗以爲集合之基而不久而將散

如近時新黨中立會甚多然皆不久即散此無他不過有集合體而無實際上一而徒有集合體則早晚必解散而歸於無用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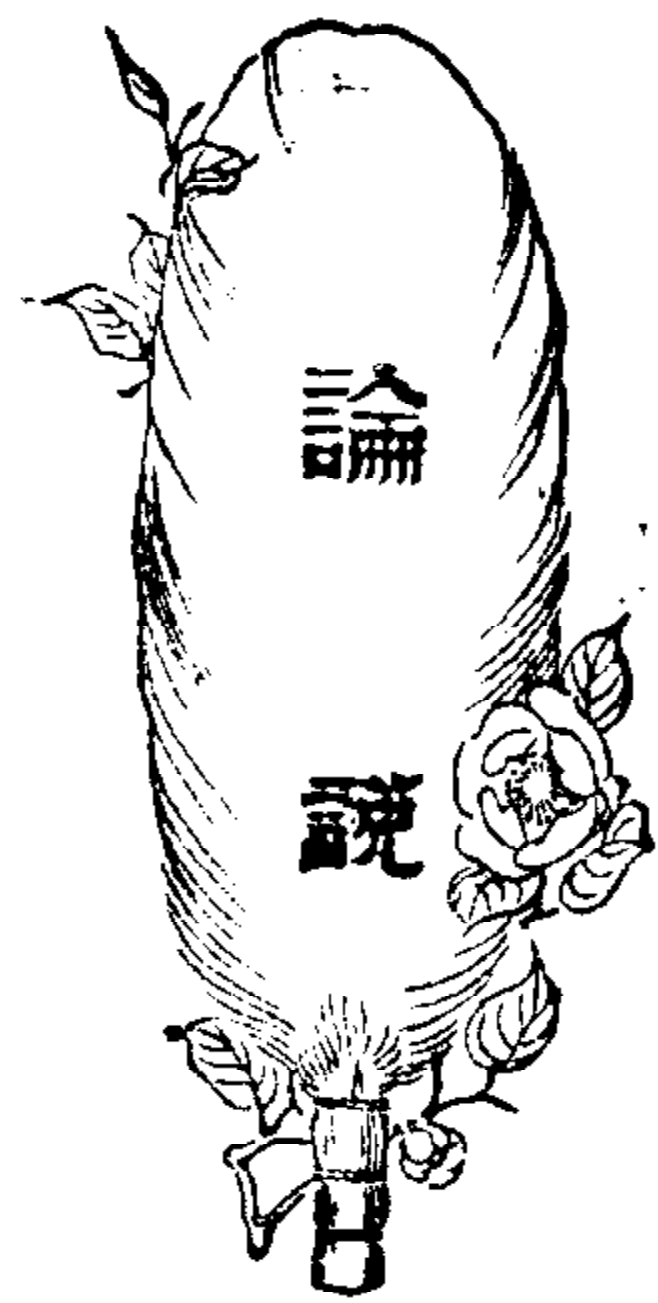
然則吾人對此共同之通體實當視爲第一之生命而吾人一己之生命不過居於第三而所以擁護保衛此一大生命者不可不視爲人人重要之一義務而同託居此共同一大生命之中而有人焉起而擁護保衛此一大生命者雖其人祇自盡其義務之所當爲而對之者不能不尊之重之愛之敬之有時以欲擁護保衛此一大生命而與擁護保衛其一己之小生命適居於不能兩全之地則當之者不可不捨其一己之小生命以全其共同之大生命而吾人對此爲擁護保衛吾人共同一大生命之故而至有挫折其一小部之身體喪失其一小部分之性命者自當發動吾人最高度之感情以臨之決非若個體對於個體臨其死亡者之感情而已夫同在一集合體之中設有個體之自死而自亡者吾人亦不能不發其相當之感情然非個

論說

體之自死自亡而爲吾人共同一大生命之事從而至陷於死亡則吾人自不能不以哀吾共同一大生命之哀而哀之禮吾共同一大生命之禮而禮之夫欲攷求吾人所以生存之故決非僅恃吾人有一部之小生命而必賴有一共同之大生命而欲合人而共造此一大生命且既造之之後又欲合人人而共保此一大生命自非人人有共同之感情不可然則共同感情者謂爲吾人一大生命之所謂壽元焉可也

(未完)





共同感情之必要論

續第五十七號

觀雲

論者或謂。關於吾人心理上之作用。知覺實先於感覺。彼世之知覺鈍者。其感覺亦弱。故欲發人之感覺者。必先長其知覺。則知覺實爲感覺之源泉。今日之當首務者。亦在開人之知覺而已。無遽言感覺也。其言若是。夫感覺果源於知覺乎。抑知覺實源於感覺乎。此心理學上未易決之一題。約瑟奚般氏論感情之強弱。關於智力之強弱。凡剛健明慧之人。其感情之發動。常強於萎靡愚闇之人。列引美爾頓拿破侖諸人爲證。而惹迷斯左來氏謂。凡百之知識。其源實發於感官。如想像推理。凡智力之作用。必先用感官供給其材料。若光輝感於目。而後有光輝之知覺。音聲感於耳。而後有音聲之知覺。此外之事件。亦然。顧細審之。感覺之源。於知覺者固多。如見物不明了者。何從而生。

共同感情之必要論

一

其哀樂之情乎。然由感覺而喚醒其知覺者。其理亦實不可誣。例若佛年少時出門。見鳥啄傷蟲。而歎萬物吞滅。悟世界之惡濁。而發其慈悲之心。見病老與死者。歎人生之無常。而動其出世之想。是非由感覺而觸發其知覺者乎。又以吾人日常之理言之。朝暮方夢。忽聞鐘聲。遽悟天曉。是又非由感覺所生之知覺乎。推此理也。恐吾國今日新學之發生。直受感觸於外來勢力之強大。器物之新奇。而又動魄駭神於甲午之喪師。又復痛心疾首於戊戌之政變。積是感覺而後。乃有今日若干人趨於維新之現象。設無是感覺。吾恐西人之學術。雖自開一新天地。未必遽震動吾人耳之目。而吸引吾人之嗜好。如今日也。是則謂今日維新之句萌。以感情為原動力可也。夫感情之與知覺。其所司之職。確分為二。而常有密接而相授受之機據。日耳曼物理學者之試驗。感情傳達之速力。雖依人不同。大抵在一秒時二十八也。爾度三十二也。爾度之間。然此乃僅於官骸上推算。感覺所達到遲速之時間。若感覺乍起刹那之間。而即授於知覺。其相互傳授之際。而欲詳細分割其時間。恐難確定。一精微之標準。願感情與知覺之相承受。及感情與知覺之果當孰為之先。而孰為之後。吾輩亦不必遽下定論。而但覺感

情○之○與○知○識○以○互○相○補○助○而○益○臻○發○達○而○常○有○一○連○環○相○爲○因○果○之○妙○用○此○吾○人○已○確○認○其○理○然○則○欲○開○吾○人○之○知○識○者○又○安○可○不○亟○鼓○吾○人○之○感○情○也○

論者又謂今日之所重者行爲。而行爲之與感情。於心理大異其部分。富於感情者。或往往弱於行爲。而強於行爲者。或未必富於感情。以心理兼生理而言。則多血質之人。易發感情。而膽液質之人。敢於行爲。能兼有此二質之長者。或僅能遇之於曠世一出之人傑。若二質既難兼具。則與其取多血質之人。毋寧取膽液質之人。於今日爲有用也是說也。是徒見感情之與行爲各殊異其官能。而不知感情之與行爲尙有聯合之作用也。猶蒸氣機關然。氣力之與機械。夫孰不知爲兩物也。而因蒸氣之衝激。往往以發動機械之運行。夫人亦然。當夫感情激越之時。其所發之能力。往往能超過於其平日所固有之量。雖以婦人孺子之弱。亦或能辟易萬人。其志氣所向。至於能動風雨。而泣鬼神。感情之力之偉大。固可於此認之也。或曰。感情之爲用也。不過片時之激盪。至於時過境遷。態度既歸於平靜。而其效用亦止。是決不可謂真知感情之說也。夫感情之興作。性雖以時限之經過。不能繼續其永久同一之態。而既一度發生。其感情則心

性之受其影響者決非頓歸於消滅。例若吾人經一大恐慌之事。雖閱時既久。恐慌之實境已去。而一經回憶。其印象猶若懸於心目之間。而此所受之感情。若磨礱疊積。往往能因感情之所印。以模鑄吾人之行爲。例若吾人一日讀史。見古來之忠臣義士。可歌可泣之事。而深沁吾人之心脾。至於他日。又至於他日。而幾度發起。此同一之感情。其久也。積受既深。而吾人心中自有此忠臣義士之印象。至於遇時觸事。而吾人所顯之行品。其規轍亦俱之相同。非特此也。吾人所受種種之感情。或奇零錯雜。而心性間又能陶冶鼓鑄。成爲一段。而發現於行事之間。例若吾人讀新民叢報之意。大利三傑傳。而大有所感。又若航長江。出吳淞。而見外國兵輪。綦布星羅於我門闕之間。而大有所感。又若至日本。見楠正成飛馬。西鄉隆盛牽犬之銅像。而大有所感。如此。拉雜諸事。不可畫一。而其結果。無非喚起吾人奮發救時愛國之精神。蓋交互錯綜所受之感情。而於性行上。已成爲一線之作用。凡此皆感情之效能也。故夫感情雖經時漸消。亦若吾人之於飲食。然當其消化。不過數時。而氣體實賴以長成。而永留補益於吾人身體之間。而收其用。夫以吾人所潛有之志氣。而感情能發動之。已發動之志氣。而

感情又能成育之。則夫行爲之受益於感情者。顧不距耶。

論者又謂。凡人感情之發生也。必由於有同一之條件。例若同一位置。同一境遇。同一氣質。而或又以族類相同。鄉里相同。國邑相同之故。否則若貧富之不能相謀。少者與老者之嗜好不相知。凡缺同一之條件者。感情之傳達。即因之而阻。是故感情之境域。甚狹。而未可與語平等大公之量者也。是說也。又僅見感情發現之一方面。而未可謂能知感情之全體者也。夫以有同一之條件。而感情每易於發現。此固然。例若吾人今日者。丁衰世。處危邦。則對古今救世之豪傑。憂時之志士。易往來於吾人之胸中。而動其歌泣。若吾人之對於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及埃及之亞刺飛。意大利之瑪志尼。加富爾。嘉里巴第等。若不勝其甚相切近者。而哀樂之由生。亦發於無端。此固以有同一之條件。而感情易於發現之證也。雖然。此不過舉感情之發現者言耳。而感情之存在於吾人性情中者。決不得謂有限量之可畫。今日觸于甲之事。而甲之感情。生明日觸於乙之事。而乙之感情。又生而不得謂感情之有甲者。或無乙。感情之有乙者。或無甲。隨事之所遇。而吾人無不有感情以應之。是則感情之爲普遍量。而以感情之有隱現。因

而○疑○感○情○之○有○存○亡○不○可○也○且○曰○有○同○一○之○條○件○而○後○發○生○其○感○情○者○其○故○無○非○以○與○已○有○相○關○耳○而○理○想○廣○大○之○人○往○往○其○事○或○不○與○已○相○關○而○已○與○人○勢○絕○懸○殊○而○亦○能○代○爲○其○人○設○想○而○發○生○其○感○情○者○例○若○貧○富○本○不○相○謀○而○古○之○聖○人○自○處○於○玉○食○萬○方○富○有○四○海○之○地○者○亦○或○厯○念○小○民○之○饑○寒○且○最○易○阻○礙○其○感○情○者○莫○如○相○戰○爭○之○敵○人○然○對○敵○人○之○無○力○抵○抗○者○不○得○行○殺○戮○見○敵○人○之○受○傷○而○不○能○爲○我○敵○者○則○救○護○之○近○日○於○戰○爭○之○場○固○有○所○謂○文○明○之○戰○爭○者○其○道○亦○無○非○廣○推○此○感○情○於○敵○人○耳○不○然○又○孰○能○繼○以○公○法○責○以○人○道○耶○又○若○對○敵○國○之○將○士○亦○有○行○其○相○當○之○感○情○者○若○於○敵○人○忠○勇○將○之○死○亡○敬○其○人○而○以○禮○葬○之○古○今○時○有○若○今○年○日○俄○之○戰○俄○著○名○之○將○馬○加○羅○夫○以○不○得○盡○其○才○而○遭○慘○死○日○本○皆○痛○惜○之○是○也○而○感○情○程○度○之○高○者○不○僅○與○已○無○條○件○同○一○之○事○之○相○關○寧○或○彼○我○處○於○相○反○之○地○位○而○亦○有○對○之○而○生○共○同○之○感○情○者○若○太○公○伐○紂○伯○夷○叔○齊○諫○伐○紂○其○事○件○相○反○而○太○公○曰○此○義○士○也○云○云○是○其○一○例○也○又○在○吾○人○之○中○有○一○種○最○可○寶○貴○之○感○情○全○出○於○公○正○而○一○若○無○所○爲○而○爲○者○例○若○英○國○有○伯○倫○氏○者○聞○古○文○明○國○希○臘○欲○反○土○耳○其○而○樹○獨○立○之○旗○也○大○喜○欲○奮○身○而○往○從○之○未

及達其志而歿。著名文學蓋臺氏聞之。深感激其義氣。於其所著福思度戲曲中大表揚其人物。而欲永傳其義俠之行。以爲人羣中一大紀念。其事兩皆無關於已。祇激發於道德感情而已。故吾謂以有同一條件之中。而求感情。僅得見感情發現之一部。而感情之應用。固有不止於是者。夫欲大公平等之實現於世界乎。則安得不有賴於共同感情之發展。而廣其推行也。

論者又謂人之有感情也。往往能誘起諸多之罪惡。例若男女之戀愛。服物之玩好。又或以順乎其感情者。謂之爲善。逆乎其感情者。謂之爲惡。而除爲感情驅遣之外。無公是非。無真好惡。凡此罪惡。罔或非感情爲之源。然則又曷可復助感情之長也。夫是說也。其所指者。多屬利己之感情。或謂之自愛之感情。或謂之私情。其目的以滿足一己之要求。而以已得享其利益幸福爲主。而吾所謂共同之感情者。或謂之愛他之感情。或謂之同情。其語原於希臘「共與感」之義。於道義共同感情之位置。蓋高出於主我感情之上。夫用主我之感情。固每至釀爲罪惡。然有可稱爲道德者。如報恩之類。是也要之主。我之感情。與夫共同之感情。於心理學上。區分爲二。故於屬主我感情之部分上。茲

不必論及。而但就共同感情之一部分言之。是則可認為罪惡者。其事至鮮有之。若墨子主兼愛。而孟子以為無父。蓋指墨子之言為罪惡也。又若今日有信一宗教。而持人類同胞主義。或社會主義者。皆盛唱非戰論。若俄國某一部基督教人以戰爭為大罪。拒絕從軍。至遭官府之殺戮。竄迫而不悔。以為如此。乃不背上帝之教訓也。又若俄國著名之託爾斯泰。伯草非戰論長文。抉櫛日俄二國主戰者皆為一己之利慾。而非人道之公義。又若日本主社會主義一部之人。皆著論論戰爭為不合於人道。若其國適與他之一國有戰爭之事。則有認其言為淆惑人心。有害於國家存立之道。而以為罪惡者。然此二者。果為罪惡與否。學理上之辨論滋多。當陳述之於他題。而茲非所及論。特所謂道德論理者。皆當屬於進化上之事。中國儒教以道德綱常為千古不變者。其言大誤。故古之所謂善者。其意義常狹隘。隨時勢而漸擴充其範圍。若所謂持人類同胞主義。及社會主義。而盛唱非戰論者。我國人民。尚無此種之影響。今日言之為早計。若斷孟墨之訟。則孟子為持家族主義之言。墨子為持世界主義之言。於家族主義之時代。則孟子之言當矣。於世界主義之時代。則墨子之言當矣。今日者。家族主義之時代。已屬過去。而世界主義之時代。尚屬未來。而我國人。則固有偏於用家族主義。中國論家族上之道德。言極詳備。而對於國家及社會之道德。言極疏略。故今日最缺乏於公共道德。而無有偏於用世界主義。蓋儒教之教化。深入人心者。今日我國所至急需要之新道德也。

而與墨教隔絕極遠者而審今日時勢之所宜而謀進步雖未能驟言世界主義已不可不改變昔日固於家族主義狹小之界限中而當靡而爲國家主義若是則共同感情正爲今日發生國家主義之源泉而應當鼓吹而使之發達者也夫主我感情之罪惡既不能混於共同感情之中即有豫慮當共同感情發達之後或不無以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相衝突然此究不過一部分之事而以國家主義有可以助成世界主義者甚多意大利志士瑪志尼之言曰吾人於世界全體之人類不能驟盡其力而有所貢獻雖然由國家而可間接以於人類云云是則所謂共同感情者其效普而其可慮者亦僅矣

論者又謂凡感情者常發動於苦樂之二境若所遭遇之事但有苦而無樂則感情亦必以涉於苦痛之久而消滅今當此慘闇之朝而欲喚起我國人有共同之感情好亦惟是携手接踵相將而俱上斷頭臺乎夫此固所謂苦痛之境也處於純一苦痛之境必爲人之所不能堪然則以語言文字鼓舞共同之感情而不足以刀鏹鼎鑊摧散共同之感情而有餘安見獎勵共同感情者之能收其效也曰凡所謂苦樂者蓋有二區

論說

十

域○為○一○為○身○體○上○之○苦○樂○一○為○精○神○上○之○苦○樂○而○凡○生○人○之○稍○有○智○識○者○決○不○僅○有○身
 體○上○之○苦○樂○而○尚○有○精○神○上○之○苦○樂○若○所○稱○為○一○世○之○賢○豪○者○其○所○感○於○精○神○上○之○苦
 樂○必○重○於○其○身○體○上○之○苦○樂○夫○既○以○精○神○為○感○受○苦○樂○之○主○體○則○凡○有○順○其○精○神○者○而
 其○情○即○感○為○樂○有○逆○其○精○神○者○而○其○情○即○感○為○苦○彼○夫○為○道○而○死○者○往○往○赴○湯○火○而
 如○飴○蹈○白○刃○而○晏○然○人○所○視○為○至○苦○之○境○而○彼○即○視○為○至○樂○何○也○行○其○精○神○之○所○安○身
 體○上○之○苦○以○精○神○上○之○樂○消○除○之○而○其○苦○且○歸○於○無○何○有○之○鄉○也○今○使○為○踏○道○而○死○之
 士○告○曰○爾○果○欲○免○殺○身○之○苦○痛○也○其○毋○為○爾○之○所○為○吾○恐○其○言○之○必○不○足○以○阻○信○道○至
 堅○者○之○心○何○則○彼○發○動○於○其○精○神○上○之○所○不○容○已○禁○其○不○為○是○即○大○逆○其○精○神○而○彼○之
 所○感○為○至○苦○痛○之○境○也近來金訓革命者屢殺屢起而來者益迫其何故迫於精神上之苦
痛賢一日不能忍受故也此凡有血氣者所皆然何暇顧及生死哉夫殺身
 之○事○雖○慘○然○其○所○謂○苦○樂○者○究○不○過○屬○於○身○體○上○之○一○時○性○又○安○能○以○欲○免○一○時○身○體
 上○苦○痛○之○故○而○受○日○日○精○神○上○之○不○快○於○精○神○上○不○管○若○自○殺○之○苦○痛○乎○夫○迫○於○精○神
 上○之○苦○痛○至○極○真○純○之○境○決○非○身○體○上○之○苦○痛○所○能○消○阻○之○而○使○易○其○方○向○而○常○以○身
 體○供○其○為○精○神○上○犧○牲○之○用○此○固○有○可○實○驗○之○於○心○理○者○例○若○憤○怒○之○餘○則○人○人○有○不

顧其生命之概。又若人或有欺心之事。至不堪天良之譙責。而自殺者。時有之。凡此皆精神不受制於身體之確據也。誠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然則視死之一字。而慮其有摧滅共同感情之大魔力也。亦按之於心理上。而有以證其說之不然矣。

或曰。然則共同感情。其關係於人羣中之效用。及其道德。果有若何之影響乎。曰。凡人之行事。每以得他人之贊和而益。鼓勵其精神。例若壯士。以得武勇之名。而愈奮其力。演說家以喝采者衆。而辯論之氣愈振是也。若夫憂傷勞苦之事。又以得人之了解。撫慰而悲痛之情。或從而減少。或遂從而消滅者。有之。例若兵士冒鋒鏑。浚寒暑。褒賞而獎勵之。有忘其勞而忘其死者矣。且夫一羣中患難危險之來。未必於一時之間。盡一羣之全體。而悉遭遇之。必有數人焉。首當其衝者。而一羣之人。對此首先受禍之人。相與憫惜。其遭際而紀念其功勞。而後人人以有所觀感。而自奮各願挺身爲一羣之犧牲。而不辭如是。則一羣中共患同苦之公德。以之養成。而一羣中襲來之禍患。亦以抵禦。有人而從而潛消。若夫遭時之變。一二賢者以奮不顧身。而蹈於禍害之中。而一羣之中。視之若無與於已事也者。否則或從而非笑之。詆議之。否則恐與其人爲伍。而禍

將及已也。而從而遠避之。否則或遂從而下石殺其人。而以圖一己之利便也。若此。則一羣之中。各不相顧。各不相救。人盡爲私。而懷藏嶮巇。自相屠戮。剿滅而置公共之禍。患於不顧。則一羣之人心。渙散而道德從而掃地。其羣亦不久而凌夷漸滅。以同歸於盡。若我國今日之現象是也。若我國今日之現象是也。嗚呼。僅共同感情一念之薄弱。而其禍變之所趨。可至如是。則夫共同感情。其顯效用於一羣之中。而於一羣中道德上之價值。固何如其鉅也。

(未完)



共同感情之必要論

(續第五)
十八號

觀 雲

今欲進而攷之。此共同感情者。其本原果何自而始乎。夫古今學術一最大之分界。曰神造之與人演。大抵古之學說多主神造。而今之學說多主人演。其論感情也亦然。古之學者論共同感情之原。以爲受之於神之所賦。與儒教所謂天命之謂性者亦即神造之意而今之學說不然。其一主社會傳染之說。法國學者特斯賓氏言。人心理之相感通也。猶連置兩個之發音體。然鳴其一。而其一亦鳴。夫欠伸相傳染者。此人之所知。而人見人之悲泣也。每不覺而已。亦現其慘意。見人之笑樂也。每不覺而已。亦動其歡容者。此即彼此之相傳染而傳染說者之所主也。據特斯賓氏所證引云。凡爲新奇之騙術。及以新毒殺人之事。一見於新聞雜誌之中。不日即有同犯罪者出。其中最著者爲自殺之傳染。一千七百九十二年馬塞門一人自殺。數日間傳染至千三百人。自殺之多。其所證據甚多。茲不具引。按傳染說中。以心理之相傳。取譬於連置兩個發音器之相傳。此即真以人之發音試之。而亦有相傳之理。今若鄉試場中。謄錄所。每傳有號嘯之事。其故所中。以數十百人同居一室。中夜一人發聲。他人於睡夢之中。亦發同一之聲。遂至數十百人同時發爲一大聲。闐然奔逃。不知何事。而查之一無他故。又今時

於鑛山中工人衆多之棲宿處。亦有此事。人多以爲怪。而生種種之臆測。如鑛山工氣怪或以鑛山中壓死之鬼而騰錄房。爲其宿處有人則以爲本科有大貴人皆臆說也。實則人人之發音器於夜睡神經不能自主之時感觸外來之聲浪發無意識之應聲已耳。此即音器互相感傳之理也。若夫欠呻傳染之說。今時攷衆人雜居之處。有疲勞傳染性。原夫人之所以感疲勞者。以體內積有無用之廢料。而此廢料時時排洩於外。經氣浪而入他人之呼吸中。則他人亦感疲勞。雖然於此。有一大疑問。則夜嘯與疲勞之傳染也。一以聲浪衝激之故。一以空氣中傳送廢料之故。皆有一實質爲彼此遞達之媒介。而此心理感傳之事。心外尙有實質乎。抑心外別無實質乎。夫以今日科學方盛。萬事皆有趨重於維物之勢。如佛教之無明。有人發明以爲脊髓內一種之液質。由此液質。生種種之妄想。而爲惑病之根。以禪定之力。使此液體枯槁脫落。則轉迷開悟。菩提涅槃之覺境現前。云有實驗之可證。然以對此說者甚多。其果可得爲定論否乎。要之傳染之說。心外有一實質。與心外無一實質者。今日難下斷案。不能不姑置之。而於傳染說中竊以爲尙當分別其部分。一以爲相對之傳染性。一以爲引換之傳染性。相對之傳染性。即上所云見人之悲而已。亦悲見人之喜。

而已亦喜等事是也引換之傳染性例若我在窮困之境他人見之發動其感情而援手以救我也則他日我見他人亦在窮困之境往往能復呈其昔日我在窮困之景況而我亦生救濟他人之心若我當窮困之時一世之人無稍動其念而無一救濟之人則以爲人類相救之事本非宇宙間之所有而此共同之感情以不得觸發而漸歸消滅至于消滅既久則雖見他人亦在窮困之中亦若不相顧問爲例之當然其故以甲之感情傳於乙而乙復傳之於丙若甲之感情不傳於乙則無以發乙之感情而丙亦無從得感情之傳來夫社會之中以有此引換傳染性而遂成爲道德以無此引換傳染性而遂至無道德者甚多是則引換傳染性之關係於人類者決非淺鮮而當取以補其說於共同感情之歷史中者也

其一則爲進化之說斯賓塞爾以爲共同之感情者人類行於進化之中途而優勝劣敗之產物也在動物之中有以數多聚合不利於得食而從而離散者然已有若干動物以多數聚合利於得食且或有危難之將起也得早發見之而協同防守以得其底於安全由是而動物之中遂演出優勝劣敗之理而聚合者繁榮離散者衰滅人類蓋

論說

四

其一也。夫既有此聚合之習慣而趨嚮於聚合之情益深遂至遺傳而爲天性。於是有所以發動此天性之事而生愉快無則感其痛苦者。此交親之情之所由始也。云云。是以共同感情由進化而後發達者也。顧或論者謂人類祇有利己心而無利他心。其有利他心而發爲共同感情者。由其利己心之所轉化而已。是說也。其所謂已者。果何指乎。夫非指我之個體而言乎。然萬物之始維持其個體生命及維持其種類生命之兩性。已兼有之。蓋生物之相繼續也有有性及無性二種之法。有性者以有雌雄之兩性而後生殖者也。而無性之生殖能自其一個體分而爲二個或數個而延其種類。植物中此例不少。最下等之動物如伊福索利亞一種之小虫。或放離其體中之一部。即或全體縱橫分割而能各自生殖。成爲數個之伊福索利亞。若蝸牛、蝶、蠅等亦然。然則將指何者爲己之個體乎。又若動物之節足類常有爲生殖其種類而自耗棄其生命者。果如是也。則利他心謂萬物之所固有可也。斯賓塞爾曰。母體之乳哺者非爲利己而然。縱持利己之說者駁之。謂母體之乳哺雖耗減其己之或部分。然其實不得謂之耗減。而全爲已種增殖之用。故仍當謂之利己而不得謂之利他云云。今欲判解此問題。

可假設一事例。今試設有母子不能兩全之時。存母則不能存其子。存子則不能存其母。當斯時也。孰爲己。孰爲他。則必母以其己體爲己。而以其子體爲他矣。而此一類事例中。發見其母不惜自殺其身。而求存其子者。甚多。是豈得下萬物。但知愛己之斷語。耶。彼動物中。有若干種類。當羣出之時。若有一個先見人之獵捕者。常發一種相招呼之記號。使其同羣者。咸得免於危難。若僅有利己之心。則當危難之時。求己身之先得脫免。竄逃之不暇。而忘發其一種招呼之記號。當時有之。而果如是。則其聚合亦不能久。然則萬物之中。得毋以利他心稍發達者。易於聚合。易於聚合。故能繁昌。而利他心之過薄弱者。難於聚合。故至衰滅。而所謂僅有利己心。而無利他心者。其種類早已淘汰而去。而今日繁昌之種類。多食其有利他心之福。而不得以利他心爲物類之所本無者。理也。且夫所謂利者。又何解也。謂人類之所以生活者。僅有求利之心而已。耶。是決不然。畧計之。如有所謂求智之心。事物之不明者。以得明了。而後快於心者。是也。又有所謂求美之心。以完全愜適道德性亦多本於此而後快於心者。是也。故余之於言利也。持程度說者也。若飲食。然當其饑渴。則飲食之慾張。及其量足。則其慾已消。而其視

飲○食○也○淡○然○故○苟○爲○程○度○之○所○不○足○即○有○起○而○爭○利○者○不○得○謂○之○罪○惡○而○寧○謂○爲○自○衛○道○德○上○之○所○應○有○蓋○非○此○則○於○生○理○上○將○無○以○自○存○故○也○然○苟○一○旦○及○其○程○度○則○當○淡○然○於○利○而○於○利○之○外○固○有○所○謂○生○人○高○尚○之○生○活○者○在○雖○所○謂○程○度○之○界○限○至○難○畫○一○多○緣○於○時○與○地○及○其○人○稟○性○清○濁○智○識○高○下○之○不○同○而○要○必○有○一○程○度○之○所○在○猶○之○定○物○價○然○貴○賤○消○長○變○化○萬○千○然○亦○有○一○公○正○價○值○之○可○言○未○聞○有○以○價○值○之○不○可○定○而○欲○廢○價○值○之○說○者○則○亦○安○能○以○程○度○之○不○可○定○而○謂○程○度○之○說○之○不○可○用○也○故○夫○如○古○時○所○唱○之○非○利○說○以○利○爲○人○心○之○一○大○害○欲○以○消○極○法○而○除○去○之○若○孟○子○所○謂○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此○未○敢○認○其○說○爲○用○之○爲○有○效○也○然○若○反○之○以○非○利○說○爲○必○不○可○行○而○用○積○極○法○以○最○大○多○數○之○利○爲○利○此○亦○以○爲○未○足○概○人○類○心○理○上○之○部○夫○利○究○不○過○生○人○一○部○分○之○事○而○已○且○夫○利○之○與○共○同○感○情○其○間○尤○有○不○相○蒙○之○事○理○在○例○若○見○人○之○入○於○水○火○也○不○論○何○人○皆○有○引○而○救○之○之○心○當○其○時○祇○觸○於○我○之○一○種○感○覺○而○已○豈○有○預○計○其○有○利○於○我○而○後○從○而○救○之○抑○豫○計○其○無○利○於○我○而○遂○不○救○之○孟子以孺子入井事證明人有惻隱之心夫○當○感○覺○之○來○不○過○一○剎○那○間○已○不○容○有○計○較○利○已○不

利己之時間况乎救人於水火之中已亦或不免而有傷於水火之憂果為利己計此事必不當為而救人於水火之事當絕迹於天壤而何以證之人心不然此尚能謂利他心之必由利己心來耶又若今日之動物虐待防止會亦由愛物之念而出不能謂其於己有何利益之事也夫既徵之人心有單獨受他之條則夫謂利他心之必本於利己者其立論之根本亦已動搖而猶沾沾焉必以利己為立論之點者毋亦河視人心而固於以黃金論菊花者其見解之卑俗適相等耶余嘗論欲謀詩學之進步則詩人詩人之詠菊花者多取黃金之字相比若所謂莫言菊是貧家物鋪作黃金滿地秋者其類不一夫菊花本為一種天然之美物凡物之美者非有價值之可得而言今必欲舉似黃金以明其貴則雖使帶一瓣皆成其金亦不過一金花而已不若夫菊花之美而低其價格耶如此作詩必無佳詩顧於此不能不補以一言者余之非利己說也非謂利他之事與夫利己之事一無相關又非謂利他者之必不利於己也利他之與利己相為因果循環其間複雜錯綜之故實非巧算之可得而推而小智之人一聞利己之說以為世固無利他者所為利他不過仍為利己而已於是比較人已利害之見起而共同之感情或因之而衰退遂不免處於進化論中所謂劣敗之地位不肯為利他之事而其終亦不利於己焉是所為欲一糾正利己一元之說而欲世人之無誤於所向也

論
說



八

(未完)

共同感情之必要論

(續第五)
十九號

觀 雲

於前二說之外。而更有一說。則以共同感情爲固有性。是也。所謂固有性者。雖存於人心之始。然與古之所謂神造天命者。其義異。但認此性爲非後天。之所能加益。而爲先天之所本存耳。其持論。蓋適與利己功利說相反。彼持利己功利說者。以人爲欲求之一動物。故其所願望者。惟在滿足其欲求。雖然。欲滿足其欲求。而於彼此相互之間。或致衝突。或相矛盾。於是但知利己者。或反至大有不利於己。而終不能達其利己之目的。乃一變而制約其利己之心。以爲利他之行爲。猶行路然。兩人不讓。則彼此均不得行。是兩失也。讓則彼此皆得通行。是兩利也。而所謂道德之意識。遂從此而發生。願是說也。其可受駁擊者。曰。若是則所謂道德者。非欲用之以達其所欲求者之一器具乎。所謂道德者。非即利己之變相乎。所謂道德者。非即以欲求爲根本乎。所謂道德者。非人心所本無。而從中途所產出之一物乎。所謂人者。於欲求之外。而果無他心之存立乎。若人心之初本無道德性也。而從其進化之中途。忽從而產出。則道德性之途。能發達此吾輩之所不能信也。且以完美高尚之物。

共同感情之必要論

論說

二

能於其性之所無而忽成爲有此又吾輩之所不能信也而反對此說主持固有論者則以爲人各有自覺之本體以裁制萬事故當欲求之發生我自覺之本性即從而加判斷考量於其間以認識其是非而撰擇其行止此即所謂道德之一本源故所謂道德者自律的而非他律的主動的而非受動的固有的而非外來的離乎欲求而高出乎欲求之上自立獨存而康德學派之所謂雷梭臺里克而能嚮往於阿菩沙里由者也雷梭者神智之義雷梭臺里克者能認識形而上者之神智之名阿菩沙里由者至大至善至美無量不可思議之物是派之受非難者曰萬物中固有一性存在否乎吾人果能明了認識此一性否乎假令有之則是非善惡有若黑白何以若是其大不同也且道德者與欲求分離而專爲禁欲的則吾人可皆趨於寂滅否乎此二派中今學者以前者爲道德後天論以後者爲道德先天論前者屬惟物的後者屬惟心的前者屬性惡的後者屬性善的前者系統中古時若阿里地士與伊壁鳩魯近世若霍布士與日本加藤弘之加藤弘之之說見其所著之道德法律進化之理及天則百話強者之權利等諸書等之持利已說者屬之又邊沁彌爾氏之功利說又斯賓塞爾之進化倫理說雖多少補足損益以完全其義而亦當屬此範圍之內者也後者系統中古時若孟子拍拉圖近世若王陽明笛

卡兒。康德。孚希台。諸人。又倫理學中之直覺說者。屬之。又古林氏之自我實現說。雖調和兩家之論。而其主要亦當屬此者也。於此二派。而欲下先天論派之判斷乎。不能不入宗教哲學之界限中。若近世之後天論派。其源蓋本於生物學。故從生理之一方面而論人。則通。而從心理之一方面而論人。則窒。夫果如後天論之說。吾人人類究竟之一目的。仍不外乎欲求。而道德不過爲欲達其欲求之目的之一手段。如是則道德之於人心中。遂無自主之疆土。自立之主權。而徒爲欲求之一奴隸而已。夫謂人類之必無道德性也。已驗之於事理之間。而不能認其說。斯賓塞爾知其然也。故於此補之曰。人類之進化也。從其外部之境遇及生存競爭必然之制約。既不能不爲利他之行。而由此習慣遺傳。遂成爲人類之天性。於是人類之有道德性。確認而持。人類不能無道德性之說。以相難者。可以免。然以此而第二之攻擊。又來。即所謂若先天中無道德性之存在。此道德性果從何而生乎之說。是也。雖然。斯賓塞爾則又可以自圓其義。斯氏之學。分爲可知與不可知之兩境。若先天之道德性。蓋可歸於不可知之一境。今學者以爲凡理境之根本困難者。斯氏則投之不可知之域中。然此不可知之境。果不

能爲之解釋則哲學實已失敗云云。雖然此不可知之境在吾人亦祇能從種種之方面施其攷察而於究竟之地認有此一境之存在而固非能確知而明示之則窮理者至此已不能不解甲束兵而退而但留以爲吾人永久可攷究之一論點而已。於是而取其明了之一部分而討究之則以進化論道德者固不能不有取焉。何則。假令道德性果爲先天所有而自受形分氣之後已不能不受生理上之牽制而必待之進化而後始有發動其道德性之一機會。故如進化論之說未始非道德後天的歷史之注腳也。又有學者謂吾人類之有愛他性者決不得謂之從變性的愛己性而出而自獨立於愛己性以外。從非社會動物之心神中而早已胚胎者也。雖然當未進於爲社會動物之時無用愛他心之必要。故此時之所謂愛他性者不過爲人心中之伏能而其萌芽尙未發生其迹象亦不可得而徵求。至爲社會高等動物若吾人之人類應其必要而後利他之道德性乃從此而顯現也。云云。是其言亦含進化之理而可取以解道德之發達史者也。然則吾人對此紛難之問題而欲折衷其間則論道德之先天者不能不認固有之說而論道德之後天者又不能不採進化之言。夫欲攷固有說爲何如。

必與所謂後天論者對勘而始明。故於前已陳進化論之說矣。而復於此連類而攷舉之也。

抑夫兩家之論道德也。其發原點雖多有不同。而必以人類爲當遵從道德者。此到着點。又未嘗不同。彼主先天論者。固以道德爲善。而善即宇宙全體之目的。人之有此善性。而嘗向於善之標的而行。蓋以此善性於未入吾人肉體之前。而常住於宇宙之實在。即理想界中。而吾人時時迴向記憶。其前所固有之物。本伯拉圖之意故吾人之爲道德者。

常若奉有命令。初非有所要求。而自有不能已。蓋以此爲得吾心之滿足。滿足與快樂不同。見下而自達於天理上之生活。柏拉圖推闡此理。以爲如此。故生之生活。無異於死之生活。而生死之理可通。是固視道德爲高尚純潔者。

之言也。即後天論派中。亦以爲吾人既進化而爲吾人。故今日而欲圖幸福快樂之圓滿。不可不以社會的利他的爲標準。若專務利己。將復返於野蠻禽獸。而人與己之快樂幸福。兩皆不可得。斯賓塞爾云。人者社交之動物也。故若無關係於他。而僅爲一個人者。則必不能進步。蓋一個人之進步者。必伴全社會之進步。而非兩者相伴。決不得其進步云云。是又以道德爲造成人類快樂幸福者之言也。然則吾人欲發達吾人內。

界之靈智與欲增殖吾人外界之福祉均不能不有取乎道德而實行之而乃能趨於吾人所欲達之一目的。此二界之目的即善一即快樂善與快樂不同義見下夫以堅而古今橫而全球明哲之士皆其思慮盡其論辨而歸於道德之一結論無有乎或背無有乎弗同則吾儕小子思短學淺更何敢自作聰明張其肥己之餒。近來張極端之尊己說者惟尼幾愛一人而已薄於愛他之情而自陷為世道人心之罪人耶。

東西學者各從其所見之一方面立言其說每多相異我中國古哲之言羣也見其分而歐西古哲之言羣也見其合請兩舉其代表者荀子云。見富國篇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竿笙使足以辨吉凶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辨輕重又曰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而希臘柏拉圖之言即所謂理想之共和國其主義在廢私有之制度蓋柏拉圖之意以爲有私有之制度則一切罪惡皆從

之而起。故財產不可私有。以財產為私有者。此所以有竊盜之罪惡也。妻子不可私有。以妻子為私有者。此所以有姦通之罪惡也。荀子明分云男女之合夫婦之分與柏拉圖之言適相反凡生子者。非兩親之子。而國家之子也。以國家養之。以國家設立之學校教之。如是則以國為家。人人去其愛家室之心而愛國。共和國之大畧如此。夫合個人而為羣於一羣之中。不完其個人之界限。則有以羣而滅個人者。政治上之罪惡。借羣之一字而行之者。何限。然個人之界限過明。則又各自便其私圖。而無公共之道德性。無公共之法律性。如是則合羣之能不備。而合羣之力亦不大。一旦羣與羣遇。則此羣必為他羣之所弱。而我中國之弊。則屬後者。而非屬前者。何則。中國之人心風俗。無一非儒教所養成。儒教固以有等衰名。而荀子之言。即可謂為儒教精神之代表者。錢唐夏氏論中國秦後之政治。悉本自秦而中國數千年來所用之儒教。即為荀氏一家之言。此可謂近時一大發見之真理也。此其結果。已可實驗。曰。凡中國無論何事。獨為者多。成共為者多。敗此知分而不知合之所由然也。夫言亦取其各有當而已。柏拉圖之言。其得失。非茲所論及。然可謂為具絕特之大理想。蓋分之理。易見而合之理。難明。分之事。易為而合之事。難成。故人智日益進步。必日趨於合。而不趨於分。吸柏氏之言之流。

共同感情必要之論

七

派者今之國有制度及社會主義皆向此合之一方面而行者也夫知合而不知分者在使知有個人之權利其藥之也曰自由主義知分而不知合者在使知有團體之觀念其藥之也曰犧牲主義我中國而欲合今日之羣乎必棄自由主義而採犧牲主義夫欲用犧牲主義則固有賴於共同之感情矣

由是而進言之則發達此共同感情之事是也夫人之一生自幼穉至於壯盛其間感情之程度每因之而大異例若幼穉之時其感情之範圍狹隘而壯盛之時廣遠幼穉之時其感情之經歷蒙昧而壯盛之時明瞭是也而社會亦然當草昧時代其感情或不出乎身家宗族之外至漸進於文明而有國家之感情也

我中國今日尚僅有家族之感情而無國家之感情其文明之程度即有人類之感情也有宇宙一本萬物一體之感情也夫以人情言之往往於其關係之最密切圈界之最接近者其衝激感情也強而發生感情也易然而人品高下之間即於此而分其界限即感情之愈小而愈窄者人格愈鄙感情之愈廣而愈遠者人格愈大是也試取古今仁聖賢哲與夫愚夫愚婦相比較其感情之距離為何如故吾人爲學之要即在廣吾人之目的能至於遠大之一域而已且夫從人類進化之

歷○史○以○觀○雖○發○達○至○今○日○其○效○驗○僅○能○爲○一○家○一○國○之○團○結○而○於○其○外○之○能○力○蓋○微○此
 則○由○人○類○知○有○家○族○國○家○之○結○合○者○僅○不○過○數○千○年○而○其○前○之○沈○沒○於○蠻○野○殘○殺○之○境
 界○中○不○知○幾○時○代○其○有○親○睦○之○智○識○既○淺○而○其○所○帶○來○之○惡○習○性○累○代○淘○汰○而○尙○未○能
 盡○然○演○而○愈○進○必○有○日○底○大○同○之○勢○但○苟○非○其○時○則○言○之○亦○徒○無○益○而○吾○人○要○不○可○不
 知○其○理○以○懸○爲○前○途○嚮○往○之○一○標○準○蓋○我○而○爲○個○體○之○我○固○有○對○於○個○體○之○事○我○而○爲
 國○家○社○會○之○我○又○有○對○於○國○家○社○會○之○事○我○而○爲○天○地○萬○物○之○我○又○有○對○於○天○地○萬○物
 之○事○倫○理○之○界○不○擴○之○於○此○而○固○有○所○不○盡○此○當○務○外○境○之○發○達○者○也
以今日中國之時勢言之僅能出家族主義擴張至國家主義然但知有國家主義則挾其國家之威力以強凌弱智欺愚如今日歐西各國之待吾人多有不可言道德者而此狀態行之日久必至兩有所不利於是人心一轉不能不於國家主義之外兼存世界人類主義此亦進化自然之階級也而○未○已○也○夫○外○境○既○增○拓○矣○尤○不○可○不○致○力○於○其○內○容○例○若○行○道○之○人
 遇○有○死○喪○或○不○過○動○其○黯○然○之○容○發○爲○太○息○之○聲○而○若○孝○子○仁○人○之○對○於○其○尊○親○之○死
 喪○者○則○有○痛○哭○之○情○焉○躡○踊○之○節○焉○甚○則○有○毀○身○滅○性○之○事○焉○而○愛○國○者○之○爲○國○死○守
 道○者○之○爲○道○死○亦○然○蓋○感○情○之○發○生○能○見○之○於○行○爲○而○踐○之○於○事○實○者○一○視○其○內○容○之
 真○切○爲○何○如○此○又○當○務○內○容○之○發○達○者○也○且○夫○社○會○交○際○之○間○必○有○賴○乎○感○情○之○作○用

者。今學者。攷凡遇危險患難之事。若感情之衝動。戟刺不達其極度。則不能捨生蹈死。而以感情之或稍失於弛緩。則險難終不可得而救。故人之有感情。即所以爲救濟險難之一要件也。又柏拉圖云。吾人雖有精神智慧之明。然若無情以鼓之。則精神智慧亦倦怠而無由自奮。是則感情之大有益於吾人。而吾人又安可不養育之。濯磨之。而使得顯其效用於世間也。

自來道德之事。每伴時勢而發生。時勢之所需。則道德起而應之。故當慘淡離閤之世。正道德性所最易嵯峨勃鬱之時也。今學者攷人日壓於大氣之中。而以恒久均勻之。故遂毫不足。惟吾人之感覺。反之。而若遇外境之有凹凸性者。則吾人每爲所衝激。而情自發於不容已。若自極盛之時。而至極衰。極煊之勢。而至極冷。以前後兩境之不同。遂不勝其俯仰慷慨之悲。若登山臨水。易動懷思。亦以處於不平之境故也。又學者攷人當憂患之時。其感情每深於歡樂之時。一若感情之物。每隨憂患而生。此其故當憂患之時。人每苦於一人之力之有所不足。不能不有。他人之援助。而後能消此危難之局。而以彼此共同扶持。積久經歷。遂以相助爲必要。而彼此均不言而視爲當行。

至歡樂則一身已足保持而彼此無相湏要之事則感情亦返於平靜故也由此二說推之則今日者其最足試驗吾國人共同感情之時期矣對此茫茫百感交集吾人他事尙可解除而獨此憂時感事之懷悱惻纏綿而終有不能自己之勢昔龔定盦每聞斜日簫聲輒至發病以爲莫喻其故龔子誠竺於情者而吾人對此大陸之河山斜陽一片夕陽爲最易增人感慨之物國家衰頹古人往往比之夕照今人夏碎佛已亥天津感事詩云起看天地斜陽裏余於庚子即事感劉張二總督云莫飲建業水休食武昌魚太息中原事斜陽畫不如其病也更當何如此焦吾神而賴吾性者其將以爲魔乎抑將以爲帝乎其將殺之乎抑將宥之乎吾聞德國洛吉之言曰宇宙間有二種世界一法則之世界一價值之世界法則之世界例若地球依法則而運轉人類依法則而生育是也使宇宙僅有法則之世界實爲枯淡無味於是萬物間以發生感情而後世界乃有價值價值之世界即感情之世界也又聞柏拉圖之言曰感情者人之神明幽閉於形質中之動作也然則感情者其固爲吾人性靈中可貴之物乎由此推也恐古人之所謂飢溺天下濟度衆生者問何苦而必爲此度亦發於情而自有所不能已者故夫我國今日無聖賢則已有則必其厚於感情者也無英雄則已有則必其富於感情者也何也時勢之所感使然也

夫人而有不爲時勢所感者乎則已。土木其身。金石其性。形生而其心已死矣。夫曰心死。哀孰大焉。

附識 共同感情。即爲愛他。愛他之與道德。義不盡同。篇中於愛他之處。往往取行文辭氣之所便。以道德二字代用之。作者之意。以爲道德之一大圈界中。固不止愛他之事。而愛他之一圈界中。殆可謂全屬道德。其不得稱爲道德者。蓋寡。此義亦本於罇噴胥爾氏。罇噴胥爾氏以爲行爲之動機。非關於自身之幸不幸。即關於他人之幸不幸。其僅關於自身之幸不幸者。不能盡謂之道德。必有關於他人之幸不幸。而後有道德之可言。蓋可謂之道德者。即有利於人之事是也。若害人而利己。則謂之惡而已矣。罇氏之言。蓋亦以利他者。即爲道德也。

篇中以吾心滿足爲與快樂不同。又以善爲與快樂不同。按此爲倫理學上一大區別。吾心滿足之義。本於希臘之柏拉圖及阿里士多德二氏。皆以善爲一種道理的。滿足。與智性的滿足。而伊壁鳩魯派反之。伊壁鳩魯之說。其源起于阿里地士。阿里地士以爲人者。性樂的動物也。所謂人類之至高善者。快樂而已。伊壁鳩魯演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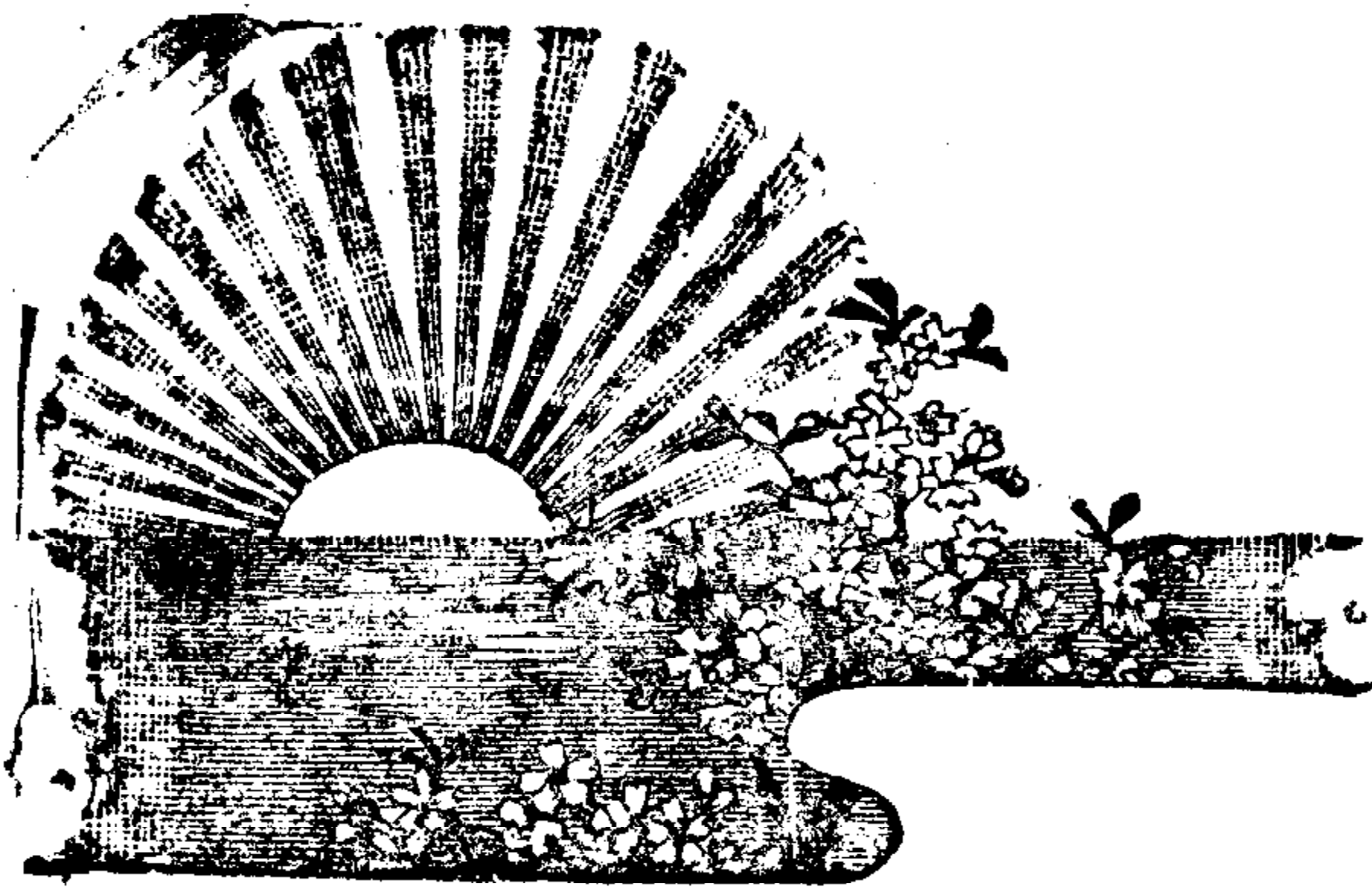
以爲道德與非道德。其標準。快樂與苦痛而已。能予人以快樂者。謂之善。能予人以苦痛者。謂之惡云云。後世功利幸福主義。其源蓋與此通。然快樂派之言。究不免傾於物質。而不能使人生終極之目的。達於高尚之境。又足以滋聽聞之誤。而生流弊。近時古林氏之倫理說。出遂壓倒快樂派。而於倫理說上占大勢力。古林氏之學。近承康德而遠亦從柏拉圖。阿里士多德。流出。惟自組織而爲一家之說。其論吾心。滿足及道德善與快樂之不同。曰。所謂吾心之滿足。Self-satisfaction 者。雖其中或含有快樂之意。但不可謂其目的爲求快樂。蓋此吾心滿足之一境者。由吾人達到此願望之目的。而生而不得。謂以此爲目的。而生願望。例若有人懷殺身成仁之願望。當其得見於實行。必感有吾心滿足一種之快樂。然此可謂由殺身成仁願望之已達。而後生此吾心滿足一種之快樂。而不得謂欲求有此一種快樂。而後乃爲殺身成仁之事。即快樂之原因。本於殺身成仁。而不得謂殺身成仁之原因。在求快樂也。又曰。吾人之所爲善者。非必在快樂也。所謂道德的善者。在能使吾人道德的能性。Moral capabilities 滿足而已。古林氏之言如此。按吾心滿足與快樂不同。而善之根

本不在快樂。雖明此理於倫理上之關係甚巨。而其義確自有別。今請引申其義而畧言之。例若今有人居高位。享厚祿。出夾旌旄。入饜梁肉。廣廈隩室。紛黛羅列。珍寶充溢。不能不謂之快樂。雖然。所謂感有道德善一種吾心滿足之境。不可得而言也。非特此也。又或有人功名蓋一世。事業炳千古。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叱咤風雲。而又加之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妻子和樂。此其快樂已高於前所有之快樂。然所謂感有道德善一種吾心滿足之境。亦不可得而言也。又所謂快樂者。常以相對而生。例若運動久則以休息爲樂。休息久則以運動爲樂。晝起久則以夜眠爲樂。夜眠久則以晝起爲樂。而所謂道德善之吾心滿足者。其境純久而無變異之可言。且此道德善吾心滿足之一境。有時或適有與快樂相反之時。例若爲道流血。踏白刃。赴湯火。此不能不謂之不快樂之事。雖吾人於此以能達到吾心滿足之一境。仍於心理上現有一種快樂之意味。然已不能不與快樂分爲二境。何則。以吾心滿足與夫快樂相衝突而不能兩全。吾人不能不犧牲此快樂而求吾心之滿足。故使以快樂爲完全終極之目的。則且以有求快樂之故而爲吾心不滿足之事者。是尙得謂之爲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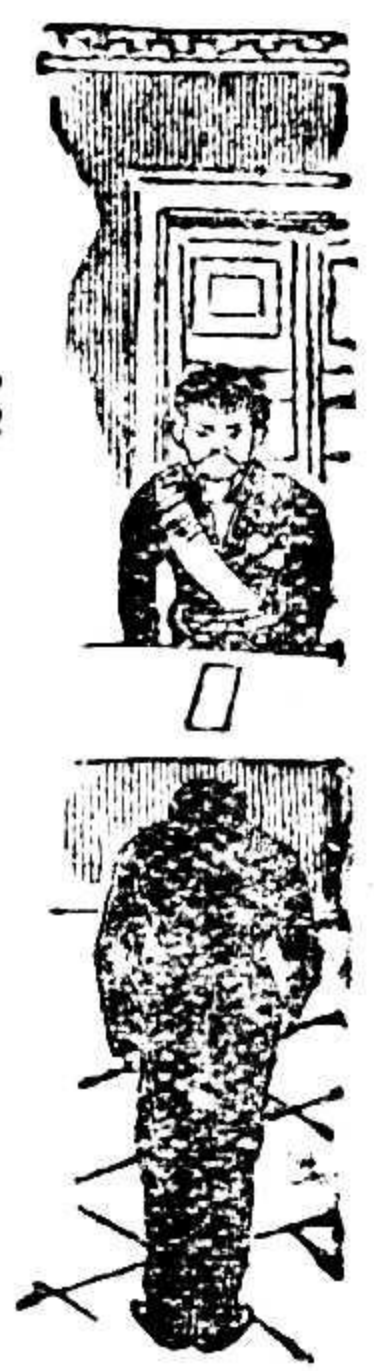
乎。且所謂吾心滿足之快樂者，誠如古林氏所言，不得謂爲目的，不過道德善成就時一種之副產物而已。例若吾人爲養生而求飲食，而飲食之時固感有一種之快樂，然不得謂吾人飲食之目的在求飲食之快樂，而不在養生也。或曰：人之爲飲食也，安乎？曰：是決不然。使不飲不食，而仍可以養生，則吾首願犧牲此山珍海錯，染指之快樂，何勞僕僕？且三殖爲恐天下之與某同心者必多，不久而飲食之事可絕迹於天壤，今之所以不能廢飲食者，以廢飲食不能養吾之生，故知養生爲吾人求飲食之目的，而所謂飲食之快樂者，非吾人求飲食之目的，不過爲養生求飲食之一種副產物耳。由是言之，吾人之所爲爲道德者，不得謂其目的在求快樂，特於道德到達之時，常伴此吾心滿足一種之快樂，以俱來。而於吾心滿足之中，能含有快樂於快樂之中，或不能求吾心之滿足，即所謂善者自高出乎快樂之上，而善或未必無快樂，快樂固未必皆善也。此主客因果之辨，則於是吾人道德之論理更進一境，以視功利幸福主義於快樂上築道德之基礎者，快樂之說以進步而益臻高尚，大抵由軀體之快樂變爲精神之快樂，無限之快樂變爲有限之快樂，個人之快樂變爲公衆之快樂，故其學說已漸不同。然其根據之地皆屬快樂，則一也。且塵埃矣。

(完)

由
說



十六



論說

服從釋義

服從者天下最惡之名詞而爲國民必不可有之性質者也服從者亦天下最美之名詞而爲國民必不可缺之性質者也

西儒之言曰『能得良法者上也苟無良法則惡法猶熒於無法』羅蘭夫人之言曰『嗚呼自由天下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嗚呼何其言之危苦也彼歐人者日用飲食於自由之中以自由爲第一性命自由之所在雖破壞和平以購之捐糜頂踵以赴之毅然曾不少悔寧不深惡法之縛束馳驟而猶必睜睜有所顧惜哉彼深知人與人相處必有法焉檢束而整齊之以維持其秩序然後其羣乃能成立否則人縱其私蕩然無紀自由將爲天下毒而羣且立渙而見隸於他羣與其蕩焉以渙其羣無甯縛焉猶有所維繫以徐謀他日之改良蓋彼非愛惡法而惡自由惡夫假自由以濟其私

者其弊更甚於惡法。恣睢暴亂。毒自由以毒天下。其敗壞將不可收拾也。故夫真愛自由者。未有不真能服從者也。人者固非可孤立生存於世界也。必有羣。然後人格始能立。亦必有法。然後羣治始能完。而法者。非得羣內人人之服從。則其法終虛懸而無實效。惟必人人尊奉其法。人人尊重其羣。各割其私人一部分之自由。貢獻於團體之中。以爲全體自由之保障。然後團體之自由始張。然後個人之自由始固。然則服從者實自由之母。真愛自由者固未有不真能服從者也。

然我中國民族固非以服從聞於世界者耶。上之君主所獎厲。下之聖哲所教育。內之。父師所訓勉。外之羣俗所摩盪。無不以服從爲唯一主義。積二千餘年之摧盪。刑罰。舉國皆習而化之。咸以服從爲人生之天職。但有挾威權而臨於其上。則雖嚮之。詆爲叛。逆。惡爲盜賊。敵爲仇讐。鄙爲夷狄。者亦罔不戢戢於其指揮之下。戴爲父母。崇爲神聖。慄慄焉惟命是從。雖極凶虐無理之舉動。蹴踏而鞭笞之。他人所不能一息忍受者。彼乃怡色順受。而無忤容。俯首瞑目。而無抗阻。舉國而甘爲奴隸。於是外人遂屬至謁。集而爭爲其主人。而我國人行將移其事。舊主者以從新君。無忤容。亦無憤氣。服從性質。

至斯而極。嗚呼！他人以服從而保自由者，我國乃以服從而得奴隸。然則服從者固毀腐我民族之毒藥，而刈獮我國家之利刃也。

然而歐美自由之風潮捲地滔天，絕太平洋而蕩撼亞陸。憂時愛國之士，知此固醫國之聖藥，而防腐之神劑也。於是環臂奮起，日揭築獨立自由之主義，奔走呼號於中國。務輸入歐美立國之精神，以漸拔我國人奴隸之根性。於是二千年陰暗之長夜始復有一線之光明。然而烈藥之可以起死者，有時亦足以殺人。必調劑使適其宜，而後能全其藥之用。故天下最良之主義，苟取其半而遺其半，則流弊必不可勝言。今日人士其能自拔於腐敗舊習之外者，固莫競倡獨立自由矣。熱誠君子，恫人心之萎靡，積懣激憤，既不免有矯枉過正之言。數年以來，風潮簸盪，廣袖高髻，變而加厲。人人有獨立不羈之精神，人人有唯我獨尊之氣概。夫誠能獨立自尊，豈不甚善。然徒撫前賢學說之一偏，漸至爲虛憍。唯恣者藏身之地，盡撤藩籬，甚囂塵土。是以同任一事，則必求總攬大權，否則以爲服從他人而爲其奴隸也。同組一黨，則必求自爲黨魁，否則以爲服從他人而爲其奴隸也。大權黨魁，止有此數。豈能人人各如所欲。我既不能從人人，亦

豈能從我。於是始則競爭。中則衝突。終且傾軋。寧犧牲公共之利益。而必求伸張個人之權利。乃至無三人以上之團體。無能支一年之黨派。今日同志。明日仇敵。今日結會。明日解散。遂使反對者聞而快心。仇我者藉爲口實。而旁觀之人。亦且引爲前車之鑒。視此最良之主義。乃如蛇蝎疫種。動色相戒。而不敢復言。嗚呼。個人者。不能離羣。以獨立者也。必自固其羣。然後個人乃有所附麗。故己與羣。異其利害。則必當結己以伸羣。蓋己固羣中之一分子。伸羣固所以自伸也。若必各競私利。而不相統一。各持私見。而不相屈服。吾恐他羣之耽視其旁者。且乘我之散渙。而屈服我。統一我。夫至爲他羣所屈服。統一則豈獨力所能支。吾恐以自由其羣。始者行將以奴隸其羣。終也。

曰。服從者固奴隸矣。不服從者亦將奴隸。吾人其何擇焉。曰。服從者最劣之根性。國民必不可有者也。服從者亦最良之根性。國民必不可缺者也。今請略陳其義。

一曰。不可服從強權。而不可不服從公理。人羣之進化也。始爲酋長政治。繼爲專制政治。泊乎文化漸進。然後代議共和政體乃興。夫專制不可行於今日。而共和亦不能行於蠻世者。何哉。蓋野蠻之人。紛然殺亂。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知有欲而不知有理。人人

對抗。不相統屬。人人孤立。不相結合。爭奪相殺。無有已時。惟有雄武強有力者起。挾莫大之權力以鞭撻之。然後屏息歛手。慄慄受命於其指揮之下。而其羣始漸能團合。若夫文明之世。則人人皆有制裁。人人皆能自治。不待他人之強制。莫不細私見而從公義。以維持一羣之秩序。故其時盡人可爲治者。亦盡人可爲被治者。今吾國之改革者。莫不曰代議共和矣。然吾聞共和政體。以道德爲元氣者也。苟脫威力之制裁。而別無道德之制裁。以統一之。則人各立於平等之地。人各濫用其無限之權。挾懷私見。相持不下。脫軸之機輪。不羈之野馬。勢必橫決紛亂。其羣不能一日安亂。亦烏可久也。則必有雄武強力者。乘其弊而羈縛之。遂如法國之革命。經恐怖之慘劇。而卒以武人政治。終除專制。而復得一專制。則亦何取而多此。一擾亂。多此一破壞也。西人之詆我中人。謂爲服從強者之人種。是誠吾國民之恥辱。而我歷史之污點矣。今日人士奮起而求雪斯恥。強立不撓。意氣豈不甚盛。然以此之故。至以服從爲一大戒。於是。以意氣而梗。傲其團體。而曰我能不服從。以子弟而不遜。悌於父兄。而亦曰我能不服從。嗚呼。服從云者。寧必卑屈奴隸乎哉。既有人際之交涉。自不能無公義之制裁。而此制裁者。固非壓以

勢。力。脅。以。威。權。但。出。於。人。人。良。心。所。同。然。爲。人。道。所。必。不。能。外。若。必。并。此。制。裁。而。抉。去。之。然。後。能。滿。其。自。由。獨。立。之。量。則。是。率。其。羣。而。退。爲。孤。立。狂。盪。之。野。蠻。吾。恐。其。歷。千。劫。而。永。無。獨。立。自。由。之。一。日。也。故。曰。不。可。服。從。強。權。而。不。可。不。服。從。公。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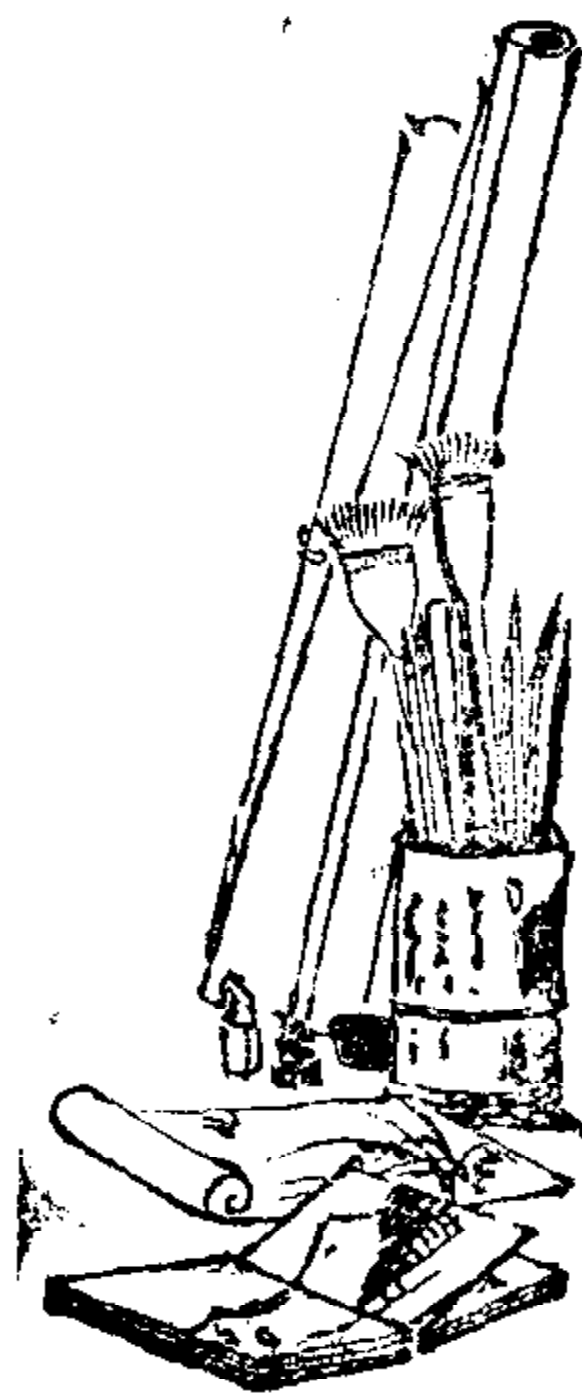
一。曰。不。可。服。從。私。人。之。命。令。而。不。可。不。服。從。公。定。之。法。律。欲。維。持。國。家。之。秩。序。必。以。服。從。法。律。爲。第。一。義。欲。保。護。個。人。之。自。由。亦。必。以。服。從。法。律。爲。第。一。義。蓋。法。律。者。所。以。畫。自。由。之。界。限。裁。抑。強。者。之。專。橫。即。伸。張。弱。者。之。權。利。務。使。人。人。皆。立。於。平。等。不。令。一。人。屈。服。於。他。人。者。也。然。法。律。者。紙。上。之。空。文。必。得。衆。人。之。服。從。然。後。始。生。效。力。文。明。之。人。知。我。有。服。從。法。律。之。義。務。也。則。莫。不。強。自。制。裁。置。其。身。於。規。律。之。內。乃。至。一。舉。一。動。一。言。一。事。皆。若。有。監。督。而。命。令。之。者。懍。懍。然。不。敢。少。越。其。範。圍。自。其。表。面。觀。之。則。其。尺。步。繩。趨。以。視。野。蠻。人。之。汗。漫。恣。睢。豈。不。反。增。束。縛。哉。然。而。文。明。之。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深。知。法。律。者。人。羣。之。保。障。故。寧。絀。其。一。部。之。自。由。以。護。其。全。體。之。權。利。也。是。故。人。羣。愈。進。於。文。明。則。其。法。律。愈。以。繁。密。其。人。民。之。遵。守。法。律。愈。以。謹。嚴。而。其。自。由。亦。愈。以。張。盛。徵。之。世。界。之。民。族。服。從。性。質。以。盎。格。魯。撒。遜。人。爲。最。富。而。自。由。幸。福。亦。以。盎。格。魯。撒。遜。

人爲最優。是固其明效。大驗矣。然而法律有二。成於大眾之同意者曰公。出於一人之獨斷者曰私。夫以私人之意見。強大衆以服從。以喜怒爲從違。以愛憎爲賞罰。舉公衆天賦之人。權聽其操縱。而任其蹂躪。是固箝束而奴隸我矣。我而不甘爲奴隸。要其更定可也。起而抵抗可也。乃至大蹂大搏。摧陷而廓清之。滌其舊法。而代以新法。無不可也。若夫公定之法律。則固自制而自守之。非一人專斷。以羈輓我也。人人欲保其秩序。知法律爲羣治所必需。乃制是以樹公衆同守之防閑。以謀公衆莫大之幸福。故無論其爲國家。其爲團體。苟有公定之法。則必神聖而擁護之。尊敬而遵守之。然後國家乃興。團體乃固。若猶必厭其限制。苦其束縛。不肯俯首聽命。而必軼蕩其範圍。則是我固未有自治之力。尙無以異於野蠻之汗漫恣睢也。夫我之大蹂大搏。必欲摧陷廓清。此舊法者。寧非惡其法之惡。而不良不足以護此秩序自由哉。乃我方抗其惡法。而先自陷於無法律之域。相率而汗漫恣睢。是其羣之秩序自由。縛於惡法。而尙有生機者。蕩於無法。而反無萌芽也。况夫一羣之內。既無法以相團。人皆無所遵守。則各逞其私意。以爲羣內之競爭。一團散沙。內亂不暇。更安有餘力。以競爭於羣外。抗此私人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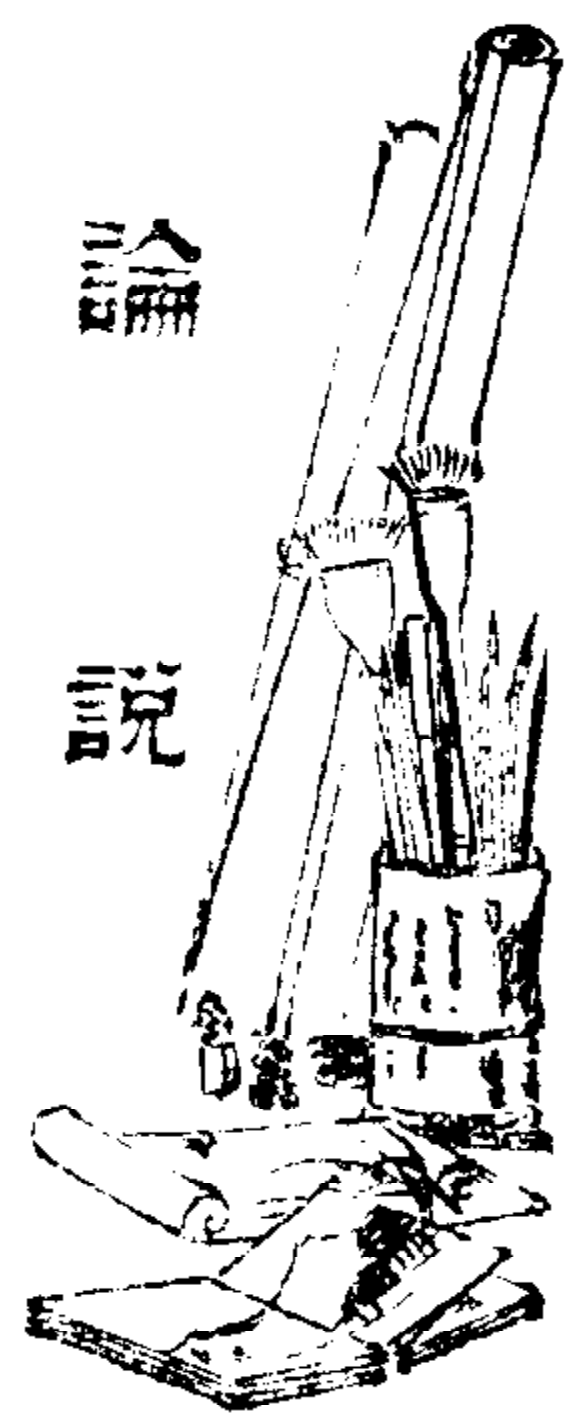
論 著 門

令。而。改。革。之。耶。力。既。不。足。以。建。設。乃。并。破。壞。而。亦。有。所。不。能。則。雖。意。氣。激。昂。仍。不。能。不。
 拳。伏。於。私。人。命。令。之。下。是。則。誰。之。咎。也。故。曰。不。可。服。從。私。人。之。命。令。而。不。可。不。服。從。公。
 定。之。法。律。

八



(未完)



論說

服從釋義

(續三十二號)

一。可。不。服。從。少。數。之。專。制。而。不。可。不。服。從。多。數。之。議。決。一。團。體。之。成。立。也。必。有。所。以。博。合。而。統。一。之。者。然。後。內。之。可。以。整。理。內。治。外。之。可。以。抗。禦。他。羣。故。貴。族。專。制。之。國。統。一。於。少。數。之。人。立。憲。民。主。之。國。則。統。一。於。多。數。之。人。其。統。一。之。者。雖。不。同。然。散。漫。紛。亂。之。不。足。爲。治。則。同。事。理。所。必。然。者。也。夫。以。少。數。之。人。濫。踞。國。體。之。上。一。人。發。令。萬。衆。受。命。挈。其。羣。而。左。右。之。生。殺。賞。罰。惟。余。馬。首。是。瞻。斯。者。威。劫。勢。嚇。使。多。數。者。莫。之。敢。抗。俯。首。以。就。其。範。圍。伸。一。人。而。出。萬。夫。理。勢。均。有。所。不。順。識。者。憤。懣。不。平。務。欲。抗。而。屈。之。均。而。齊。之。固。其。所。矣。然。欲。抗。屈。此。專。制。者。固。惡。其。統。一。之。非。其。道。非。謂。團。體。當。分。擗。角。立。人。人。各。行。其。志。各。逞。其。欲。不。必。復。相。統。一。也。吾。觀。文。明。諸。國。之。爲。羣。也。上。自。一。國。之。國。會。下。

至一事之法團乃至一政黨之組織一地方之議會莫不採用少數服從多數之制立一法議一事必合大眾以討論之人人各抒其意見意見固不能盡同矣則必取決於多數既以多數議決則雖反對之黨有力之人亦皆屈己以從衆遵行其議而莫之違彼蓋知羣之不能無所統一故不惜絀小己以申大羣也夫語人類全體之幸福則以多數而制少數與以少數而制多數要不過彼善於此未足以云大同且或以多數之愚者制少數之智者則多數議決固非必無弊然大同之義既不能實行於今日弊取其輕則多數議決之制固亦可謂治之最善法之最公者矣今日吾國之爲羣者固非不謂結合團體易吾國散漫之弊風也然獨立自尊之癖見久已橫梗於胸中故立法也議一事也人人各挾一主義人人各懷一意見吾且勿問其主義意見之爲公爲私也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各非其非而是其是必不肯舍己以從人甚或不問事理但逞意氣以加人不察情勢務標高論以求勝百議沸騰相持不下卒至以一人而梗撓公議以一二人而武斷羣事雖以寥寥百十之人已水火冰炭而不能相合以此謀國更安能戮力同心合大眾以成大業哉方將犧牲身命以貢獻於其羣顧先不能犧

牲此區區之意見。其有規以大義者。彼且謂吾固不能爲奴隸。嗚呼。服從多數而亦曰奴隸。是文明諸國之國會政黨。固皆奴隸之制。而亦不足法也。則無亦陳義之太高邪。故曰。可不服從於少數之專制。而不可不服從於多數之議決。由是觀之。服從者。固非必奴隸。服從強者之惡性。必不可有。而服從良心之美性。必不可無也。故欲合大羣。不可不養其服從之美性。欲養服從之美性。則宜培其美性之根原。美性之根原何也。

一曰。公益心。人能自拔於腐敗風氣之外。毅然思所以易之。則其人必傑出於常人者。也。其人既傑出於常人。則必有馳驟縱橫。不可羈勒之雄心。必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盛氣。必不肯依傍門戶。拘守規律。屈己見而就人。範圍然所貴乎豪傑者。非謂其有榮華駟鷲之才。足以推倒他人。歸然獨雄於羣上。固謂其能謀團體之幸福。以一羣之公益爲目的也。夫誠以公益爲目的。則必合力以禦羣外之公敵。而不肯妄生意見。別地羣內之私敵。一志以擴一羣之公利。而不肯騁其野心。別謀一身之私利。兢兢然謹守其羣之法律。以維持其羣之秩序。務團結以厚其內力。以求勝於羣外之競爭。雖

有。不。可。羈。勒。之。雄。心。唯。我。獨。尊。之。盛。氣。然。一。制。以。公。益。之。主。義。自。能。屈。服。其。不。馴。之。性。不。能。下。人。之。氣。聯。鎖。衆。傑。而。使。之。同。出。一。途。蓋。彼。深。知。我。固。團。體。中。之。一。分。子。我。既。以。公。益。爲。目。的。則。不。能。不。減。其。一。部。分。之。獨。立。以。保。其。團。體。之。獨。立。割。其。一。部。分。之。自。由。以。增。其。團。體。之。自。由。也。夫。航。舟。於。驚。濤。駭。浪。之。中。則。雖。妄。人。暴。夫。不。敢。不。聽。船。長。之。指。揮。蓋。非。是。則。全。舟。沈。沒。矣。血。戰。於。深。陷。重。圍。之。際。則。雖。驕。將。悍。卒。不。能。不。受。軍。律。之。節。制。蓋。非。是。則。全。軍。覆。敗。矣。若。寧。沒。其。全。舟。而。必。不。可。聽。指。揮。寧。覆。其。全。軍。而。必。不。可。受。節。制。則。其。人。必。不。諳。時。勢。不。服。公。理。徒。藉。獨。立。自。由。以。肆。其。恣。睢。而。未。嘗。有。拯。溺。禦。敵。之。公。心。者。也。彼。富。於。共。同。之。觀。念。者。必。不。忍。爲。對。內。之。競。爭。也。

一。曰。裁。制。力。一。國。民。權。之。盛。衰。自。由。之。完。缺。憲。法。之。固。否。恒。視。其。民。族。裁。制。力。之。大。小。以。爲。比。例。差。英。人。之。建。設。立。憲。也。數。百。年。而。無。所。變。動。循。用。至。今。而。日。以。鞏。固。美。人。之。建。立。共。和。政。體。也。措。置。一。定。遂。立。不。拔。之。基。法。人。自。大。革。命。以。來。變。置。國。體。者。三。更。易。憲。法。者。十。二。君。政。民。政。置。如。奕。棋。王。黨。民。黨。屢。起。屢。仆。而。今。日。之。共。和。政。體。識。者。猶。慮。其。不。能。持。久。而。民。權。之。偏。缺。不。完。更。遠。不。逮。於。英。美。蓋。拉。丁。民。族。裁。制。力。之。薄。弱。遠。非。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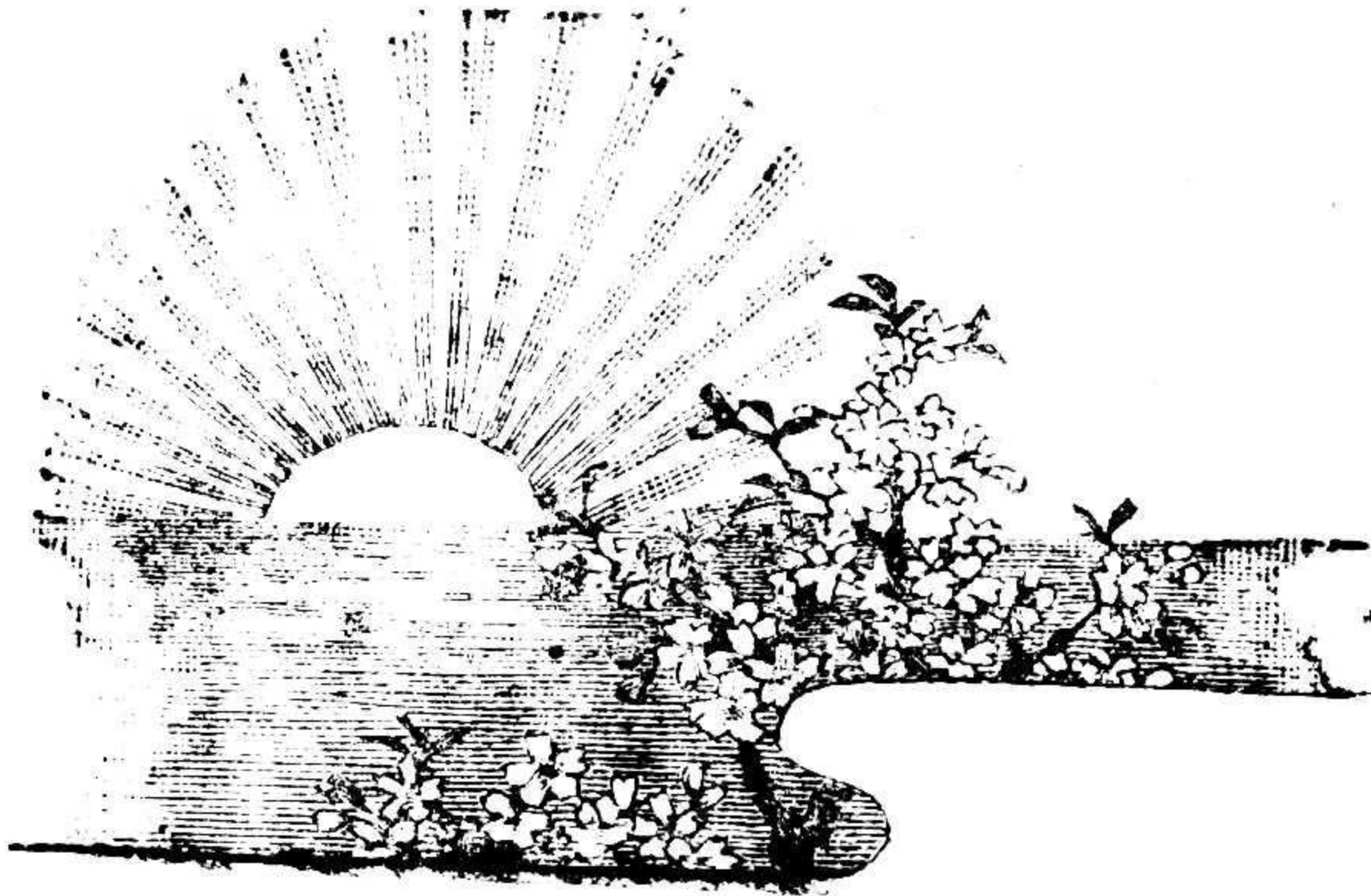
頓。民。族。之。比。也。今。夫。喜。自。由。而。惡。檢。束。人。之。天。性。然。矣。然。自。由。者。固。自。有。其。量。而。不。能。逾。溢。者。也。夫。人。情。既。樂。於。恣。睢。而。嗜。欲。之。驅。役。外。物。之。誘。引。血。氣。之。激。盪。又。常。能。漲。其。恣。睢。之。熱。度。便。之。奮。踊。而。不。自。持。苟。順。是。而。不。受。之。以。節。則。橫。決。暴。溢。必。將。爲。過。度。之。自由。兩。過。度。之。自由。相。遇。則。必。利。害。衝突。將。觚。觸。齟。齬。而。無。以。爲。安。彼。野。蠻。未。開。之。族。與。夫。年。未。及。歲。之。人。之。不。能。享。有。自由。者。固。謂。其。裁。制。力。薄。動。相。觚。觸。齟。齬。不。能。不。加以。强制。而。使。之。受。治。於。他人。蓋。不。能。服。從。良。心。則。必。至。服。從。外。力。此。固。事。理。所。必。然。者。也。是。故。真。能。自由。者。必。先。嚴。於。自治。務。節。其。恣。睢。之。性。置。其。身。於。規。律。之。中。一。舉。一。動。一。話。一。言。無。不。若。有。金。科。玉。律。之。範。於。其。前。循。循。然。罔。敢。逾。越。彼。豈。好。爲。自。苦。哉。彼。蓋。知。服。從。者。人。道。所。不。能。免。我。不。以。道。德。法。律。自。制。裁。人。將。以。權。力。命。令。制。裁。我。與。其。服。從。於。他人。之。權。力。命。令。無。寧。服。從。於。吾。心。道。德。法。律。之。制。裁。故。自由。愈。盛。之。國。則。其。人。制。裁。之。力。愈。厚。而。其。服。從。之。性。亦。愈。豐。若。蕩。蕩。然。縱。其。野。蠻。之。自由。不。能。自。節。其。情。欲。則。是。制。裁。之。力。未。能。療。於。蠻。人。童。子。曷。怪。其。蹙。然。苦。於。縛。束。自。決。溢。於。道。德。法。律。之。範。圍。也。

彌爾之言曰。『惟有制裁規則者。然後可言自由。無制裁規則而言自由者。非愛自由也。愛恣睢耳。』今之言自由者。吾寧敢謂其盡愛恣睢。然公益心之缺乏。制裁力之薄弱。但囂然縱其意氣。以自快。則吾不知其去恣睢者。復幾何矣。且世之倡立憲。倡共和。倡革命者。其宗旨所在。固非欲出其羣於奴隸而自由之哉。然吾聞欲進眾人於自由者。則其人必不得享眾人之自由。欲脫眾人於奴隸者。則其人必先爲眾人之奴隸。彼美國大統領之下。教令於國中。及致書牘於國人。其署名也。必自稱爲沙芬。Seward 沙芬譯言僕夫也。夫既自任爲公僕矣。則公衆所命令輿論所監督。憲法所縛束。其服從之態。豈有異於私人之奴隸。且以一人而服衆人之勞役。以一人而受衆人之指揮。且舉國人奴隸之勞辱困苦。而以身代任之。代嘗之。則服從之况味。不自由之痛苦。當更千百於私人之奴隸。而其人少不以爲難堪。以爲恥辱者。則固以吾欲脫其羣於奴隸。而許身以爲其公。奴隸。則服從公律。服從公議。是固義務所當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者。故不惜委一身爲奴隸。以冀代衆人之奴隸。蓋眞愛自由者。以一群一國之自由爲目的。而不以一身一專之自由爲目的也。若懲爲私人之奴隸。遂并恥爲公衆之

奴。隸。將。謀。一。羣。之。自。由。乃。先。爭。一。己。之。自。由。殉。私。忘。公。血。氣。用。事。乃。至。觸。觝。以。破。壞。公。團。放。蕩。以。蹂。躪。羣。紀。是。無。論。其。憲。法。民。政。之。不。能。成。立。即。與。以。憲。法。而。吾。恐。其。不。一。日。安。授。以。民。政。而。吾。恐。其。不。能。朞。月。守。也。嗚。呼。是。則。誠。宜。爲。彌。爾。所。訶。矣。



論 著 門



余之死生觀

中國之新民

我。可。以。毋。死。耶。君。可。以。毋。死。耶。嘻。前。我。而。生。者。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則。既。死。並。我。而。生。者。一。歲。之。中。全。世。界。數。十。兆。以。上。之。人。則。既。死。我。國。內。數。兆。以。上。之。人。則。既。死。我。與。君。其。終。不。能。免。矣。死。既。終。不。能。免。一。死。之。後。我。與。君。將。漸。然。以。俱。盡。耶。果。爾。爾。則。我。將。惟。楊。朱。之。言。是。宗。曰。死。則。一。矣。毋。甯。樂。生。雖。然。我。見。我。國。若。全。世。界。過。去。之。聖。哲。皆。有。其。不。死。者。存。我。見。我。國。若。全。世。界。過。去。之。豪。傑。皆。有。其。不。死。者。存。我。見。我。國。若。全。世。界。過。去。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類。無。論。智。愚。賢。不。肖。皆。有。其。不。死。者。存。故。知。我。與。君。皆。有。其。不。死。者。存。今。願。與。君。研。究。「死。學。」

自昔野蠻時代之宗教。皆言靈魂。即號稱文明宗教在今世諸文明國中最有勢力如景教者。亦言靈魂。孔教則不甚言靈魂。佛教則反對外道六大論師之言靈魂。近世歐

余之死生觀



論說

美哲學家。就中如進化論一派。亦反對景教之言靈魂。靈魂之果有果無。若有之。則其狀態當何若。是數千年來學界一最大問題。辯爭至劇烈。而至今未嘗已者也。雖然。無論爲宗教家爲哲學家爲實行教育家。其持論無論若何。差異而其究竟必有一相同之點。曰人死而有不死者存。是已。此不死之物。或名之爲靈魂。或不名之爲靈魂。或語其一局部。或語其全體。實則所指同。而所名不同。或所證同。而所修不同。此辨爭之所由起也。吾今欲假名此物。不舉其局義。而舉其偏義。故不名曰靈魂。而名曰精神。精神之界。說明然後死學可得而講也。

佛教之反對印度舊教言靈魂者何也。舊教言輪迴言解脫。佛教亦言輪迴言解脫。獨輪迴解脫之主體。舊教惟屬諸么。匿佛則么。匿與拓都並言之。而所重全在其拓都。此其最異之點也。故此主體者。佛教不名之曰靈魂。而名之曰羯磨。舊教言靈魂。雖各各不同。然皆言有一「神我」。我爲所輪迴體。神我爲能輪迴體。佛教以爲若此。沾滯於小。我是求解脫。而反繫縛也。故排之而立羯磨義。佛之排舊教說。此不能具徵。余近別著「死不死」一書。當詳言之。佛說以爲一切衆生。自無始來。有「真如」「無明」之二種性。在於識藏。而此無明相。熏相習其業。

力總體演爲器世間是即世界也其箇體演爲有情世間即人類及其他六道衆生也。以今義釋之則今世界者全世界人類心理所造成。佛說不限人類。一社會者一社會人。之心理所造成箇人者又箇人。心理所造成也。今之箇人。由有生以前之心理所造。今之心亦復。佛說一切萬象悉皆無常剎那生滅去而不留獨於其中有一物焉因果連續一能生他他復生一前波後波相續不斷而此一物名曰羯磨。佛說經汗牛充棟語其指歸不外示證。首楞嚴經云。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中畧。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之歲。慈母携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變遷。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六十有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自漸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髦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原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滅。而猶引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羯磨之爲物。殆如然電燈者。電能消去。而其遺漬。緣表筒。

余之死生觀

論說

四

中銖黍不爽。今各國然電燈煤氣燈者。燈局皆置表於然者之室。每月視其表而量其所然之多寡。因以取價。又如人食物品品中土性鹽質除穢洩外而其精徧灌血管。以上設譬。粗而不類。特舉淺近以示證耳。於是乎有因果之律。謂凡造一業必食其報。無所逃避。窟之下。法句一二七偈云。汝雖復至大洋中央。乃至深山洞。舉此世間。終無能逃汝所造業結果之處。人之肉身所含原質一死之後還歸四大。固無論已。四大者。謂地水火風也。中國言五行。而印度言四行。圓覺經言。死後骨肉歸土。血唾歸水。動力歸火。氣息歸風。今此肉身。更在何處。就其生前亦既刻刻變易如川逝水。今日之我已非故吾。方見為新交臂已故。首楞嚴復云。若輕令我。微細思維。其變甯惟一紀二紀。實為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亦日遷。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此其為說證諸今日科學所言血輪肌體循環代謝之理。既已確然無所容駁。故夫一生數十年間。至幻無常。無可留戀。無可寶貴。其事甚明。而我現在有所行。為者。語其現象。雖復乍起即滅。若無所留。而其性格常住不滅。因果相續。為我一身。及我同類。將來生活一切基礎。世界之中。有人有畜。乃至更有其他一切眾生。人類之中。有彼此。此國有彼此。家有彼此。族彼此。社會所以者。何皆緣羯磨相集。相熏。組織而成。是故今日我輩一舉一動一言一話。一感一想。而其影象直刻入此羯磨總體之中。永不消滅。將來我身及我同類。其受影響而食其報。此佛說之大概也。

吾受其義而歎其與今日進化論者流之說若合符契也。侯官嚴氏括引晚近生學家言謂官品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老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兩物如一草木根莖支干果實花葉甲之事也而乙則離母而轉附於子。縣縣延延代可微變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盡死動植皆然。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託生於其身蓋自受生得形以來遞嬗迤轉以至於今未嘗死也。天演論下此所謂乙者何物乎其名曰 *Organizer* 譯言性格進化論家之說遺傳也謂一切衆生當其生命存立之間所受境遇乃至所造行爲習性悉皆遺傳於其子孫今日衆生其類種種其族種種各族類中各各有其特形特性千差萬別毅然不齊所以者何即其族類自無始來以迄今日生存競爭之總結果質而言之是即既往無量歲月種種境遇種種行爲累積結集全量所構也夫所謂遺傳者固非徒無形之在性格即有形之肢體其種種畸異之點亦皆遺傳焉而有遞變顧前體已滅而後體仍相襲者故知於粗幻之現體外必更有其精實之別體存也夫形體則精中之粗實中之幻者耳而遺傳之跡顯然不誣也則既若是更有其精中精實中實

論說

六

者其遺傳力之鉅益可知矣。故至今日而所謂國民心理社會心理之一科學日以發明。國民心理者何？社會心理者何？即前此全國全社會既死之人以不死者貽諸子孫也。

遺傳既可識矣，但其傳焉而必遞變者何也？我祖我父之業力我既受之，而我自受胎而出胎而童弱而壯強而耄老數十年間其所受現世社會之種種熏習者我祖父未嘗受也。我兼秉二者於是乎我復有我之一特性。我數十年間日日自舉其特性而發揮之以造出或善或惡或有意識或無意識之種種事業還復以熏習現社會及吾之死也。則舉吾所受諸吾祖父者一吾所受諸現社會者一及吾所自具之特性三和合之以傳諸我子我子之所以傳諸其子我孫之所以傳諸其孫者亦復如是。乃至前世現世來世之人所以傳諸其子孫者亦復如是。此所以雖不滅而有變也。

彼不變者原無生滅。此指能緣之本體也。若所緣之作用則雖不滅而有變也。彼聖賢豪傑乃至大罪惡之人其所以於一國一

社會之歷史皆有大大影響。歷千百年而食其果未艾者皆以此。又不徒彼等為然也。即全社會多數之庸人其微細羯磨亦相結而浸潤社會之空氣能以自力屢屢變易之。

前引首楞嚴經佛說謂變者受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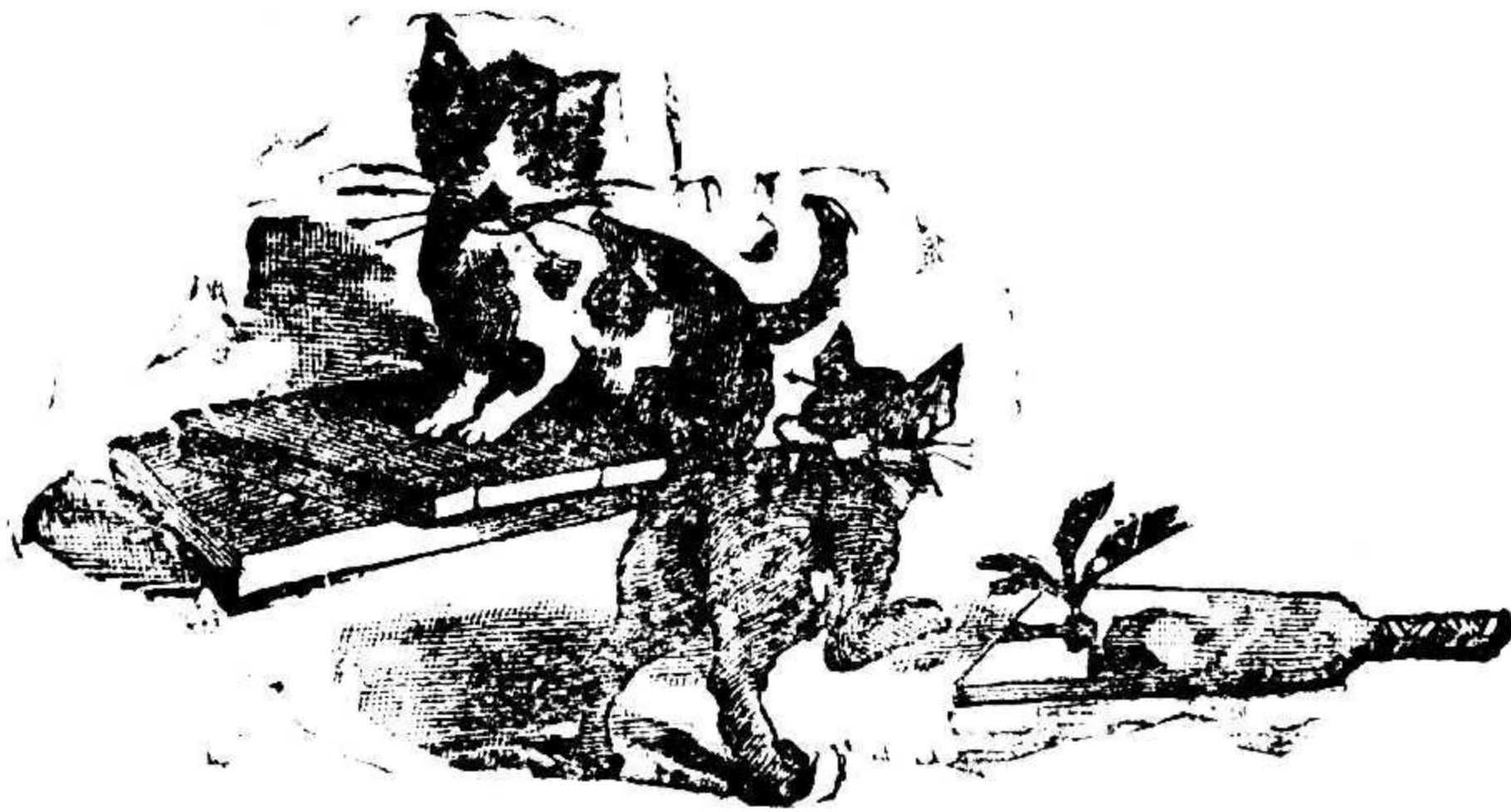
吾所謂過去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類。無論智愚賢不肖。皆有其不死者存。蓋謂是也。

夫佛說主解脫。將厭離此世間而滅度之。故其教義在不造諸業。進化論主爭存。將緣飾此世間而莊嚴之。故其教義在善造諸業。其結論之相反亦甚矣。若其說一切衆生皆死而有不死者存。則其揆若一而絲豪無所容其疑難也。佛說之羯磨。進化論之遺傳性。吾皆欲名之曰精神。今吾將據此以溝合羣哲微言以縱論死義。

(未完)



論說





余之死生觀 (續第五) (十九號)

中國之新民

景教言靈魂。以視佛及進化論者之說。其義似稍局矣。雖然。景教有最精最要之一言。焉。曰三位一體三位者。此譯聖父聖子聖靈。聖父謂上帝。聖子謂景尊。聖靈即精神。通於帝與尊與一切人類之間者也。以拓都體言之。則曰聖靈。以么匿體言之。則曰靈魂。靈魂何以能不死。以其通於帝也。故景教言人類之軀殼為第二生命。其上更有第一生命者。存雖進化論家極謗景尊者。或未能難也。美國博士占士李者。現代著名之哲學家也。著「人生哲學」一書。為景教誣直。原書於一八九三年出版。現已重版四十餘次云。今撮譯其數段。李氏曰。『輓近物質的文明。日以進化。質力不滅之說。既有定論。而其蔽也。視精神與物質為同體。乃謂物質之外。更無復有精神者。存此大誤也。如赫胥黎在我邦演說。案指美國。嘗云。『言語者。變形之牛肉耳。』一時以為名言。實則其陋甚矣。夫就物質一方面論之。凡物之質與力。其在此世界者。皆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例如吾輩所用燃料。自千萬年前。爰有大木繁蔭。徧地歷若干歲。萎埋土中。化為石炭。其內更含煤油瓦斯。煤氣之譯音。諸質。邈歷年歲。迄於今日。人智發達。能利用之。運機轉輪。輓車駕舟。或炊食物。或照暗室。實則我輩所用。非薪非煤。非油非氣。不過間接以用太陽發熱之力。何以

余之死生觀

論說

二

故彼諸物者其力受自太陽故今試取一五十年之老松斷而投諸瀛機爐中其所發運機力之總量即此松五十年間所吸受太陽熱力之總量也故吾輩燃煤其所燃與五十年之松發力相等者則知其煤在千萬年前所受於太陽之熱亦正相等而既燒之後所損失者並非消滅還在空間別成他力以故日光也松樹也煤及煤油煤氣也蒸氣也皆同物而異形者也推諸百物莫不皆然吾輩軀殼之生命恃日光空氣乃至各動植物以為養而空氣及動植物其源皆自日光故謂地球上只有一物名曰日光日光以外更無他物可也而日光之形息息變動息息循環今日於彼明日於此方為動物旋變植物方為植物旋變土石方為土石旋變空氣以此推之豈徒即煤即松即蒸氣而已雖謂即松即牛即牛即犬即犬即石即石即梅即梅即氣可也故我之一身謂之我之身也可謂之並時某甲某乙之身也可謂之過去或將來某甲某乙之身例如謂之釋迦之身孔子之身基督之身堯之身桀之身華盛頓拿破侖之身也可不甯惟是謂之松也可煤也可蒸氣也可牛也可犬也可石也可空氣也可日光也可何以故息息變遷故變遷而未嘗滅故此赫胥黎「言語即牛肉」之喻所由來也雖然此物質界之公例耳若以應用諸精神界則大不可質而言之則形而上的與形而下的截然不同物未可糅雜以自亂其例也夫使此例而可以適用於精神界也則精神雖云不滅而其所謂不滅者不過如煤之然盡而復散為氣松之老朽而更轉為煤純然為自然力之所支遣如機器然則人類者百歲汲汲為無意識之循環塊然與土石奚擇哉而其實相實不爾爾凡人類皆有客觀之我有主觀之我質而言之則主觀者真我也客觀者物也原質也而非我也非我之我雖不滅而常遷真我之我則不滅而並不遷者也真我之我於何見之於其自覺自決自動者見之自覺自決自動之情志常住者也故吾人一生數十寒暑其客觀的非我之我刹那刹那變遷以

去。至七八十歲時。身上所含之原質。迥非復童稚時之遺物矣。而其間能常保持一物焉。曰「同一之我」。此「我」者。其知識與經驗。日以進。其希望與愛情。日以富。八十老翁。圍爐與其子孫談幼時之經歷。了然無異。此即其最顯著者也。此物也。無以名之。名之曰靈魂。若夫非我之我。則靈魂暫憩之逆旅而已。逆旅雖易。而主人未嘗易。 (案此語與前所引首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觀河之見。若合符契矣。) 昔博士占士馬爾治那言：「一車之瀛車。蔞止於驛場。彼其前此。綠軌疾行之勢力。未嘗滅也。變相而已。一株之樹。斫而摧之。彼其根幹板葉之勢力。非頓無也。變形而已。一匹之馬。殪焉。彼其負重千里之勢力。未嘗亡也。變質而已。彼樹與馬。辭生物界。以入於無機界之時。乃變為與活樹活馬有同量勢力之他體。惟人亦然。人之去活而就死也。化為塵土及空氣等。其總額適與死骸之筋肌肉骨等總額同量。其運動力。乃至種種亦復同量。質而言之。則生前一身之總財產。移而之他云爾。」信如是也。則天文學上三大公例。歌白尼總財產之一部分也。歌白尼死而此物還歸於何原質也。重學。理奈端總財產之一部分也。奈端死而此物還歸於何原質也。故以物質界與精神界同一視者。吾見其不可通矣。一言蔽之。則彼輩認物為我。而於與帝尊合體之我。反蔑之。而不有焉。惟其為尋常鈍根衆生說法。其壞社會之道德。損人類之資格。亦甚矣。此李博士學說之大概也。

則專表其么。匿體不表其拓。都體故不能如佛說之奧達焉。至其精義。則一而已。佛說磨。通於衆生。景教之靈魂。限於人類。此其大異之點。

孔教不甚言靈魂。易繫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禮記言。蒸蒿悽愴。非不言之。特不雅言耳。願亦言死後而有不死者。存不死者何。一曰家族之食報。二曰名譽之遺傳。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余之死生觀

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也。此二義者。似彼此渺不相屬。其與佛教景教及近世泰西哲學家言之論死生問題者。更渺不相屬。雖然。吾以爲此所謂不死者。究無二物也。物何名。亦曰精神而已。綜諸尊諸哲之異說。不外將生命分爲兩界。一曰物質界。二曰非物質界。物質界屬於么。非物質界屬於非物質界而已。非物質界屬於拓都體。人人公有之。而拓都體復有大小焉。大拓都通於無量數大千世界。小拓都則家家而有之。族族而有之。國國而有之。社會社會而有之。拓都不死。故吾人之生命。其隸屬於最大拓都者。固不死。即隸屬於次大。又次大。乃至最小之拓都者。皆不死。今請以佛說之名詞釋之。佛之言羯磨也。箇人有箇人之羯磨。何以能集數人。至十數人。以爲家。則以有其家。特別同一之羯磨。乃至何以能集千萬人。以爲族。集億兆人。以爲國。集京城人。以爲世界。則以有其族。其國。其世界。特別同一之羯磨。箇人之羯磨。則箇人食其報。一家之羯磨。則全家食其報。一族一國。乃至一世界之羯磨。則全族全國全世界食其報。由此言之。則言家族之餘慶。餘殃者。於佛說豈有違異乎。特佛說就其大者言之。極之全世界。乃至他世界。就其小者言之。則專論箇人。而孔教則偏言家族之一方面而已。

證以進化論之遺傳說則孔教更明確而無所容駁。夫以形體畸異之點，不過精神之粗末耳，而猶能遺傳諸其子孫，則祖宗所積善惡諸業於其子孫，必有密切之關係。抑何待言？吾中國因果報應之發表於後代者，據稗乘所載及鄉愚父老之所傳說，往往有之。近世科學新智識漸輸入，淺嘗者流訝其與學理不相應也，從而排斥之，其鑿鑿有據不能排斥者，則推之不可思議之數而已。其實何奇之與？有祖宗雖死而以其不死之善業惡業遺傳於子孫，子孫受之而已。今為淺譬，人之造善業及身不得善報，而子孫得之者，譬猶有資本以營商業，有資本則可以得利常理也。雖然，營業非必遂無失敗者，故不獲利亦有焉，但其資本既傳諸子孫，則子孫有可以利用之而獲利之資格矣。造惡業及身不得惡報，而子孫得之者，譬有人於此，常為盜以終身，盜之術巧或終身逃法網者，有焉矣。但其為盜之惡質傳諸其子孫，其子孫終必有以盜覆其宗者，即子孫不為盜，然其祖父為盜時必有與盜相緣之他種惡質，子孫或受之，而以他道取亡者，亦有焉矣。又如淫暴之人，子孫每或多天然之夭折，必其人生時，皓齒蛾眉，伐性太甚，以脆弱之軀，貽諸子孫也。諸如此者，若悉數之，累千萬言而不能盡，但一人之造業太複雜，不能一一調查，旁人觀之，僅知其一，不知其他，故往往覺其不相應，實則造一因，必有一果，殆如機器然，驟視之，其動作之相，雖樊然殺亂，而實有一定之秩序，銖黍無所差忒。人自不能察耳，此種之應報，或言有主之者，此自宗教迷信之言，其信否豈能遽斷？藉曰有主者，然主者固無以人人而簿之，且而稽之也。如彼紡績者，置一機器

而團團之綿。根根之綿。自能入其中而循其自然之軌以自組成之。此則無論持造物說。持天演說。而皆可通者也。又進化論家言。人物之畸異形體性質。亦有其子之代。伏而不現。及其孫或再隔數代而後現者。亦有由舅而傳甥。由姑而傳姪者。（中國常言。外甥似舅。姪女類姑。即同此理。）善業惡業之或隔數代而始見應報。亦由此而已。

一家之善業惡業餘慶殃於其家。一羣之善業惡業餘慶殃於其羣。理無二也。故我族數千年來相傳之家族報應說。非直不能以今世之科學破之。乃正得今世之科學而其壁壘愈堅也。問者曰。孔教言報之身後。佛教言報之後身。實得云無異。應之曰。不然。佛固言有么匿之羯磨。有拓都之羯磨。則受報者必不僥倖。死後輪迴之么匿體明矣。然則佛之不廢家族報應說。與家族報應說之不屈於真理。其可以類推也。故謂孔不如佛之備也。可謂孔佛殊別也。不可問者曰。既報之身後。又報之後身。毋乃重乎。應之曰。誦諸遺傳之說。則吾之本體固有傳焉者。有不傳焉者。其傳焉者。則報之於其拓都。與么匿並報。蓋雖傳去。而我身固尚有此業存也。其不傳焉者。其傳焉者。則報之於其么匿。報諸么匿之義。此則孔教與進化學家所不言而佛說逾密者也。若夫名譽之說。其理亦同一源。夫一羣羯磨。即遺傳性之總體。亦集其羣中。箇人羯磨之別體。而成耳。合無量數人。同印此羯磨於其羣中。而其間

業力較大者則其印象必較顯此即所謂名譽也顯著之印象以視尋常普通之印象其影響於總體之變化者能力必倍蓰焉故名譽能鑄社會一聖賢一豪傑出而千百年後猶受其感化而社會之幸福賴之由斯道也以比例之語說明之則亦可謂積名之羣必有餘慶也孔子以名爲教所以勸人爲一羣造善業也

其他諸哲之所以研究此問題者不一端今不能具徵要之與前所論列無甚差別吾今乃欲爲下一結論曰

吾輩皆死吾輩皆不死死者吾輩之箇體也不死者吾輩之羣體也

夫使以箇體爲我也則豈必死之時而乃爲死誠有如波斯匿王所言歲月日時刹那刹那全非故我以今日生理學之大明知我血輪運輸瞬息不停一來復問身中所含原質全易如執爲我也庸詎知今日之我七日以後則已變爲松爲煤爲牛爲犬爲石爲氣也是故當知彼彼也而非我楊朱所謂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

者彼也而非我也抑彼之死又豈俟十年百年歲歲死月月死日日死刻刻死息息死若夫至今歸然不死者我也歷千百年乃至千百劫而終不死者我也何以故我有羣體故我之家不死故我不死我之國不死故我不死我之羣不死故我不死我之世界不死故我不死乃至我之大圓性海不死故我不死而彼必死者何也彼之死非徒生理之公例應然即道德之責任亦應然也我有大我有小我彼亦有大彼有小彼何謂大我我之羣體是也何謂小我我之簡體是也何謂大彼我簡體所含物質的全部是也即軀殼何謂小彼我簡體所含物質之各分子是也即五臟血輪乃至一身中所含諸質小彼不死無以全小我大彼不死無以全大我我體中所含各原質使其凝滯而不變遷常住而不蟬脫則不瞬息而吾無以為生矣夫彼血輪等之在我身為組成我身之分子也我軀殼之在我羣又為組成我羣之分子也血輪等對於我身而有以死利我之責任故我軀殼之對於我羣亦有以死利羣之責任其理同也頡德曰死也者人類進化之一原素也可謂名言。

抑死

以下之死字皆指恒言所謂死

之責任非猶夫尋常之責任也他責任容或可逃惟此一責任則斷

無○可○逃○常○情○莫○不○貪○生○而○避○死○然○生○終○未○聞○以○貪○而○能○常○死○終○未○聞○以○避○而○能○免○夫○亦○
盡○人○而○知○之○矣○明○知○其○不○能○常○不○能○免○而○猶○貪○焉○避○焉○者○則○人○類○志○力○薄○弱○之○表○徵○也○
要○之○於○一○死○後○而○有○不○死○者○存○一○之○義○見○之○未○瑩○也○吾○之○汲○汲○言○此○義○也○非○欲○勸○人○
祈○速○死○以○爲○責○任○也○蓋○惟○惜○於○死○而○不○死○之○理○故○以○爲○吾○之○事○業○之○幸○福○限○於○此○眇○小○
之○七○尺○與○區○區○之○數○十○寒○暑○而○已○此○外○更○無○有○也○坐○是○之○故○而○社○會○的○觀○念○與○將○來○的○
觀○念○兩○不○發○達○夫○社○會○的○觀○念○與○將○來○的○觀○念○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苟○其○無○之○
則○與○禽○獸○無○擇○也○同○爲○人○類○而○此○兩○觀○念○之○或○深○或○淺○或○廣○或○狹○則○野○蠻○文○明○之○級○視○
此○焉○優○劣○勝○敗○之○數○視○此○焉○今○且○勿○論○一○國○勿○論○一○族○即○以○一○家○校○之○使○其○家○之○先○輩○
漠○然○不○爲○子○孫○將○來○之○計○則○家○之○索○可○立○而○待○也○雖○然○既○已○謂○之○人○類○則○此○兩○種○觀○念○
者○則○已○自○無○始○以○來○之○羯○磨○而○熏○之○受○之○雖○有○深○淺○廣○狹○而○其○本○性○中○無○此○根○器○者○未○
或○聞○也○故○雖○有○愚○不○肖○之○夫○要○能○知○節○制○其○現○在○快○樂○之○一○部○分○以○求○衰○老○時○之○快○樂○
犧○牲○其○本○身○利○益○之○一○部○分○以○求○家○族○若○後○代○之○利○益○此○種○習○性○我○國○人○之○視○他○國○尤○
深○厚○焉○此○即○我○國○將○來○可○以○競○勝○於○世○界○之○原○質○也○孟○子○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將○來○

論說

十

之界不限於本身社會之界不限於家族推之推之則國之淳焉可立而待也

楊度曰「古之仁者其身雖死而其精神已宏被於當世與後來之社會故孔子死矣

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釋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於

中國言孔子則孔子死於日本言孔子則孔子生於印度言釋迦則釋迦死於日本言

釋迦則釋迦生死者其體魄而生者其精神故耳由此推之今世界之言共和者無一

而非華盛頓言武功者無一而非拿破侖言天賦人權者無一而非盧梭言人羣進化

者無一而非達爾文蓋自世有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侖盧梭達爾文諸傑以來由古

及今其精神所遞禪所傳播者已不知有幾萬億兆之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侖盧梭

達爾文矣而遂以成今日燦爛瑰奇之世界其餘聖賢豪傑之士皆無不如此者其道

何由則惟有借來人之體魄以載去我之精神而已去我之體魄有盡而來人之體魄

無盡斯去我之精神與來人之精神相貫相襲相發明相推衍而亦長此無盡非至地

球末日人類絕種則精神無死去之一日盛矣哉人之精神之果可以不死也」

著中國之

武士道」斯言諒矣願以吾所綜合諸尊諸哲之說則微特聖賢不死豪傑不死即至

序拙

揚氏

愚極不肖之人亦不死。語其可死者則俱死也。語其不可死者則俱不死也。但同爲不死而一則以善業之不死者遺傳諸方來而使大我食其幸福。一則以惡業之不死者遺傳諸方來而使大我受其苦痛。夫人亦孰樂使方來之大我受苦痛。然明知之而故蹈之者必其於比數計量之法有所未瑩。以爲是可以謀現在小我之快樂。設嘗舍其遠而取其近也。吾今且與之言。小我言現在彼所謂快樂者豈不曰鮮衣耳。美食耳。宮室妻妾之奉耳。游宴歡娛之聚耳。今即此數者以中國人所享之程度與歐美人所享之程度比較。不待智者而羣知其不如也。推其所以不如之由。則亦彼國強而我弱。彼國富而我貧。而況乎民窮財盡之今日。將來茹荼嚼藥之苦。且迫眉睫也。故處貧弱困而欲謀箇人之快樂。其終無望矣。是謂小我之樂必與大我之樂相緣。此一觀也。小說家言。昔有富翁。日夕持籌。夜分不得息。其鄰有製豆腐者。鷄鳴而起。聲聲隆隆焉。翁甫交睫。輒聒之不能成寐。翁乃遣人貸以百金。使改他業。鄰喜受之。則復持籌汲汲。思所以處分此百金者。竟三夕夜分不能成寐。如翁也。乃急返其金。曰吾得金之樂。與不寐之苦。不能相消。請辭。若是乎真苦真樂。必不在唯物的而在唯心的。至易明也。雖復

縱耳目口體之欲而其精神界有無量壓制無量束縛無量憂疑無量慚愧無量恐怖是安足云樂也是謂有形之樂與無形之樂相除此又一說也夫即持現在小我之主義者其所以自擇不可不審也既若此而況乎現在小我者實彼也而非我也我不惜犧牲我以為彼之奴隸天下之不智孰過此也

然則吾人於生死之間所以自處者其可知矣亡友康幼博廣仁嘗語余「吾輩不得不一死又不得再死死之途萬也若造物主令我自擇者吾將何從吾且勿論公益先計私利則為國民而戰死於鎗林彈雨者最上也何也突然而死毫不感其苦痛也為國事而罹刑以流血者次也何也如電之刀一揮苦痛者僅剎那頃也展轉牀蓐呻病以死下也若乃如勞瘁之病去死期數年醫者已宣告其死刑而彌留之際猶能絮絮處分家人婦子事者最下也何也知必死而不能避求速死而不能得苦痛無極也」此雖似滑稽之言乎而真理寓焉矣今吾請彙括前言而縹演之曰我之軀殼共知必死且歲月日時剎那剎那夫既已死而我乃從而寶貴之罄吾心力以為彼謀愚之愚也罄之罄吾財產之總額以莊嚴輪奐一宿之逆旅愚之愚也我所莊嚴者當在吾不

家逆旅者何軀殼是已。本家者何精神是已。吾精神何在。其一在么。匿體將來經無量劫緣以爲輪迴。乃至入無餘涅槃。皆此物焉。苟有可以爲彼之利益者。雖糜其軀殼。不敢辭也。其一在拓都體。此羣焉。此國焉。此世界焉。我遺傳性所長。與以爲緣。而靡盡者也。苟有可以爲彼之利益者。雖糜其軀殼。不敢辭也。夫使在精神與軀殼。可以兩全之時也。則無取夫戕之固也。而所以養之者。其輕重大小。既當嚴辨焉。若夫不能兩全之時。則甯死其可死者。而毋死其不可死者。死其不可死者。名曰心死。君子曰。哀莫大於心死。

(完)



前號本篇正誤

第二葉第六行

徧誤偏

第三葉第二行

全誤今

第三葉第十行次注

三歲誤之歲

第三葉末行

雖誤能

第四葉第十二行

受其誤其受

第五葉第十一行

在無形之性格誤誤影之在性格



國家與道德論

程雲

印度數論派哲學金七十論之首偈曰。三苦所逼故。欲知滅此因。因欲滅人間之苦故。而數論派一大哲學造出。其所謂三苦者。曰依內苦。依外苦。依天苦。依內苦者。如身苦。病患。心苦。怨失等。依外苦者。如世人以人與人相交為一苦事。古人已抱此見。禽獸等。依天苦者。如寒熱風雨等。余以為中國今日有兩大苦。曰依外苦。依內苦。依外苦者。異種人之占我土地。奪我權利。是也。依內苦者。我種人之自相殘害。是也。

此兩大苦所逼故。然則吾人當以何道滅之乎。曰欲滅外苦。莫急於造國家。欲滅內苦。莫要於興道德。

此二者其事各異。其理相關。故欲興道德。不可不造國家。何言之。曰我種人不能再建。國則我四萬萬同胞之子孫前途有必至之兩境。曰貧賤。曰奴隸。是也。何以言其必貧。

賤也。人或謂我已亡於蒙古而為元，亡於滿人而為清，謂此後亡國而子孫必貧賤者何耶？曰：昔日之國家與今日之國家不同，蓋昔日之人民其有待於國家之事甚寡，不過欲得國家以免個人彼此之殺戮斷個人彼此之獄訟而已。夫如是故雖以異種人得吾之國而個人之殺戮彼不能不禁，個人之獄訟彼不能不斷，彼非真有心於為吾人禁殺戮斷獄訟也。以此則人民安靜而彼可得租稅而享國之福耳。若今日則不然，人民之於國家非徒望其能禁殺戮斷獄訟而已也。將依之以興一國公同之事業焉。厚一國公同之生產焉。立一國公同之教育焉。通一國公同之經濟焉。析而言之，人民之間至無一事不有賴於國家之故。而有國家則生無國家則死。中國尚家族之制，自家族則生無家族則死而於國家之有無不甚相關，然今後之形勢一變亦必至於有國家則生無國家則死。非過言也。且夫人民之於國家，又非僅依之以治內焉。必有所以擴充吾種人勢力之範圍，以膨脹於域外而後吾種人乃能存立於世界。故必有待於國家而開殖民之地焉。拓通商之場焉。夫文明各國其內治之有待於國家者，固為我國人所未易夢見。若人民之一出國外而必有待於其國家，此其理最淺近而易曉。今夫我國人不見有外人之來於我國者乎？夫彼亦個人耳，以彼之個人與

我之個人較其力未必能勝我即其智亦未必盡能勝我也然而彼若欺吾民則吾民直無可如何吾民若欺彼則毫毛之損償以邱山而不足其與吾民相交易也我通彼則彼能責之官府以官府誨吾民而無慮吾民之或敢有欠也彼通我則走而逸者常耳其尤甚者同一商務我國人所不能得之權利而彼能得之若是吾民又安能與之競爭而不至於窮且困也然試思之彼亦個人耳則固言之矣其力未必能勝我即其智亦未必盡能勝我也然而彼能若是其強者何也此無他彼誠個人而彼之背後乃國家耳試去彼之國家而以個人行於吾中國其何事之能爲然則事以反觀而易明彼以有國家之故故以個人而能橫行於我國我以無國家之故故一步不能出即出而至人國亦必受種種之苛禁遭種種之虐待至於無所得利而後已又非特不能出行也雖在國中之權利亦必日侵日削而有反客爲主之勢如此數十年至於百年我民又安有存立之道耶且夫今之爲我民謀者不過曰鐵道不可歸於外人航路不可歸於外人鑛產不可歸於外人夫鐵道航路鑛產等此誠吾民日後一生死之大問題也雖然欲自有此權利而不失決非謂鐵道我自築航路我自通鑛產我自開而這可以

論說

口

免○外○人○之○侵○入○也○其○根○本○之○主○義○在○我○之○有○國○權○否○耳○即○我○有○國○權○決○無○慮○鐵○道○航○路○
 鑛○產○為○外○人○所○得○之○理○固○有○以○他○國○之○資○築○自○國○之○路○而○望○他○國○之○來○開○鑛○於○其○國○者○
 矣○但此事必須自有國權而後可行若近日以築路開鑛等事句引外人於中自取私利而藉口以商權
外人其說自不足值識者一笑而其人直可目為賣路賣鑛之漢奸國人所當食其肉者不在此所言之例
 若○不○顧○及○國○權○之○有○無○而○但○希○冀○於○萬○一○曰○此○為○我○自○築○之○鐵○道○此○為○我○自○通○之○航○路○
 此○為○我○自○開○之○鑛○產○今○而○後○可○以○自○保○此○權○利○此○其○駭○直○與○今○年○朝○鮮○人○謂○外○債○足○以○
 亡○國○乃○自○集○民○款○以○濟○國○用朝鮮人有唱借款亡國論者乃集半島之富豪三十餘名釀金
 亡○國○乃○自○集○民○款○以○濟○國○用五百萬圓救國幣之窮乏以阻止向外國借款之事諺者笑之者○等○耳○
 附○識 鐵道亡國論數年以來大聲疾呼至今我國人已漸警懼此固為可喜之一
 現象然此但為小乘人說法之初時教非究竟之了義也以今日瓜分全屬無形上
 之○事○凡○人○思○想○力○弱○者○於○無○形○上○之○事○每○多○不○能○見○到○而○鐵○路○為○顯○著○於○形○質○上○之○
 事○故○得○借○此○而○走○相○告○曰○爾○不○見○乎○此○電○掣○雷○奔○者○非○所○謂○鐵○路○乎○鐵○路○之○所○至○而○
 瓜○分○我○之○日○至○矣○於○是○人○易○警○動○而○見○形○質○上○利○害○之○相○迫○也○乃○羣○謀○所○以○挽○救○之○
 之○策○夫○思○挽○救○之○者○誠○是○也○然○謂○爭○回○路○權○我○自○築○路○而○遂○謂○從○此○能○免○外○人○權○力○
 之○侵○入○此○大○謬○也○夫○中○國○之○大○路○不○一○路○此○路○為○我○所○築○而○他○路○或○為○外○人○所○築○則

路權固已剪斷而無所用我雖竭貲盡力爭回此一路能保滿洲政府明日不己以彼之一路許外人乎非特此就令一國之路皆為我所自築能保滿洲政府不日以國權讓外人乎夫鐵路非能自存之物必附屬於國家國家之不存而鐵路於何有莊子不云乎將為胙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固肩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肩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今慮外人之築路於我國也而我自築之是猶慮人之朕篋探囊發匱而為攝緘膝固肩鑄之計也而不知外人且將亡我之國而何有於鐵路是猶不知巨盜之能負匱揭篋擔囊而趨者也夫如是則且以我自築之路而適足供外人之用亦猶之唯恐緘膝肩鑄之不固也然則開權顯實而為大乘人說法則若何曰今日第一莫大之要事在先造國家有國家則萬事可為而為之也有効無國家則萬事不可為而為之也無益今設中國而一新政府出現則以中國之款必不能盡築中國之鐵道盡通中國之航路盡開中國之鑛產也雖假外人力而為之猶之可也不然余懼夫不知為根本之計而但知傾其心於枝葉之不能收其

效也。若近日紳商之爭粵漢鐵路。若四川。若江西。若福建。皆擬籌資自築鐵路。此其用心。余寧不敬之重之。雖然。使其所見不出乎此。而徒欲委託於滿洲政府之下。呼為賢父母賢長官。而望其能抵當外力。永遠保護之。是則於此事也。直不免於根本上。伏有至大之誤。謬要之欲鐵路牢。則國家先不可不牢。若於不牢國家之下。而築鐵路。猶之欲於虛土之上。而築室也。終必有基土崩而家室亦受其累者。是則竊願富事者之更進一解也。此篇非專論此事者。故事例條理有言之不詳之弊。尙希諒之。

且夫我種人既無國家。則一切大事業均不能不落於外人之手。何則。以我散而為個人之力。而與彼合。而為國家之力。爭其不勝。固易明。即我亦合而為一個之團體。如公司而無國家之團體。與有國家之團體。爭其不勝。又亦易明。故以為無國家。則我國所有之大事業。均非我種人之所可得而為也。或曰。大事業既不為我種人所。我以個人之自力而營利。不猶可以為致富之一道乎。曰。是又有時勢之不同。夫自機器之利興。世界之事業。不能不為託辣斯所壟斷。始而小費本家。敗繼而中費本家。亦敗。終則成。為一極富一極貧兩偏端之對象。故我種人爭生死於今日。祇有進路。竝無退路。稍

退而一落千丈其究極之景象直有不忍言者故曰無國家則必至於貧賤也何以言其為奴隸也今凡人種可分為二類曰有自主權之人種曰無自主權之人種無自主權之人種即奴隸也其在中國滿人為有自主權之人種漢人為無自主權之人種例若今欲以中國之一土地予人彼滿人以爲可即可不必以此復問之漢人而待其可否也即漢人於心或以爲不可然果能有一分參預可否之權否乎或曰若割地之事漢人電請其勿割答之曰此無論書之能上不能上電之能達不能達也就令果以漢人之書與電下政務處然此可謂之請願不能謂之參預請願者其事可否之權仍在彼而不在我與參預之性質大異不待說也爲自主權滿人之所諾漢人不能不認又非特土地然也凡屬漢人滿人欲用之則用之欲殺之則殺之或曰漢人之於中國固無分毫之自主權矣然生命之權固尚有之不至如禽獸然其生殺之權不謂不聽命于人答之曰今滿洲政府之拿捕新黨而殺之者屢矣僅而尚有一租界以爲逃避之所否則祖宗遺我之漢土雖大已無助黨存立之所吾人試思之假令無租界則數年以來瓜蔓株連其殺戮之慘何如子能保新黨在內地無被殺戮之事否乎恐政府一電就正法則俄頃之間身首異處子能有代訴之權否乎由是言之爲滿洲政府所欲殺之人則直殺之而已所謂有生命自主之權者果何在也又若去年俄國兵殺漢人周生有其若何抵償之法若漢人以爲治之太輕而不可而滿洲政府以爲是可以已則漢人不能不已是亦何嘗於生命上得謂其用之也則滿洲政府之恩不可不感其殺之也則滿洲政府之威不可不服然今者歐美日本諸強國駕乎滿洲政府之上滿洲政府亦爲人之奴隸而我乃爲奴隸之奴隸於九幽沈沈之下爲奴隸之奴隸而欲有自主之權乎則歐美日本爲第

一重之主人殺之滿洲政府爲第二重之主人又殺之而我種人爲奴隸之奴隸命運定爲奴隸之奴隸之境界若何曰其文而有智者則習逢迎奔走之術是也此技本爲我種人所習慣若滿人入關我種人爲富貴而往者皆剃髮易服以事之今之翎頂輝煌得耀其威福於我同種之上者皆從爲奴隸而來者也昔以此技事滿人今又以此技事滿人而兼事洋人所謂關人大家者無他滿奴洋奴奴子奴孫也此生活之一道也其野而有力者則爲勞働工作之事是也勞働工作之人其人品寧不較前之差迎奔走者爲高或者不得目以力自食者之盡爲奴隸之人然其間固自有別今若海外所招往之華工其用之也如牛馬其待之也如犬豕此豈復有人權哉不轉瞬而外人之工廠當徧興於中國而即以中國內地之事招中國內地之人其用之待之之道亦猶之海外華工也而我氓之窮而無告者既無本種人國家社會之可依乃不能不忍氣吞聲代畜類而供其指揮之役此生活之又一道也欲不出於此二途則必退入於山林退入於山林則死欲不死而得長其子孫則必出於前之二途而此外已無獨立自尊之生涯蓋無國家之人其結局有不能不至此者故曰無國家則必爲奴隸也夫

既貧賤矣。爲奴隸矣。其關於道德上之事。若何曰貧賤則但求有以養其生而事不暇。擇非特不欲擇也。即欲擇之而已。無可擇之事。如是則其所爲之事。略可得而言曰。爲盜爲賊。爲賭。爲娼。爲騙拐之事。爲敲詐之行。又以貧賤之故。則無教育。無教育則無智識。他人既鄙賤之而不屑齒而已。亦不復知人世間乃有節義廉恥之事。演之日久。別成爲一種卑污苟賤之習俗。而不能不位置於劣等人種之列。此入於貧賤後之變態也。若夫奴隸固已分爲二等矣。於二等奴隸中。其爲勞動工作之奴隸。當與前之貧賤者同論。其爲逢迎奔走之奴隸。彼之心目中。惟知有權力之人而已。惟知有富貴之人而已。而彼見夫有權力富貴之人。我之當屈已而事之。而彼若是其威嚴而尊貴也。則亦欲人之事我。亦如我之事彼。故惟奴隸之人。諂亦惟奴隸之人。驕驕與諂實同出於一門。今之官場。今之在洋人處執役之人。多則其代表也。是二等人已別鑄爲一種之面目。已獨生有一種之氣息。作官者今謂之官氣而皆不作人類平等之想。對異種人則拜跪而以踐踏其同胞人爲快。對異種人則唯諾而以殘虐其本國人爲能。蓋外人之得羈韉我種人也。則皆賴有是等人爲之俚也。此又入於奴隸後之變態也。嗚呼我種人而果無

論說

自造國家之日乎。則余敢豫言曰。我種人之無道德性。而人心風俗。怪厲而不可問。必有爲全地球之所無者。而無國家。則無道德。此一理已得。爲吾人所發見。則國家之與道德。其關繫固若何其鉅也。

故夫吾人今日萬事。莫大於造國家。莫急於造國家。

然則吾人如何而後可謂之有國家乎。又將取何道而後能造此國家乎。茲別爲論。

(未完)





國家與道德論 (續第六) (十四號)

觀雲

夫造國家既若是其要矣。然則吾人今日固可措道德於不問乎。曰何爲其然。夫與國家之事。其關繫最切。殆有無過於道德者。吾聞今之人。甲有言曰。中國不可革命。革命必多殺。吾聞今之人乙又有言曰。中國當革命。當大殺。如是政府。如是社會。不殺之。烏能治。是故當革命。當大殺。甲乙兩說。其旨相反。各有當處。各有過處。吾人辨明其是非之所在。是亦今日於理論上之一要事也。夫人情莫不喜安寧而惡擾亂。喜秩序而惡紛更。當夫兵事之一起也。往往衣冠塗炭。闔巷蕭條。近之或數十年。遠之或數百年。而後僅能平定。而生齒既已減耗。文物亦復熄滅。故傷害國內之元氣。殆無如戰爭事爲尤甚者。是甲說之有當者也。抑人情必以平而後能相安於無事。此不平則彼亦不平。

論說

二

而後者之不平則前者不平之所招以今日政府之貪昏而上下成爲黑闇社會之涼薄而彼此不相救卹不一推陷而廓清之則不平者愈不平而世界將無太平之日是又乙說之有當者也故曰甲乙兩說其所持各有所見然進而攷之其所言尙不免涉於一偏而不得許爲圓滿之論何則夫和平固爲吾人之所愛雖然吾人之所愛者真正之和平而非苟且之和平此數語本今米國大總統魯斯福氏之言夫今日之中國其勢已處於非有一度之毀壞則不能獲一日之平安試繙各國當日之維新史無不有一慘霧愁雲之大劫而後有日月再清山川重秀之日謂中國今日不經一大波動而能安然日進於文明之途而告維新事業之成則中國維新之易直爲全球各國之所無吾人可斷其萬萬無有此事必若婆子之仁顛顛焉而曰屢動屢動無論動機之所迫欲毋動者終不能不動就令毋動毋動之前途則覆亡其苦痛之事或千萬倍過於我之自動此可正甲說之過者也抑今日之勢既處於不能不動雖然我所爲動者其將破壞之乎抑將建設之乎度以爲必當建設之矣夫爲破壞而動則吾人可任一時之意氣而以圖報復爲快若爲建設而動則存一不殺人之心尙恐鋒刃所及其勢有所不能收若存一

欲○殺○之○心○無○論○所○殺○者○或○未○必○即○爲○當○殺○之○人○就○令○膺○鋒○刃○而○斃○者○悉○爲○殃○國○家○害○社○
 會○之○徒○試○問○吾○人○建○國○家○之○後○果○能○盡○除○惡○人○而○使○之○絕○迹○乎○抑○仍○不○能○不○留○惡○人○也○
 夫○使○弑○戮○若○干○之○惡○人○而○惡○人○可○從○此○而○盡○絕○則○以○殺○止○殺○或○可○爲○一○勞○永○逸○之○計○無○
 如○天○地○間○之○惡○人○斷○非○殺○戮○之○所○得○而○盡○吾○人○終○不○能○不○與○此○魑○魅○魍○魎○爲○緣○此○誠○可○
 謂○人○世○間○一○無○可○如○何○之○事○亦○惟○徐○徐○焉○施○轉○化○之○術○已○耳○且○夫○古○來○之○成○事○業○者○必○
 有○不○可○缺○之○三○大○原○素○曰○智○略○曰○武○勇○而○猶○有○一○事○焉○曰○仁○義○吾○輩○姑○無○論○其○爲○假○仁○
 義○而○用○之○與○否○就○令○仁○義○或○出○於○假○而○必○欲○用○此○假○仁○義○之○名○即○此○可○知○仁○義○爲○作○事○
 者○之○所○必○不○能○少○夫○欲○言○仁○義○則○必○不○能○多○殺○是○又○可○正○乙○說○之○過○者○也○然○則○如○甲○平○
 安○之○說○吾○人○未○嘗○不○明○其○理○特○以○迫○於○時○勢○之○故○吾○人○不○免○處○於○不○幸○之○地○而○有○所○不○
 能○從○如○乙○暴○力○之○說○吾○人○又○未○嘗○不○諒○其○意○而○以○審○於○事○理○之○故○吾○人○又○不○能○不○加○自○
 制○之○心○而○有○所○不○敢○從○而○欲○求○合○乎○時○勢○之○宜○又○能○不○違○乎○事○理○之○當○則○必○增○減○乎○甲○
 乙○兩○說○之○間○各○有○以○抑○其○偏○而○歸○於○中○而○後○吾○人○今○日○所○當○行○之○正○道○於○是○乎○出○設○不○
 由○此○一○途○而○或○偏○從○乎○甲○謂不動或○偏○從○乎○乙○謂多殺吾○以○爲○中○國○前○途○兩○皆○無○可○救○也○

論說

四

故吾人今日不能不急造國家。而欲造國家。即與道德之一問題。有至大關係之故。夫必待今日人人皆有道德心之普及。而後始起而造國家。此又必不能及之事。吾人今日之所責備而屬望者。即在英雄爲首之數人。不可不深明此理。而萬事悉以大悲至仁之心行之。夫是說也在淺見寡聞之輩。或不免詆持道德論者。以爲迂濶而不通乎事勢。然以今日各國兵力之強。而於公法於人道。咸有所畏懼。而不敢背稍偶涉乎不韙。而恐來天下之譏必斤斤焉。力自辨白。冀無污其國家文明之名。由此可知今日之戰爭。實軍器與道德爲同一之進步。而以道德當尊重者。屬新說。以道德爲陳腐者。屬舊談。吾人既事事維新。則戰爭尙道德者。即可目爲維新至大之一事。而不容自落於各國之後者也。且吾人之所謂道德者。尤非徒欲用之於造國家之時也。於國家既造之後。而有需乎道德之事。且更大夫。吾人今日之所爲。欲造國家者。將僅造有一形象上之國家而止乎。抑將造一精神上完美純全之國家也。假令吾人今日以無國家爲患。而有一國家之後。將終不免強壓弱。貴凌賤。衆暴寡。而欺詐者仍欺詐。貪虐者仍貪虐。鄙吝者仍鄙吝。腐敗者仍腐敗。則吾人所爲發咨嗟太息之聲者。亦終一日不能息。

而所謂造國家者將不免以無意味終非特此也。果如此則內亂必相尋而不已，即外患亦乘間而即入。雖已造之國家或不免如曇花一現而將再有覆亡之憂。是在今日言之爲未有國家之前而豫慮，既有國家之後之事固未免爲早計。然吾人謂不必慮及乎此則亦可謂思慮之不長。且吾尤可置一預言於此曰：吾種人不能再造國家則已，若能造國家乎？則既有國家之後識時之士必有共發其要求道德之叫聲者。則吾人今日以道德爲至冷落之一問題，安知吾種人再興不轉瞬而將以道德爲一至熱鬧之問題也？此吾謂一言國家而必與夫道德有不能相離之勢者也。

然則國家之與道德其相異之點若何？曰：國家之存亡其情態屬一時的，道德之有無其情態屬永久的。惟其爲一時也故不能不赴之以勇猛奮迅之神，惟其爲永久也故不能不積之以漸致優游之力。試僅從時勢之所宜急者立論，則今日亦但言造國家焉斯已耳。今之憂時之士若他務未遑而惟知有國家一大事者，誠可謂能知其先務者也。雖然，所謂道德之本原仍常伏於人心之間，未聞以造國家風潮之故而謂道德可從此推翻而不論，且以欲造國家之故而彼此相扶相助，尤必有多賴之於道德者。

論說

六

蓋所謂維新其解釋亦不過比之守舊而事事有進步耳。萬事既無一不進步而道德為至要尤不可不首進一步。設謂守舊有道德而維新無道德則是維新之學說反不及守舊之備。豈有是理耶？或曰：然則今日當專務勸人以嚮於道德矣。何為乎立言之士先國家於道德。豈非輕重之失序耶？曰：此時勢之所宜然也。何則？今之所為欲先造國家者誠以無國家之故。則吾人將無所憑藉以為造道德之基故也。夫孔子之策衛也。教之之前先之以富。管子之治齊也。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夫孔子豈不知教之之道固重於富。管子亦豈不知禮節之重於倉廩。榮辱之重於衣食哉。然而孔子必先富於教。管仲必先倉廩於禮節。先衣食於榮辱者。此其意亦猶夫今之立言者必先國家於道德也。且夫道德固當分之為兩部分。其一為超絕之道德。惟一人所能獨到者。其一為普行之道德。為一般人所當遵守者。或分為博愛的道德。相互的即平等而博愛之道德。反不謂之平等者。蓋博愛者人即害我而我仍必為利彼之行。是即於人已間不立平等之準者。故不謂之平等之道德。至有時宜用博愛的道德。有時宜用相互的道德。當各因其時與事而分。非此題限不及陳又本篇所論義亦微異故。超絕之道德如雖餓死不為不義。人以無理而毆我也。我不毆彼。而又禮之人以無理而詈我也。我不詈彼。而又敬之。近日俄國託爾斯泰伯所主持。

之惡勿敵者其代表也。普行之道德如饑餓起盜心，彼爲盜者，洵有罪矣。而誰使之饑餓者，則社會國家亦均有罪也。又人毆我而我亦還毆，人人譽我而我亦還譽人，我之譽人，譽人固有罪，而人之毆我，譽我乃先有罪也。如此爲善不可不報，而惡亦不能不敵，是其例也。超絕之道德必上智而後能行，普行之道德即中材亦可相從。然而人類中上智之人少，而中材之人多，故言道德者不能專舉超絕的，而必舉普行的。夫言超絕之道德，或亦可無待於國家，而後能行。而言普行之道德，即與國家有大相關。例若世界之人以國家不同之故，故利害亦不同，他國人之所利，或即爲我國人之所害。而我以無國家之故，則人民常有害而無利，有害而無利，則必至於饑餓。饑餓則必至於爲非，是以無國家而必至於無道德者也。又若毆人，譽人之事，必有待於教育之感化。法律之平治，并有待於人心風俗之互相維持。如是則必皆有賴於國家。又若與外人交，而外人或有毆我，民人譽我，民人之事，尤不能不待有國家之力以抗之。不然而他國人可以毆吾人，譽吾人，是固他國人民之不道德，而吾人民以不能毆彼，譽彼之故，或以暴行報之，則其事固不出於正義。或以畏強之故，而養成卑屈之心，惟知有強弱。

論說

八

之觀念而無是非之觀念則人心之敗壞更有不堪問者是又以無國家而必至於無
 道德者也然此固僅承上所言之數條而舉之耳若夫以無國家之故而遂至誘起夫
 不道德其事不能觀數雖斷為無國家之民即為無道德之民當非過言於是吾人不
 能不遐想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之言柏氏蓋以為個人之進德也必有待於國家故
 道德論與國家論在柏氏以為二者實相渾而不可離本篇以國家與道德命名即本此意此其理蓋駘於
 希臘亡國之後當希臘之為羅馬所覆亡也其人之入於羅馬而為之臣者以國家之
 大權既操於羅馬人之手希臘人遂盡喪其國家之觀念而惟知謀仕宦為一己私利
 幸福之計漸成爲羅馬一種之風氣蓋至晚羅馬朝官僚之腐敗不堪言狀而羅馬亦
 以此告終吾人觀於希臘人亡國後之變態又未嘗不歎以為適足寫吾種人一小影
 也當夫我種人之自立國也若周漢唐時代皆有可觀至爲蒙古人所滅爲滿洲人所
 滅其種之良者皆有氣節而流血殉難以死否則亦退而隱於山林之間惟不肖之劣
 種搖尾乞憐爲他人臣今日之居上等社會皆是等不肖劣種之子孫而傳其祖父之
 衣鉢者其新進而能得志又必具有是等劣種之性質而後乃能循循焉而取富貴於

是社會之間去優存劣別爲一種人爲之淘汰而遂至於退化蓋中國腐敗頹唐致有今日之現象者尋其源即良種被戮而不肖劣等之人得繁衍其種類之一結果而已嗟乎吾不知今後吾種人若無自立之國家則求富貴而往事新主人者其醜態更當何如故曰今後無國家則我種人不道德之象必爲全地球之所無而直有至於不可思議者此可懸爲豫言以待而有以知其理之不爽者也

故曰吾人今日莫大於造國家莫急於造國家

又曰吾人欲造國家則不可無道德既造國家之後尤不可無道德

(完)





論主張競爭者當知法制

佛 蘇

今日世界。乃法制世界也。人民幸福之所以能保全。社會危害之所以能防制者。有此法制也。強國之所以能屈伏弱國。文明民族之所以能戰勝野蠻民族者。有此法制也。各國之所以互守條約。規定國與國間之權利義務。而不致輒開兵釁者。亦有此法制也。然此猶言其積極勢力也。試更就其消極勢力言之。政府之所以不能分外專制者。戰勝國之所以不能有非理之要求者。上主權國之所以不能有苛虐之壓制者。皆因有此法制也。國家無強弱種族無黃白。循此軌線而進則勝。否則敗。蓋此法制者。係研究全世界心理所規定。以統治全世界人民者也。論其性質。無所謂利于彼。不利于此。論其範圍。無所謂此當守而彼不當守。

乃今觀我國人之心理。之言論。之行爲。則與此理論。大相衝突焉。破壞之說。騰躍于國中。其主持尤力者。學界中之一派意見也。其所恃以爲破壞之挾持之憑藉者。以聯絡團體爲主動。以鼓吹民氣爲先鋒。對于國內與國外皆如此。凡有一事之刺激于其腦

中。也。即。奔。走。呼。號。奮。不。顧。身。挾。雷。霆。萬。鈞。之。力。以。抵。抗。不。暇。問。及。此。事。之。若。何。損。害。而。
 研。究。若。何。相。當。之。方。法。以。對。付。之。並。不。暇。問。及。此。事。之。有。幾。許。損。害。而。研。究。幾。許。相。當。
 之。勢。力。以。對。付。之。惟。知。逞。一。時。熱。度。一。時。思。潮。之。所。及。有。奔。突。無。駐。紮。有。進。擊。無。休。兵。
 有。私。憤。無。公。法。健。者。躁。進。懦。者。盲。從。黠。者。鼓。吹。愚。者。附。和。一。時。萬。聲。厯。雜。公。理。晦。冥。恨。
 不。能。將。世。界。秩。序。而。擾。亂。之。將。全。球。各。國。而。吞。噬。之。意。若。謂。對。于。世。界。第。一。之。武。器。惟。
 有。團。體。與。民。氣。之。一。法。若。團。體。堅。民。氣。盛。世。界。事。無。不。可。達。之。目。的。而。于。理。由。上。事。實。上。
 感。情。上。之。可。否。問。題。久。已。拋。棄。于。九。霄。雲。霧。中。矣。嗟。乎。其。熱。度。其。苦。衷。雖。感。于。時。勢。所。
 發。生。然。亦。知。今。日。世。界。係。法。制。世。界。乎。法。制。世。界。之。組。成。也。不。獨。個。人。當。遵。守。即。全。球。
 亦。然。不。獨。國。內。當。遵。守。即。國。際。亦。然。不。獨。平。時。當。遵。守。即。戰。時。亦。然。入。其。範。圍。中。則。事。
 事。皆。有。證。據。逸。其。範。圍。外。則。事。事。失。其。瞻。依。不。然。世。界。不。平。之。事。何。時。蔑。有。若。一。黨。之。
 衝。突。一。國。之。衝。突。即。可。以。自。由。發。難。委。法。律。于。不。顧。影。響。所。及。世。界。其。有。安。寧。之。一。日。
 乎。此。歐。美。近。數。十。年。來。欲。保。全。世。界。和。平。之。一。微。効。也。故。今。日。所。爭。之。事。使。有。其。法。律。
 上。之。證。據。也。不。難。解。兵。戎。于。談。笑。否。此。雖。殺。人。流。血。破。釜。沈。舟。而。世。界。之。法。制。範。圍。終。

未有能衝破者。如此則團體與民氣。又奚可濫用耶。

然則今日立國。團體與民氣。無甚價值乎。曰大謬大謬。團體與民氣。爲今日立國之要素。但用之。須審耳。其對於內也。倘政府用專橫手段。絕不顧民黨之利害。或放棄權利。致國家日危。則須用團體與民氣之勢力。與之反抗。其對於外也。倘遇有法理上極難解釋之問題。或兩國對於國際地位不平等。因有所抵抗。而皆無第三國出而任調停之責。互相衝突。致取決于戰鬥力之強弱。當此時也。則團體與民氣。乃夏葛冬裘焉。又如甲國對於乙國。有要求救濟及陳說利害之處。而乙國對於國際。不曾負絕對義務之責。或又出于感情上之未便。堅硬謝絕。當此困難。每多借在野之團體與民氣。爲解圍之救援。此團體與民氣之價值極大者也。

然則以上所舉之例外。即絕不須有團體與民氣乎。曰否否。廣義之團體與民氣。平時之團體與民氣。自然集合之團體與民氣。事事皆有。時時皆有。使一時一事。無團體之補助。無民氣之貫注。匪特于事勢上有所不合。且於理論上所必無此也。故以上所論之團體與民氣。係指關於狹義者。變時所發生者。特別所組合者而言也。此三種之團

體與民氣。除以上所舉之對內對外之事實外，幾無有適用之時。倘濫用之，則團體結一次而更渙散，一次民氣用一次而更挫折，一次何也。據論理學推之，凡人之要求心愈大者，其希望心亦愈大。若盡力要求而絕無希望，或未得相當之希望，則其氣一挫而不可復振，其膽一墮而不可復持，有無可掩諱，無可抵當之勢。後雖遇有絕對應爭之事，或事外趨避焉，或中立徘徊焉，或當局猶竭蹶焉，蓋覆轍之象。時時轆轤于其腦中，奪去其堅定力故也。

雖然古今豪傑，何代無困心衡慮，動心忍性，因挫折愈大，磨勵愈大，而更振作，其再接再厲，百折不撓之精神者乎？曰：此未可囫圇看過。其中性質大有分別焉。請簡單下一斷語曰：折于理者，則氣愈挫而愈墜；折于勢者，則氣愈挫而愈堅。

蓋人生以競爭爲天職，競爭以是非爲判斷。使人生而無競爭也，則安能驅除虎豹，犀象，而有人世界？又安能驅除生番苗族，而有文明世界？使競爭而不憑是非也，則弱肉強食，攘奪殺伐，靡有底止。又安得有國家之組織，有世界之交通，有權利義務之規定？故世界之競爭者，皆歸納于競爭是非之一途。此所謂法制世界也。

據此觀之。使我所競爭之事。果理由正當。徒屈于勢力之薄弱。不得伸雪。則我所抱恨者。不在於理由之不足。而在於勢力之不足。勢力既不足。則惟有厚集其勢力。以博最後戰勝之一法。譬如我有一權利。無故爲強豪者所爭奪。使我非如佛道之空淨。非如老學之無爭。非如南方之強。不報無道。則未有不訴訟于司法官廳。要求判決。其是非者。甚或因第一審場合。是非稍有未明。而更控訴焉。上告焉。抗告焉。絕不畏對待者之如何強豪。而必求理由之伸。此所謂折于理者。氣愈挫而愈堅。使我競爭之事。理由不正當。而徒出于一時之熱度。多數人之鼓吹。則所恃者。勢力也。倘遇一強硬之物。障礙我之勢力。抵制不住。衝突不能。則勢力窮矣。勢力窮。則救濟之後。援斷而我之壁壘破矣。此所謂折於理者。氣愈挫而愈墜。故今日如欲競爭權利。必當爲法律上之爭。萬不可爲勢力上之爭。夫法律上之爭。雖不須絕對之團體與民氣。爲根據。然團體與民氣。間接受無窮之利益。而能日日發揮其勢力。若勢力上之爭。則須絕對之團體與民氣。爲根據。然團體與民氣。直接受無窮之摧殘。而反日日剝落其勢力。此中原理。至顯而亦至深者。

試因此事理。更推及人之心理。而下一斷案曰。如有理所必當爭之事。而徒因曾受挫折。今即墮落者。此懦軟無骨之懦夫。趨避無恥之鄉愿也。此等人雖墮落。不獨于事實上毫無損害。且中國前途。必湏淘汰此人。此所謂人。不當折于勢也。又如有所必不當爭之事。而徒拘守成規。一誤再誤者。此守舊不化之劣等民族。獷悍不馴之下等動物也。此等人雖不墮落。不獨於事實上毫無利益。且中國前途。必隱受其敗壞。此所謂人。不當不折于理也。且推此心理。以論人格。並不能見人之因受挫折而變遷其心理者。即此言之。見人之受挫折而不變遷其心理者。即驕之。蓋惟當辨其合于理與否也。然有尙須剖辯者。如所謂愈挫愈墜之說。係指被動之團體與民氣而言也。若確有主動之識力者。雖一時爲勢所折。而後來對於理所應爲之事。安見其氣之墜耶。又係指團體與民氣之全部而言也。若其中有腦力進化之人。或因此一挫而後來甚能辨理。又安見其氣之墜耶。

綜而論之。中國當此是非一闕。秩序蕩然之時。欲維持中國者。當有透關學識。堅定骨力也。如遇一有理由之事。復得多數人之表同情。固可助當局一臂之力。然即獨立支

持亦當靜鎮成敗利鈍有若浮雲如無理由之事雖全體傾動而我仍當屹然神色不動庶對於中國前途能盡幾希之義務雖然此等精粹學問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惟時時辨理時時養氣多讀先儒性理遺編參証時勢絲毫不疏忽不膠固而已

竊按以上之所辯駁者皆係就理論上立言也請更徵之事實

夫中國近來之團體思想發達極矣其學界中爲尤甚然其能效者多在普通團體如東京留學生總會館及各省同鄉會各校校友會之類否則或在于素有能力之少數人自由盡力如爭粵漢鐵路及抵制美貨之類何也此等團體中之性質一由于智識齊一無厯雜之口舌故參證易明一由于周詳審慎無事外之牽擾故理由易顯一由於和衷共濟無意見之傾軋故事權易定一由于執行敏捷無中途之阻撓故成效易收甚或其中所辦之事收果極豐而全體尙未探悉其來源者

若變時發生及特別組合之團體則不獨收效甚難且有惡果環生及無限決裂之處何也此種團體之集合不必其彼此知心不必其衆情所附徒因一時之意見及言論偶然相合甚或與一部分人之意見及言論偶然相合而即拍手歡迎引爲同志舉無

窮之責任無窮之希望。羣注眼于此當局者之身。及見其有不足副此責任及希望之處。則憤恨心生。攻擊風起。其團結力即逐漸渙幻。所抱之目的亦因此不能經營矣。此收效之難之原因也。昔孔子謂知止而後有定。能靜能慮能安。能得。蓋凡事有秩序有顛末。必能知止而後能得。若思想驚擾焉。度態惶惑焉。精神沮喪焉。用心雖想。知幾者。早知其究竟也。然此非必當局者之無才學也。憑藉狼狽。展布踟躕。故耳。若平時組織之團體。豫備有素。必無此等弊害矣。

然則此種團體之內容。即絕無弊害。全體徒事事仰治而已哉。曰非也。各個人如有意是儘可發表。倘當事者有非理之拒絕。或有其他過失。均可改職。所謂不可改革者。係團體之總體。非總體中之少數代表也。然其職權仍不可侵。使人人可以干涉其職權。必釀成一無政府之現象。近來誤解共和意義者。以為共和國。人人對於職權上。立于對等地位。此最是以誤事。究之共和國之總統。其範圍內之行政權力。絕對不受束縛。不過執行之次序。後議院一步而已。蓋世界不論何事。未有事權不統一而可以奏功者。此可斷言也。

按。上所論者。係言不可破壞平時成立之團體。而組合一時之團體。此比較利害之談。非謂一時不當組合團體也。又非謂不當于此種普通團體外。而組合他種單獨作用之團體也。

抑中國近來之民氣。亦發達極矣。然用之于正當競爭之事者少。用之于暴動者多。甚或雖用之于正當競爭之事。而其騷動之所及。終歸于暴動之結果。何也。無教育上之智識耳。夫國家之最危險者。莫如民氣不盛而危險中之更危險者。莫如民智不開而徒民氣盛。蓋民氣不盛之國。倘得有二三專制家。運用其霹靂手段。以振作一切國中。又皆服從一君主之命令。而其國猶可稱雄一時焉。甚或于數十年內。其專制之勢力。可以壓倒各立憲共和國焉。何也。專制政體行動敏捷。其全國之勢力。畢集于中央。而毫無阻碍故也。倘民智不開。而民氣又盛。則人人有破壞心。無建設力。叫囂一闕家國。成墟而已。嗟呼。埃及。印度。波斯。朝鮮等國。固因無民氣而亡。然斯巴達對於雅典之戰爭。全國為兵。幾使雅典不能立國。土耳其對於俄國之戰爭。殺傷俄國無限人民。俄皇尼古喇七。且因戰敗憤死。然而斯巴達與土耳其。今日果能立國否乎。

乃觀我國一派人之意見。多主張鼓吹民氣。而不凜載舟覆舟之戒。殊不知國內會匪蔓延全境。一夫發難。四面楚歌。有防無可防。制無可制之勢。各國兵艦蟻集海疆。商務教堂處處皆亡。國之導火線若損害賠償。猶其餘事。默想此景。魄落魂飛。異日一發不可復收。一動不可復靜。雖拿破崙之雄才亦狼狽于滑鐵盧之役。安得謂能破壞即能建設耶。昔法國希歐鼓吹革命。迨其後破壞之現象。大出希歐意料之外。米刺伯微笑之曰。『足下既好牧牛。當勿慮其角之觸。』茲請轉贈此語于鼓吹民氣者。且再舉羣匪之事爲例。當其發難之初。不獨不勦。且有威權獨攬之當道。極力獎勵。極力扶持。其經濟其器械較之必劫奪始能起事者何如也。又較之亂端一發。官兵即四面痛勦者何如也。然而外人一礮。鴉鵲無聲。幾陣血肉紛飛。雲表而已。且其觸動瓜分之機。延至日俄戰爭揭曉之後。始有定局。豈今日尙露其狂態耶。豈禍端一發。各國不派保險艦隊耶。又豈能駕馭民力使之不濫用耶。

然則即置民氣于不顧耶。曰非也。急施教育使之有殺身救國之心。使之知文明競爭之法。使之知交戰紀律之事。不必將其大國民之種種肝腸出而相示。以擾亂其腦筋。

也。正本清源。啓蒙振聵。日後如何。用之之法。隨指揮者。定其方向而已。又不必慮其民。智既開。而絕不解。大國民之肝腸。致有倒戈之禍也。即如日俄之戰。日人之所以能制俄人之死命者。固民氣也。然日兵何以再接再厲。萬衆一心。以保存此氣于不竭耶。何以絕對服從命令。不聞稍自由行動耶。何以激戰正猛之時。忽見敵軍白旗一麾。即秋毫無犯。而和平解除其武裝耶。又何以戰事始末。兵鋒不波及非戰鬥員。不破壞中立地耶。當愈得意之時。而愈無矜張之氣。恍惚極有性理上之涵養。若此。則斷不能徒羨其民氣之盛。而抹煞其教育之功。若俄兵則異焉。無端而誤擊他國商船。無端而竄入中立港口。或開城條件已就。而猶破壞各物品。或已歸日軍所獲之戰利品。而猶私行竊去。倘謂其民氣不盛耶。則其桀驁不馴之狀。敢犯全球之不韙。大爲日人膽力所不能及。吁。人謂日俄勝負。係民氣盛衰之比較。而不知其爲民智開塞之比較也。悲夫。悲夫。今日世界各國競爭之風潮。悉奔赴于亞東大陸之一大帝國。其鎗礮藥彈。及一切精奇之製造品。皆不異專爲我國人而設也。稍有血性者。眼光宜旁射全局。腦力宜傾注始終。萬不可一時無競爭之心。尤萬不可一時有濫爭之心。庶可以出入于此法。

制世界而無觸犯之憂。倘主持風氣者。腦想稍有一度之紛擾。則無限生靈之神魂。即哀號于冥漠中也。治心者必治之一念之微。治國者必治之于。一機之兆。願我國人毋頃刻忘之。

作者學識膚陋。經驗粗疏。原不足妄決大計。且當風潮萬丈之中。尤不敢有獨豎一幟之想。但默察中國危機。肝腸百結。此種意念。存之于腦中者。已年餘也。而終無一他種之理想。可以駁去此種理由。故今日發為言論。以宣之于大眾之耳目。自信確無阻礙于中國前途。及傷團體感情之處。閱者不以人廢言。不以昨非論今是。則前途幸甚。

